

8

雙月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書目
書評

CRITICISM &
CATALOGUE

仙樂飄飄處處聞……
海濱莫忘“提跟聽”!

郊遊歡樂，學習語言
隨心所欲，悠遊自得，多愜意！

- 特點：
- 隱藏式麥克風，靈敏度高。
 - 交直流兩用，使用自如。
 - 款式新穎，設計玲瓏。
 - 自動錄音，音質清晰。
 - 伸縮提把，攜帶方便。
 - 備有紅、黃、藍、綠四種鮮艷色彩。



RQ-711S

標準價格：2,300元

暑期優待價：1,990元

* 各大電器經銷商及各大百貨公司電器部均售 *



國際牌 提跟聽 **錄音機**
Take-n-Tape

國際電化商品股份有限公司 總代理

書評書目 第八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一日創刊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CRITICISM & CATALOGUE

NOV. 1973

P. O. BOX 39-33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 1 •

發行人 洪 敏 陸
出版者 洪健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編輯者 書評書目編輯委員會
社 址 臺北市博愛路57號(四樓)
信(稿)件請寄：臺北市
郵政信箱三九——三三號
電 話 三 三 三 七 六 三
劉儲戶 一 九 二 七 四 號
印刷者 協 林 印 書 館
臺北市貴陽街二段232巷4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〇號
臺政第 三 七 四 〇 號
臺灣郵政管理局新開紙
登記執照 三 三 二 三 號

國內	國外
每册	每册
一年(十二册)	一年(十二册)
二年(二十四册)	二年(二十四册)
新臺幣一五〇元	新臺幣二六〇元
美金 一元	美金 八元
美金 〇·五元	美金 十五元
美金 六元	美金 十一元
美金 十一元	

國內：遠東圖書報社
地址：臺北市博愛路四十二號二樓
電話：三六四八七二

稿 約

- 一、我們歡迎一切談書論書的文字，批評請就書論書，不要涉及人身攻擊。
- 二、短評和一、二千字的書評，是我們最渴望的，一般來稿請勿超過七千字，但特別的稿件不在此限。
- 三、文字請務必流暢。
- 四、截稿日期每月一日，如在截稿期前寄達，當可在當月出版的本刊上發表。
- 五、文章不願被刪改的作者請在稿件上註明；如需退稿，請附回郵。
- 六、本刊稿酬每千字八〇至一二〇元。

期八第 錄目 刊月雙 目書評書

版出日一月一十年二十六國民華中

■載轉得不，意同經未，片圖及字文刊本■

(述論) 性觀客與性觀主的評批 [12] 葦 一 姚

(介評) 「論理學會社」譯士博康謝評 [3] 羽 振 郭

(介評) 「論引輯選代現」 [47] 弘 正 林

(介評) 「術藝的理管」 [70] 彬 吳

(介評) 「學類人化文國中」 [101] 田 義 邢

(介評) 物人的中說小的明春黃論 [106] 欣 何

(介評) 「率然或」著編哲明陳評 [X] 之 全 高

(評短) 短之己聽忍 [60] 環 克 陳

(筆隨書讀) 想感點一的「變家」對我 [43] 宛 簡

(筆隨書讀) 「學文美唯」談格風的「季文」從 [62] 君 維 黃

(筆隨書讀) 法讀經佛談淺 [73] 提 闡 臺

(筆隨書讀) 事故的書讀個一 [80] 軒 亮

(語後言前) 序「遊神國故」 [57] 江 中 丁

(語後言前) 記後「遊神國故」 [58] 之 振 華

像話家作 [27] 室料資刊本

目書 [39] 室料資刊本

書新月兩 [88] 等旂士黃

箱信評書 [119] 等基肇楊

引索評批 [I] 邁 方

後編 [124] 社 本

評謝康博士譯「社會學理論」

郭振羽

N. S. Timasheff 原著

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初版

近幾年來，臺灣翻譯出版業的發達，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姑不論這許多翻譯「素質」如何，以「數量」而言，無疑是百家雜陳，洋洋大觀。所可遺憾者，國內所出版的譯著似乎是小說比非小說 (non-fiction) 為多，而非小說又比純學術性的著作為多。這是「市場」決定「生產」的結果，也算是臺灣「重商主義」下的另一現象吧。

就翻譯作品的「質」而言，最近常見到一些嚴謹的批評（譬如「書評書目」中T A君的幾篇評論），相信對質的提高可以有些影響。不過，一般所見的翻譯批評，似乎多以「小說」或「非小說」為對象，對學術譯作的批評則不多見。本文希望能彌補這個空檔 (gap)，也算為臺灣學術批評盡一番搖旗吶喊的義務。

「社會學理論」是社會學系中的一個重要課程，而多少年來在國內始終沒有一本適當的中文書籍可以用為課本甚或參考者。因此，「社會學理論」這類的譯著，確實是國內所迫切需要的；謝康博士所選的這本教科書也確實是在美國大學中很受歡迎的——（不過也絕不是譯者序文中所稱：「被公認為同類書籍中最好的一部。」）

（）這個選擇大致也算適當。

我所要批評的是「社會學理論」這本書的譯文本身。對於看過原文，而且對社會理論有點了解的人來說，這本譯著有著太多的錯誤、曲解，以及值得商榷之處。由於全書篇幅太長，在本文中，我只選出「第九章涂爾幹」和「第十四章瑪司、韋伯」兩章為例，列舉譯文中幾處重大的錯誤。涂爾幹和韋伯無疑是對現代社會學發展影響最大的歐洲社會學家，因之，這兩章雖只佔全書篇幅的十分之一，但在原書中佔有重要份量。

在以下譯文的討論中，我要將謝康博士原來的譯文與較適當的（未必是最好的）譯法並列。為了編排的方便，英文原文及頁數則列於附註之內，讀者如果有興趣對照原書的話，當可以更容易了解全文貫通的意思。

例一

謝譯原文：「對於這個問題，他以為不宜曲解經驗的現實，也不能牽涉到外在的環境，或推論到人類的本質。只牽涉到社會底道德的現實。」（第一一九頁）

適當譯法：「對於這個問題，他指出它們〔按指上文之「宗教表徵」〕常與經驗本體不符，因之，它們不可能涉及外在環境或個人本性，應是僅與社會的道德本體有關。」（註一）

例二

謝譯原文：「宗教的實體的功能是創造，是社會聯帶之維繫和加強。」（第一一九頁）

適當譯法：「宗教的重要功能在於社會聯帶的創造、維繫、和加強。」（註二）

例三

謝譯原文：「當它〔按指『比較社會學』〕停止以描述為主要工作而找尋到測量社會現象的時候，它就是社會學本身。」（第一三二頁）原文 *seeks to account for* 被譯成「找尋到測量」了！

適當譯法：「當它不僅以描述為目的，並進而試圖解釋社會現象時，比較社會學也即是社會學本身。」（註三）

例四

謝譯原文：「按涂爾幹此種觀點，部份受着孔德和斯賓塞進步的假說之影響，立論並不充實。」（一三一頁）

適當譯法：「涂爾幹雖然認為孔德和斯賓塞的方法論並不充實，但是他在此處的看法至少有部份接受了孔、斯兩氏社會進化的觀點。」（註四）

例五

謝譯原文：「這後一個方法假定社會事實在與人類的慾望接觸被派上用場的時候，自然得到充分的說明。但是慾望本身會變，而事實必須有社會學的解釋。」（第一三二頁）原文 *meeting human desires* 被譯為「與人類慾望接觸」！

適當譯法：「根據這一看法，當社會事實有益於滿足人類慾望時，即已得到充分的解釋。但是，慾望本身會變，這一點須有社會學的解釋。」（註五）

例六

謝譯原文：「對於我們，經驗的實體變成了文化，因為，直到現在，我們還是將文化和價值建在一起。」（第一九〇頁）所謂「直到現在」，原文是 *in so far as* 。

適當譯法：「只因爲——並且只要——我們對經驗實體賦以價值，對我們而言，這經驗實體即是文化。」（註六）

例七

謝譯原文：「……就是儘可能把最大數目的歷史過程或同一時代的過程加以比較，而這些過程是和那被調查統計的因素不同的。」（第一九一頁）

適當譯法：「……就是儘量搜求古今諸種相似的社會過程——這些過程彼此之間應儘可能相似，而僅有一定因素不同——然後再加比較研究。」（註七）

例八

謝譯原文：「所以他決定要研究情境，這些情境在其它方面一樣，但却和宗教這個被調查的特殊因素不一樣。」（第一九三頁）譯文和原意正好相反。

適當譯法：「所以他決定要研究一些除了宗教因素之外其他方面都相同的情況。」（註八）

以上例七和例八原譯文的錯誤之處相同，顯示譯者根本不了解所謂的「同意法」(method of agreement) 和「差異法」(method of difference)。也就難怪他將前者翻譯為「協議的方法」(第一九二頁)了！

例九

謝譯原文：「行爲缺乏主觀意義，屬於社會學研究的外圍。按照韋伯的觀點，社會學首先是研究行動者的主觀意義，看它對別人行爲的動向怎樣。」（第一九五頁）這段頭兩句大錯特錯，所謂一字之差，失之千里。

適當譯法：「行爲缺乏主觀意義者，屬於社會學研究的外圍。依韋伯的觀點，社會學主要在於研究以他人行爲爲取向的行動。」（註九）

例十

謝譯原文：「但如果平均意義或假定的類型意義與個別意義的具體經驗不同而仍保留在社會學的王國以內，那麼後者（即社會學）可當爲社會行動的科學來看，這是韋伯所界定的。」（第一九八頁）

正確譯文：「但是，如果平均意義和假定的意義這二者與個人具體經驗的意義有所不同，但却仍然屬於社會學的領域，那麼社會學便不可被視為韋伯所稱的『社會行動的科學』。」（註十）

例十一

謝譯原文：「韋伯的理想類型大部份都不直接根據行動，而是參照社會集體性（他認為是『社羣』的）。」（第二〇二頁）原譯括號中的部份，與原文意思正好相反。

正確譯文：「韋伯的理想類型，大部份與『社會集體』有關（他認為『社會集體』這名詞比『社會團體』為佳），而與『行動』沒有直接的關連。」（註十一）

例十二

謝譯原文：「……他對於幾個具體方面的考查，已發現在社會學和在其他社會科學裡有一種繼續的衝突。」（第二〇四頁）原文的 'impact' 被譯為「衝突」！一詞之差，韋伯對社會學及其他社會科學的影響竟變成「繼續的衝突」了。這也是完全扭曲原意的大錯。

適當譯法：「……他對若干具體問題的研究，已對社會學及其他社會科學發生持續的影響。」（註十三）

X

X

X

以上是謝譯「社會學理論」第九章和第十四章中較嚴重的幾段錯誤，這兩章譯文只有三十五頁，約佔全書篇幅（三百四十四頁）的十分之一。由此推斷，這本書全書譯文的錯誤也就可想而知了（一百三十項大錯！）。

除了以上一些整句的錯誤之外，我再隨手舉幾個「小」（？）錯的例子：

一、political apathy（政治冷感或政治冷漠）被譯為「政治上的冷酷無情」！（一三四頁）

二、parental home 被譯為「父親的家族」（一六七頁）。按 parental 兼指父母，在這裡是指一個人結婚前所屬的家庭。

三、method of agreement（同意法）被譯成「協議的方法」（一九二頁）。

四、quasi-experiment 不當譯為「假設的實驗」(一九四頁)，也許「準實驗」要適當些。

五、political machine 並沒有「政治核心」(二〇二頁)的意思，「政治機構」較為接近。

六、value-free 意指避免作價值判斷，保持客觀。謝譯為「價值自由」(二〇六頁)，倒係含有「自由價值判斷」的意思，不如譯為「價值中立」。

以上所舉的前後十數個例子，都是一些明顯的錯誤，並不包括譯文中一些以英文句法推砌字彙的文句在內；譬如：

「在這種情況下，自難免於『想像的實驗』(imaginary experiment)所遭遇的危險與不確定的程序。這類想像存在於設想一條列動機的某些要素是不存在的，從而作出一些行動的程序，而其所根據的因素很可能是『不存在的。』」(一九四頁)

或是：

「涂爾幹注意到這些模式(社會事實)，因此獲得一個實體，一種明確的形式，並且在它們的權利內組成一種事實，一切都遠離它們在個人中所表現的。因為個人僅能在『社會的』這個名詞很嚴格限定的意義上表現了社會現象。」(一一一頁)這段話中「在它們的權利內」原文是 in their own right—

看到上面這樣夢囈般的句子，我不禁要深深同情社會系學生；參考這樣的「大學叢書」，真要令人感嘆：「盡信書不如無書」了！

社會學著作的翻譯不是件簡單的工作，而有關社會學理論的翻譯，其困難何止加倍。身為一個社會學研究者：我深深了解這種翻譯工作的艱鉅，也要對謝康博士肯「勉強擔負這項費力而不討好的工作」(第二頁)，表示敬意。

但是，也正是因為理論的著作翻譯不易，譯者在進行翻譯時更要加倍小心忠實原文，消化原文，更要審慎

選詞造句。同樣的，出版社在審訂「大學叢書」的時候，也要加倍的謹慎從事。普通小說的翻譯，如果出錯的話，至多是歪曲了故事的情節內容，對讀者對文藝圈大約還不至於有長遠的不良影響。但是，學術著作的翻譯——特別是被列為「大學叢書」的譯作——對於學生和學術發展的影響，却可能是深遠而長久的。讀者所誤解者，將不僅是一個故事、一個情節，而是對一個學者，一個學說，一個理論，以至於整個社會學的誤解。其後果豈止於「誤人子弟」!?

x

x

x

在寫這篇書評之前，曾和國內一位社會學者談起這本「社會學理論」的翻譯，這位朋友很寬容地說：「有人翻譯總比沒有人翻譯好」。我自己寫這篇評論，也是基於同樣的想法：「有人批評總比沒有人批評好。」學術的進步需要彼此的敦促刺激。現在 Timasheff 的原著已經有第三版發行（一九六八年），我很誠懇地希望有心人士（包括社會學界和出版界）能致力於新譯本的出版，這才是這篇書評的積極意義。（一九七三年八月於新加坡大學）

附註

- 註一• 原文是 Noting that they distort empiric reality, he argues that they can not refer to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r to individual human nature but only to the moral reality of society. (p. 113)
- 註二• 原文是 ……the substantial function of religion is the creation, reinforc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social solidarity. (p. 113)
- 註三• 原文是 …… in so far as it ceases to be merely descriptive and seeks to account for

• 10 • social phenomena, it is sociology. (p. 115)

註四…原文是 Here Drukheim notwithstanding his view of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ir methodology, tests his own procedure in part on the assumption of progressive evolution of Comte and Spencer. (p. 115)

註五…原文是 …… that assumed that social facts are sufficiently explained when their usefulness in terms of meeting human desires is brought out. But desires themselves change, a fact requiring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p. 115)

註六…原文是 Empirical reality becomes culture to us because, and in so far as, we relate it to values. (p. 169)

註七…原文是 …… (there remains the possibility of) comparing the largest possible number of similar historical or contemporary processes which differ only with respect to the factor whose role is being investigated. (p. 170)

註八…原文是 Therefore he decided to study situations which, otherwise similar, differed in the particular factor under investigation: religion. (p. 171)

註九…原文是 Behavior devoid of subjective meaning belongs to the periphery of sociological study. Sociology, in Weber's view, as will be shown later, is primarily the study of action which is oriented to the behavior of others. (p. 173)

註十…原文是 But if average meaning or hypothetical meaning differ from the concretely experienced meanings of individuals and still belongs to the province of

sociology, then the latter cannot be viewed as the social action as Weber defined it. (p. 175)

註十一·原文是 The majority of Weber's ideal types do not refer directly to actions, but to social collectivities (a term he preferred to social group). (p. 179)

註十二·原文是…… his investigations of several concrete areas have had a continuing impact on sociology and on other social sciences. (p. 181)

國外的朋友你想收到航空寄來的書評書目嗎？
請訂閱我們的航空版：

平郵：

歐美地區

一年(十二期) 美金十六元

二年(二十四期) 美金三〇元

亞洲地區

一年美金十元

二年美金十九元

歐美地區

一年美金八元

二年美金十五元

亞洲地區

一年美金六元

二年美金十一元

長期訂閱請將支票或郵局滙票逕寄本社

海外訂閱請以美金支票抬頭： Mrs. Celia Hong

逕寄本社 P. O. Box 39-33, Taipei, Taiwan, R. O. C.

本社美方聯絡人 Mrs. Jane Shih 1920-C. Orchard St. Urbana, Ill. 61801 U. S. A.

批評的主觀性與客觀性

姚一葦

我們知道，一個人如果是愛好藝術或文學，不管你將來是否有志於藝術或文學批評，只要在你欣賞的時候，你會問你自己：這是部好作品嗎？這個時候，實際上你已經在從事批評的工作了。

當你想知道一個作品是不是好的，那麼，當你提出這個疑問的時候，你的問題中已包含了一種判斷在內。你要判斷它：究竟是不是一部好的作品？是不是一件好的藝術品？假如我們要研究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了解判斷的性質是什麼？我們根據什麼來下這個判斷？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題目——批評的主觀性與客觀性。

我們知道批評就是一種判斷 (judgement)。一般來說，藝術品的判斷有所謂主觀的判斷與客觀的判斷兩種型式。第一種型式的判斷，就是「我喜歡它，或者我不喜歡它」。這是一種判斷型式，譬如說你喜歡這個東西，或你不喜歡那個東西，可以說是日常生活上最常見的一種判斷。這個問題，在諸位看來太淺顯了，但却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下面我們先研究這一種的判斷型式。

但是在我們進一步研究之前，我們得要對一般的判斷有所了解。判斷可以說跟我們的日常生活關係極為密切，我們每天都在使用它。我們日常使用的判斷有許多種：比如說對錯的判斷，像一加一等於二，我們說是對的；而一加一等於一，我們就會說它是錯的，這就是對錯的判斷；又如真假的判斷，我們會說這是真的，或那是假的；再如好壞的判斷，我們會說這是好的或那是壞的；還有有用無用的判斷，譬如說，這個東西是有用的，那個東西是沒有用的等等。

我們在日常生活上從事各式各樣的判斷，來辨別真偽，辨別對錯，辨別好壞，辨別有用無用等等。這種判斷都屬實用的判斷，可以說是來自人類的本能，你要生存的話，就必然要有這種判斷的能力。這種判斷的能力，不但人類有，連動物也都有，所不同的，動物是用行為來表現，而不是用語言。你看，一個動物，當它遭遇到危險信號的時候，它就會很靈敏，很機警的逃開，這不是一種判斷嗎？當你將食物給它（動物），它知道可以吃，它就吃，不能吃的，它就不吃，這不也是判斷嗎？所以我認為，判斷跟我們的人生是脫離不了的，可以說只要我們生存下去，每天所從事的就是這種 judgment。但是：現在我們說回來，我們剛才講到對藝術品的判斷有一種型式：「我喜歡它，或我不喜歡它」，我們現在要問的這種判斷的型式，跟我們上面所講的對錯的判斷、真假的判斷、有用無用的判斷、好壞的判斷的性質有何不同？諸位如要接受批評的訓練，首先得了解這種判斷的特殊性質。

我們知道對於一件藝術品的判斷，我對它的喜歡與否？是不含實用性的目的的。當我們說：我喜歡它，不是因為它可以給我們充飢，亦不是它可以供我們禦寒。它沒有任何的實用性。那麼這種判斷又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呢？我們可以說這種判斷是建立在我們感情的基礎上，換句話說，這種判斷關係着我們的感情，是屬於感情的一種判斷。它會給予我們一種快

感，使我們感到精神方面的舒暢，給我們帶來一種心身的愉快，我們才會說：我喜歡它。因為這種判斷來自我們主觀的感情作用，所以是純主觀的一種判斷型式，故與客觀性質的判斷不同。

可是有人把它和好壞的判斷混淆在一起，事實上，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斷。你喜不喜歡它，跟它的好不好，是不同的，是兩回事。當然，有些可能的情形下，你喜歡的就是好的，但，也有些可能的情形下，你喜歡的並不一定就是好的。所以我們常聽人說：「這樣東西我是喜歡的，雖然我知道它並不怎麼好。」也聽人常說：「它雖然是好的，可是我還是不喜歡它。」這就像抽煙似的，我們明知抽煙有害身體，但是，就喜歡它。所以，我要大家了解，凡是說我喜不喜歡它的時候，與東西本身好壞的判斷，其中有很大的出入。因此，我們給這種判斷一個名稱，叫趣味判斷 (judgement of taste)。那麼換句話說，你喜不喜歡它是建立在個人的趣味上，建立在你自身主觀的趣味上，是從你的趣味出發的。

諸位知道研究趣味這問題是門很大的學問。我可以告訴諸位，越是你認為最平常的問題，越是最深刻的問題。就像人家問你什麼是美呀？諸位知道，你不問我，我似乎還知道一點，你一問我，我就糊塗了。凡是這類問題，就是世界上最難的問題。趣味 (taste)，看起來人人都知道的東西，但，確是一個很不容易研究的問題，我們知道趣味是主觀的，比如說，在吃的方面有的人歡喜吃甜的，這是他的趣味，但是有的人歡喜吃辣的，這也是他的趣味；吃甜的人不能想像為什麼一個人會歡喜吃辣的，辣的東西不是叫人難受嗎？但是同理，歡喜吃辣的人，他可能反對吃甜的（當然不一定都是如此啦！但是有此可能）。因此趣味完全是建立在個人的基礎上，是個無法辯論的問題。諸位知道，希臘有句很古老的話：

There is no disputing taste

意思就是說趣味無爭辯。

那麼，趣味是怎麼形成的呢？我相信一直到今天，也沒有辦法能夠完全知道這一個問題。但是我們可以指出來，一個人的興趣之形成，來自於許多種不同的因素：包含個人先天性的東西，諸如個人的氣質、遺傳……。當然囉！還有一個更大的因素，是來自他的後天，包含他後天的環境、教養……。種種，形成了一個人的趣味。

那麼，現在我們再進一步研究趣味的性質，我們會發現它有雙重的而且相互矛盾的性質。一種性質是它相當的固定，而且相當的固執。究竟固執到什麼程度呢？蓋一個人的趣味一旦定型之後，則凡是合乎他的趣味的，他就讚賞；不合乎他的趣味的，他就排斥。這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裏是很普通的現象。在藝術上亦是如此，當你的趣味已經固定了，那麼你便會很頑固地喜歡某類的作品而排斥不屬於這類的作品。

關於趣味固定，我可以講一個故事：清初有一位大學者，叫毛奇齡（字大可，號西河），他養成了一種趣味，就是不歡喜蘇東坡的詩。有次人家問他：蘇東坡的詩您都不歡喜，那麼這一句『春江水暖鴨先知』您覺得怎麼樣？他說這句詩有什麼好？春江水暖鴨先知，為什麼鴨不先知呢？這是個笑話，因為這句話很不合理，在座諸位都是對文學有興趣的人，都知道他的話所以不合理的原因，我們在這裏就不再說明了。不過，這也却說明了一項事實，就是說，他的趣味是凡屬蘇東坡的詩，統統都不喜歡，統統排斥。我不曉得諸位對蘇詩是否有研究，不過，我建議各位，一定對詩要有研究，因為無論是任何一種文學，都是 Poetic，當你探究它的根源，都是詩的。我甚至可以告訴各位，就連藝術也是詩的。話說遠了，我們再回到趣味的本身上來，一旦一個人的趣味養成像我們剛才所說的那個例子，它就變成一種頑固，具有排他性，舉凡不合於他趣味的一概都不容納，這就妨害了我們欣賞、妨害了我們

批評。可是話又說回來，趣味另一個性質與此相反，可以稱之為感染 (infection)。趣味一方面會變得固定，可是另一面呢？它又容易受到感染。

現在我們研究感染的問題，感染往往是來自外來的力量；我們現在先從日常生活上了解這個問題。在我們日常生活裏常常有人帶來某種外來的事物或習慣。這種把外來的事物帶進來的人當然都是一些非常敏感的個人。我舉個最淺近的例子，不知什麼時候有人把長頭髮帶來了，此地從前並沒流行長頭髮，現在，我們看，我想男孩子的頭髮都是很長的，是不是？如果你有機會到國外去看一看，那簡直是男女不辨了，因為男孩子的頭髮都在肩膀上；我們這兒流行長頭髮可以說是受到外來的感染。再看領帶，早些年的領帶都是窄窄的、細細的，現在流行寬的，當然也是受到外來的感染。這種感染的結果，凡流行的你就喜歡，不流行的你就厭惡。於是就形成了「時代的趣味」，這時代的趣味叫做 fashion，就是時髦。這種現象在藝術上同樣存在。我們知道，在十九世紀的末期，那個時候，在藝術上新興起一種風尚，就是寫實。當時流行的所謂自然主義 (Naturalism) 可以說是寫實中最寫實的。他們叫你完全去模擬真實的自然，模擬真實的人生，於是，就蔚為一種風氣；大家都寫實了。可是這個時期沒過多久，到了廿世紀初期，就有反寫實 (Anti-Realistic) 的趨向的產生。當這反寫實風氣興起以後，大家也跟着起鬧起來，雖然「反寫實」的反的方式各有不同，但無論如何寫實的風格就變得不時髦了，不受到重視了。諸位知道，自從廿世紀之後，這一種變化是越來越快，今天有一個什麼主義，明天又有一個什麼派出現，於是，每一樣東西都帶來一陣子的浪潮。剛剛我在車上看到各位的功課表，前面二小時各位剛研究過卡繆的『卡里古拉』 (Caligula) 這部劇本。諸位知道，存在主義浪潮曾風靡於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甚至延續到六十年代上期。這是什麼？這也是一種 fashion。在繪畫上的情形也是如此，

是不是？一下是普普，一下是歐普。這些東西就像一陣風樣的吹過來，使大家受到感染。這就是趣味的第二個性格。它會成爲一股很大的力量，爲什麼？當一種風格在流行的時候，它往往變得有排他性，因爲你要不照那個樣子做，或是說你不照着這種方式寫，就不時髦，就不受注意。不受注意還不打緊，甚至於受到批評，受到指責。關於這，我想講個歷史上的著名的例子給各位聽。

我們知道在十七世紀的法國，正是所謂新古典主義的時代。在座有許多對戲劇有興趣的朋友，我告訴各位：這新古典主義的戲劇最講究規律，嚴得不得了規格的。它的幕有一定，一定要五幕；它的時間有一定，要不超過二十四小時；它的結構有一定，不能有旁枝；動作有一定，不能有粗魯的動作在舞臺上出現……等等。你只能在這嚴格的限制下創作。這個時候有位法國戲劇家名叫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寫一部錫得（Le Cid）的戲劇，（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這部戲劇因爲違反了這些規則，被當時法國的最高學術機構——法蘭西學院——認爲罪莫大焉，發表宣言來譴責他，列舉他許多的罪狀，所以高乃依以後再也不敢違背這些規則了。諸位，這就說明了時代的風尚對藝術的影響大到什麼程度了。

因此在個人的趣味之外還有一種「時代的趣味」（the taste of the period）。在我們青年朋友中，如果有人對這個問題很有興趣的話，我建議他寫一部自藝術的觀點看人類趣味的歷史，一部有關藝術上人類趣味的改變的歷史——他可能要窮畢生的精力，但我相信一定會是部很好的作品。你一定會發現，如果從時代的趣味來看的話，將是充滿了偏見。一個藝術家如果不迎合當時的時代趣味，也就是不趕時髦，他的遭遇可能很悲慘，歷史上有許多藝術家。生前不受重視，其故在此。有兩位畫家，一個是梵谷（Van Gogh），還有一個是

高更 (Paul Gauguin)，他們的遭遇之慘哪！相信各位都知道一些，因為這並不是太久以前的事。梵谷生前只賣出了一張畫。而高更更慘，他因為拖欠房租，不得已把他辛辛苦苦畫的許多畫交給房東，來抵房錢。房東氣得不得了。當場將他的畫焚毀。後來他只好逃避到荒島上，就死在那裏。如果當初那個房東把他的畫留到現在，今天他的子孫恐怕是天下的大富翁了。

他們生前與當時的趣味不合，超越時代太多，沒人懂得欣賞他們的畫。所以我們說這部趣味的歷史，充滿了辛酸，也充滿了偏見。

那麼讓我再回到批評方面來。自這一趣味的基礎建立起整套美學的是康德 (Kant)。康德指出：趣味乃是對一個物體或一種表現方法的判斷的能力，但必要在無關心 (disinterested) 的情況下，在無關心的情況下產生的滿足或不滿足。如果這個東西能給予你一種無關心的滿足，那麼這個東西就是美的。但是在此要詳細說明康德的美學是不可能的，惟有請大家將來去研究。現在我要告訴諸位的就是康德的整套美學係自一個假設出發，他假設我們人有一個 universal mind，有一個共同的心靈。因為有一種共同的心靈，所以對這個事物的判斷，會產生相同的結果；就是說你看來是美的，我看來也是美的。這就是他整套美學的基礎；但是我們如果再進一步看的話，或者說，我們從實際着眼，可就出問題了。

我想，有一個人說得好：世界上怕只有一樣東西，大家都覺得美的，就是清晨的太陽，會使人感到舒暢，此外，恐怕沒有了。康德以玫瑰花為例，認為人人都會覺得它美。就有人指出來，非洲森林裏的土人，他們歡不歡喜玫瑰花呀？他們會不會認為玫瑰花是美的？恐怕有問題。現在我再補充一個例子，選美的標準，這個我想在白人和我們黃種人之間的差距大概不大，但是黑人的標準如何呢？那個黑人選出來的大美人，你們以不以為她是個大美人呢

？恐怕有問題。這個大家都認為美的東西，無例外性的，那真的只剩下了早上的太陽了。

那麼我們自趣味所建立的這個價值判斷，豈不是沒有共同的標準了？因為你有你的趣味，我有我的趣味，你喜歡的東西，我不一定喜歡啊！對不？那怎麼辦？於是就有批評家和理論家企圖來解決這個問題。好，讓我們來給趣味分類吧！把一種趣味稱之為好的趣味，把另一種趣味稱之為壞的趣味。好的趣味的人說它是好，才是好的；壞的趣味的人說它好，不是好的；這或許不失為一個辦法。好了，那麼我們來研究什麼是好的趣味呢？我們勉強下一個定義看看：有一種人他具有特殊的能力，可以透視作品來分享作者的表现和創作力，這就叫做好的趣味。反過來，是壞的趣味。可是拿什麼做為衡量的標準呢？這是十分難以答覆的問題。現在我們來試試分析壞的趣味吧。（不分析好的趣味，因為好的趣味實在難定）。我知道有一種人，我們可以肯定他是屬於壞的趣味。我學看電影為例，這種人，每當他看完電影，你問他：「這電影怎樣啊？」「還不錯」。他永遠這樣回答你。無論什麼電影都是「還不錯」。這種人，他的趣味是什麼？他是沒有趣味（no taste）的，因為他就一如我們的舌頭已經沒有味覺了一樣，吃辣的也可以，吃甜的也無所謂。他就像我們所謂的音盲、色盲一樣，他可以說是「趣味盲」。假如你有色盲，你就絕對不會研究繪畫，如果你是音盲，你絕對不會去學音樂。那麼，假如你沒有趣味，我要勸你趁早拋開藝術，改行做別的去，因為藝術與你無緣。只有這種人我們可以肯定他的趣味是壞的，但是這種人究竟不多。如果要進一步找出趣味，好壞的具體有效標準，我想是不可能的。因為趣味好壞的本身標準無法確定，那麼自此一基礎建立起來的「價值判斷」的標準也就不能確定了。

於是有人從另一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凡是能够欣賞艱難的美（difficult beauty）的，比起那些只能欣賞容易的美（easy beauty）的人，前者的趣味一定高於後者的趣味。

我們要懂得這句話的意義，必須先弄清楚什麼叫艱難的美？什麼叫容易的美？按這兩個名詞出自哲學家波桑葵（Bernard Bosanquet）。他把藝術分成兩類，一類是容易的，像簡單的舞步，單純的幾何圖形，樸素的詩，旋律簡單的音樂等等。而另一類是艱難的，它裏面包涵了許多複雜的成份，許多艱難的東西，深刻的東西，如敘事詩，如悲劇。如果一個人只能欣賞容易的美，而另一個人不但能欣賞容易的美，還可以欣賞艱難的美，那當然能夠欣賞艱難的美的要比只能夠欣賞容易的美的人要來得高明些。但是，我們不能誤會，不能認為容易的美的東西都是壞的，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我們不能說凡是只能欣賞容易美的人都是屬於壞的趣味，這也是不對的。我現在舉詩為例，詩有所謂樸素的詩，一種近乎天籟的詩，就像「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首詩可以說是非常樸素的，但你不能說它壞呀！對不？所以我們只能說，能夠欣賞艱難美的人，比起只能欣賞容易美的人，前者的趣味較為寬廣；但不能說後者的趣味就是壞的趣味。因此，我們要以人的趣味的壞來作為藝術品的價值判斷的依據，根本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所以將批評建立在個人主觀的趣味上不容易取得大家的同意，更不容易為大家所信服。

現在再講第二種判斷的型式。這種型式可以下列語句來表示：

甲是好的，因為甲具有某某特質。凡是有某某特質者都是好的。

現在我們來分析上面三個語句的性質：

「甲是好的」，這一語句為一種判斷，一種價值判斷。

「因為甲具有某某特質」這一語句為特殊陳述；同時它所列述的甲的某某特質，在此係作為判斷的理由。

「凡具有某某特質者都是好的」，這一語句為普遍陳述；同時它所肯定的在此係作為判

斷的標準。

因此這一種的判斷的形式便不是出於一己的趣味，不是出於個人主觀的好惡，而是建立在一定理由，一定的標準上，所以是客觀的判斷，是合於嚴密邏輯形式的判斷。不信的話，我把上面三個語句改寫成下列的樣式：

凡具有某某特質者都是好的

(大前提)

甲具有某某特質

(小前提)

甲是好的

(結論)

在邏輯上，可以說是無懈可擊的。

表面看來，這類判斷因為是客觀的、合於邏輯的，應該比上面所述的主觀判斷來得精確和有效，但是要建立這種批評問題却很多。下面我提出兩個主要的問題來和諸位討論。

第一點，找出特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信的話，當你看完一場電影，散場後，我問你：「喂！這電影的特質是什麼？」你一定會感到茫然若失，不知從何說起，是不？現在我給各位看一幅畫，諸位來說說它的特質是什麼？這是幅塞尚的靜物寫生，畫裏有桌布、蘋果、水瓶……，諸位不說，那麼，讓我來試試看。我說：構圖表面看起來很零亂，東堆一個，西堆一個，但是它是有規律的。我們從橫的來看，左邊的蘋果剛好和右邊的水瓶構成平衡；從水瓶茶杯到蘋果又構成多樣的層次與變化；同時由茶杯、蘋果到桌布又構成縱的層次性；使整個的畫面都集中到一個幾何三角形之內。於是我又說，每個物體都顯得很堅實，它的背景顯得很深沉，塞尚在此將幾何的構圖與大自然的變化結合在一起。它的每樣東西都恰當的在它自己的位置上，使這幅畫顯得這樣的深沉、奧妙與凝重。你們聽了我上面所說的，不知

道感想如何？或許你們會說：「你剛才講的畫面的平衡、層次和變化，我們還可以從構圖上看出來，我們還可以從它們的相關的距離、比例和色彩的密度中來了解，但是什麼叫『每樣東西都恰當的在它自己的位置上？』什麼叫『深沉』？什麼叫『奧妙』與『凝重』？」假如諸位真有這種的疑問，我亦無法為你們解答。因為這些詞句都太抽象、太曖昧，我們無從具體的捕捉下來。事實上，如果我們的批評是建立在這些含混、曖昧的語詞上，那麼說句笑話，你就是不看畫，也可以批評畫，不看小說也可以批評小說，你只要堆砌一些：「結構完美」，「人物生動」，「文詞流暢」之類的話就行了。這不是真正的批評，這是在作文章罷了！我希望諸位了解，我說這話的目的乃是說明藝術品的特質是非常不容易把握的。諸位不信，可以自己試試拿筆記錄下你看過的電影，小說，在你的日記本裏寫寫它的特質，這是做一個批評者最基本的訓練，要是你連這特質都沒辦法抓住，那還談什麼批評呢？

第二點，假如特質找到了，我們再要探究這個特質是不是普遍性的？也就是說把它作為大前提是否妥當？這是個大問題，我現在舉個例子來說明。我說：「紅樓夢是好的，因為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紅樓夢為曹雪芹的身世的表现，這一特質，是經過許多專家考證出來的，大概沒有問題。但是這一特質，能否成爲一個普遍性的命題？難道「凡是作者的自傳」都是好的？通不通？我們大家都知道，這不是個普遍的陳述，也就是說這個大前提不是真的，假如凡是作者的自傳都是好的，那我們每個人寫本自傳就好了嘛！這是個笑話。但事實上有這種批評，現在我舉個例子。我們來看杜審言的「渡湘江」：

遲日園林悲昔遊，

今春花草作邊愁，

獨憐京國人南竄，

不似湘江水北流。

我們再看蔣一葵的批評。他說：「對偶之處不對而對，對而不對，佳哉。」假如諸位對於我國的詩有點認識的話，一眼就可以看出這首詩是由對得很工整的兩聯所組成，但是却有不合之處，因為「遊」、「愁」都是平聲，不合於對仗的原則，所以他說：「不對而對，對而不對。」我們承認這確是這首詩的特質。但是假如蔣一葵的批評是客觀的批評，那就必要有一個大前提，也就是說必要：「凡不對而對，對而不對者」都是好的。諸位看這個大前提是否成立？是否妥當？事實上七絕根本不用對仗，它根本不是一個普遍的陳述。那麼這種說法就落空了，它就根本不是什麼客觀的批評。

所以說，從事客觀的批評是很艱難的一件事情，特質不容易找，大前提不容易為真，大前提和小前提的關係不容易建立，所以很容易落空。因此要使這種批評有效的話，先要建立一個普遍的標準，然後在一定的標準之下來批評。於是從希臘以來，就一直努力做這件事情，要給藝術建立標準，為每一門藝術建立規律。就拿繪畫雕塑來說，最早建立的規律是 Polyclitus 的人體比例律，茲以手為例，一個手指與其他手指之比例，手指與手的比例，手與腕的比例，腕與前肢的比例等等，都有一定的規定。其後更出現了許許多多的規律，因為時間的關係不能一一介紹。此間我所要指出的，歷史上沒有一個規律至今仍然有效的，譬如你依照上面所說比例律來看畢卡索的畫，他的畫，臉可以完全變形，手可以完全變形，幾乎沒有一定的比例可言。所以，沒有一條規律是一個永遠的規律，它可以隨時代改變，客觀的批評不易建立，其故在此。

因此，我要告訴各位，藝術和文學批評，它的有效程度只是相對的，因為主觀的批評不一定為大家所接受，而客觀的批評又不容易建立一個有效的基準，我們大可不必把批評家奉

爲神聖。我想諸位聽了這番話可能很不舒服，但是大家也不必洩氣，一個批評家仍然有他們的工作可做。下面我將簡單地說明作爲一個批評家的條件與工作是什麼。

首先，作爲一個批評家他必須要有一個很寬廣的趣味，要使他的趣味不要像我們剛才講的那麼「固定」，也不要像我們所講的那樣容易受到感染，那樣「趕時髦」。因此，要想成爲一個真正的批評家，沒有比豐富他的趣味更重要了。要豐富一個人的趣味，就要多方面去接觸人家的東西；在接觸人家的東西時，心胸要闊大，同時，要有一種虔敬的態度，一顆誠懇的心靈。否則你是不能真正進入到作品裏去的。批評絕對不是應酬文學，絕對不能滲入絲毫虛假。更不能自我欺騙，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因爲跟在人家後面講話是非常容易的，某一個權威說好，我跟着說好！不就完了嗎？不是的，這都不是誠懇的態度。

第二方面，我覺得做一個批評家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多觀察、多體驗人生。我們知道，沒有一樣藝術是脫開人生的。所以說你光是求知識，是不夠的，當然知識是要的，沒有知識、沒有學問，你難成爲一個好的批評家。但這不是唯一的條件，有一個更重要的條件，乃是對人生的了解。我們常說人生千變萬化，是一本到老也讀不完的大書，因爲只有透過人生才能理解人家表現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它的長處和短處。否則作品中所表現的那種精妙之處，對你永遠是隔膜的。所以，我覺得，你必須要仔細的去觀察你周圍的人，觀察你自己，這樣，你對人生多了解之後，你才有機會真正了解人家作品的用意。我講個笑話，每當我看到人家的好作品，我就會說，怎麼我就寫不出來呢？我怎麼就想不到這一點呢？真是妒嫉得不得了！我常和愛好文學藝術的年輕朋友說：我們最重要的是看出人家的長處，其次才是人家的短處，也就是說審美第一，批評第二。我認爲一個不能審美的人，就和藝術無緣，他大可不必浪費時間在這上面。當然看出人家的長處不是很容易的事，主要恐怕要看你對人生

的體認了。

第三方面，就是你的分析的能力了。一個人的分析的能力，有某種先天的成份，不是人人相同的，但是後天的努力仍然很重要。假如你對於讀過的作品，絕不放過，一定要追根究柢搞個明白，經過長期的訓練，可以養成分析的能力。因為惟有有了分析的能力，你才能找出藝術品的特質來。

最後，我要說明批評家的工作是什麼？批評家的工作簡單的說，就是把他自己的審美的方式、途徑，用文字記錄下來，帶給其他的人，其他的人如根據這一方式、途徑來欣賞藝術品，也可以達到同批評家一樣的效果。這就是批評家的工作，一個成功的批評家的工作。我以爲一個真正的批評家的工作只是如此，我們不要把它誇大，當然也不要貶低，一個人如能平心靜氣，實事求是地去做，那麼他的批評就是有意義的。

(在復興文藝營講 楊松蔚筆記)

書評書目新書：

① 文學探索 (林柏燕著·評論集)

32 開本 二三〇頁 高級印書紙精印 定價 25 元 美金 1 元

② 冷血 (楊月蕪譯·長篇小說)

25 開本 三一七頁 高級印書紙精印 定價 45 元 美金 2 元

③ 故國神遊 (華振之著·遊記)

25 開本 二五〇頁 高級印書紙精印 定價 35 元 美金 1.5 元

以上三書直接向本社函購，一律八折 劃撥 19274 號書評書目社

最理想的圖書
最雅緻的賀卡

先知書卡中心

圖書、禮品、文具
賀卡、飾畫、書籤

一夥年輕人的理想
終於實現了

地點：臺北公路局西站對面
十一月中旬開幕



先後次序按筆劃排列

白萩會把自己喻爲一隻雁子，在廣大無邊的天空翱翔，他把不斷退縮的地平線，當做自己追求的目標。以這種比喻來印證他自己的創作生命，可以說是很恰當的。他寫詩有一崇高的理想，便是希望自己的詩能夠真實而誠懇地表現出對生活的態度，這個理想就好像地平線那樣，始終在逗引他前進，讓他努力不懈地追逐下去。

白萩的童年是黯淡的，就家庭來說，父親經商失敗，使他的幼年生活陷於困境；就社會來說，他的童年正好處在日據時代過渡到祖國的階段，使他在語言方面遭到不少的障礙，這雙重的刺激便形成他日後沉鬱寡言的性格，而這種內斂的性格正好引導他踏上文學的道路。最初，白萩耽溺於舊詩舊詞，他第一次接近新詩，則是在圖書館裏讀到張自英的「黎明集」，他立刻被新詩的活潑的形式所吸引，這種機



白萩

白萩，原名何錦榮，臺灣臺中人，民國二十六年生，省立臺中商職畢業，曾爲「現代派」同仁，「創世紀」編委，現爲「笠

「詩社同仁，目前在臺中經商。民國四十一年開始寫作。」

緣便是促使白萩努力創作新詩的根由。

從十四歲那年開始寫詩，十八歲便以「羅盤」一詩，獲得中國文藝協會的「新詩獎」（民國四十四年），似乎從那時候起，他便贏得「天才詩人」的美名，就一位詩人的創作歷程而言，這種成就毋寧是早熟的，可是有誰知道在天才的基礎上，究竟是經過了多少次的錘鍊呢？在他出版第一冊詩集「蛾之死」之前，就已經寫下四五百首詩了，像這樣艱苦的自我磨練，已不是用「天才」一詞就可以概括的。

他早期的詩風，積極奮發，勇往邁進，像一座憤怒的火山，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蛾之死」所容納的許多作品，都代表了如此的精神，讀者可以發現，環境給予他的壓力並沒有使他屈服，相反的，却刺激了他旺盛的創作力，他的詩無疑是對困苦的環境做最有力的報復。

從他早期的詩，可以看出他對自己的生活環境帶有無比的信心，對自己的生命也含有無限的期許。到了中期以後，詩風便漸有轉變，開始在詩裏批判現實，表現了現實中醜陋的一面，在「風的薔薇」那冊詩集裏，可以看出些微的傾向，直到他完成「天空象徵」詩集以後，他對現實批判和反抗的精神則更加強烈，這種精神的來源似乎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時代。唯其如此，白萩的詩才真正和現實深深結合起來，換言之，他的詩來自現實，也批判了現實。

最近的一冊詩集「香頰」出版，是他圓熟技巧的一次總結，顯然，讀他詩的人，都會覺得這位詩人又一次脫下了自己的肌膚。在詩中，他以家庭的瑣碎生活為主題，讀者幾乎可以親歷詩人的生活經驗，從這冊詩集可以瞭解，他是如何愛他的家庭，如何恨他的家庭，他對自己的妻子是如此的忠誠，又是如此的背叛。這是臺灣詩史上，第一冊以家庭背景寫成的詩集，也是第一冊把家庭生活描述得非常成功的詩集。

白萩能詩也能畫，他與林亨泰、趙天儀等人組成「笠」詩雙月刊，每期的封面便都由他設計，從他的畫更可以看出他豐富的聯想力，一位成熟詩人又豈只是表現在詩的創作方面而已。



余光中

余光中，福建永春人，民國十七年九月九日生，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愛奧華大學藝術碩士。主編過「藍星詩頁」和「現代文學」，曾任美國寺鐘女子學院客座教授，現任政大西語系主任及臺大、師大兼任教授。民國三十八年在廈門開始發表作品於報刊。

余光中握有一枝「男得充血」的筆，他筆下寫出的作品，無論是詩或散文，常帶一股逼人的霸氣，讀者往往震懾於他作品所容納的巨大的氣魄。有人說，余光中身懷多隻手，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另有兩隻可疑的手，從事批評和翻譯。要討論臺灣現代文學的發展，余光中無疑是最惹人議論的一位詩人。

讀他的詩，總覺得帶有一種故國的芬芳，有時像是鄉愁的召喚，有時又像一隻憤怒的火把在燃燒，前者是溫柔的，後者是剛強的，剛與柔是余光中作品中，相剋相生的兩股力量，這種力量的產生乃源自他強烈的時代意識，因此，讀余光中的詩之後，總會帶來悲憤的情緒。他之所以富於時代精神，少年時代的背景實在佔有重大的影響力。余光中是福建人，却生在南京，長在常州，中學時代在四川重慶度過，抗戰勝利時考取北大，後因母親的挽留，才就讀於金陵大學，由於戰亂，又轉讀廈門大學，最後却在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這些動盪的生活，以及他踏過祖國廣大土地的經驗，都為他日後的創作奠下巨大氣魄的基礎，他所認識的祖國，是一塊苦難的土壤，時代的悲痛他都分擔了一部份，近代史上的傷口也深深刺激了他的生命。

他早期的詩，是以格律詩見稱的，作品中仍顯現三十年代文學的餘風，一縷靈魂僅包容純潔而率直的心懷，表現的題材是多面的，現在看來多少還是很可愛的。真正使他邁入成熟的境界，應該是「天狼星」那首長詩

，所謂詩人的氣魄，在此詩中表露無已，論文字的駕馭，論技巧的運用，論精神的發揮，都異於以前的風格，在此之前，他已寫出四冊詩集了。

「蓮的聯想」的誕生，為中國詩壇留下可供談論的傳說，至今，此詩集仍是毀譽參半，鼓掌的讀者認為詩中的節奏、意象和音色，使現代詩生色不少；揮拳的讀者則認為這只是一個「復辟者」的姿態，企圖讓傳統借屍還魂罷了。其實，「蓮的聯想」在臺灣詩史的演進途中，是相當珍貴的一冊詩集，它使現代詩的西化論者有了一個強大的「敵人」，「中」和「西」的對抗，「古」和「今」的鼎峙，形成詩史上精彩的一頁，這冊詩集將會有人予以重估的。

余光中另一創作的高峯，便是「敲打樂」與「在冷戰的年代」的出版，如果要看看他的創作技巧，看他的精神所在，這兩冊詩集是余光中典型的代表作，他的愛與恨，同情與諷刺，熱愛與詛咒，都容納在此二集子裏，他的時代意識可以說藉此二詩集充分發揮了。近期，他又轉向節奏爽朗的民謠風，這種改變只是在技巧上做調整而已，他的精神和主題還是「敲打樂」時期的延續，足證這位積極進取的詩人持有一個成熟的中心思想。

在詩壇，他是一位富於使命感的詩人；在學院，他則是一位富於責任感的教授，所謂「學者詩人」，余光中是當之無愧的。今年，他才四十五歲，還有半輩子可以努力奮鬥，以目前的衝勁來看，恐怕他以後仍將扮演「憤怒的老年」的角色吧。



林煥彰

林煥彰，曾以「牧雲」為筆名，臺灣宜蘭人，民國二十八年生，國民學校畢業。曾為「笠」詩社同仁，現為「龍族」詩社同仁，任職於南港臺灣肥料公司。民國四十八年開始寫作。

一位牧童變成了一位詩人，並不是偶然的。經過生活折磨的人，才知道生命的可貴；經過痛苦的詩人，才知道寫詩的代價。

林煥彰開始寫詩的年齡相當晚，他第一次發表作品的時候，已是民國五十二年的事了。那年，中年一代的詩人已邁進成熟的階段，而當今的年輕一代詩人還在萌芽之中，林煥彰的出現正好介於兩代之間，如果把他的作品劃入老的一代，他似乎嫌小了一點；如果把他劃入新的一代，則又大了些。因此，林煥彰的作品應視為臺灣現代詩史上過渡階段的一位詩人，以他的作品風格來看，則更清楚。

他出生於世代務農的家庭，對於知識的接受並不重視，這種不幸正是造成他幼年失學的主要原因，林煥彰對這段傷痛的日子從不諱言，也並不因此而感到頹喪，他常常把這段記憶做為一生的鑑戒。有些人人生下來就是詩人，而林煥彰則是憑着一股鏗而不捨的精神鍛鍊出來的。他小學畢業那年，便開始一年多的牧童生活，他的轉變則是在進入工廠任職之後，往往利用工作以外的時間自我進修，他對知識有一種饑渴的慾望，到今天，他依然努力寫詩，努力學畫，這份精神可以說由於童年時期的痛苦所激發的。

最初，林煥彰寫詩並沒有一定的目標，他真正自覺到要從事寫詩的工作，是民國五十四年參加「笠」詩社以後，加入「笠」詩社是林煥彰創作歷程的一大轉捩點，從此，他便孜孜不倦地寫詩。他的作品自始便走明朗樸素的路線，這個抉擇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出發的那年，現代詩的晦澀之風很興盛，假如他也跟着走晦澀的風格，恐怕很難表現出自己的特性，正因他顯露自己透明的一面，才使人有了「新鮮」的感覺，他的第一冊詩集「牧雲初集」，便是邁向明朗風格的先聲。在詩裏，看不到矯揉造作的姿態，也看不到眉目不清的影子，雖然在技巧上過於粗疎，但已多多少少表現了他可愛的性格。

民國五十五年詩人節，他獲得了中國詩人聯誼會頒贈的「中國優秀青年詩人獎」，接着又於五十九年，獲得中國文藝協會頒贈的「文藝獎章」，這兩項殊榮對當年的牧童來說，是相當珍貴的；可是對於一位誠摯的詩人而言，並沒有為他帶來更多的驕傲。他知道要鞭策自己，折磨自己，隨後的兩冊詩集：「斑鳩與陷阱」

和「歷程」，在技巧和語言方面，都已超過第一冊詩集的成績了。

林煥彰的現實生活是辛苦的，從詩裏仍可清楚地看到他遺留下來的汗漬，他在生活中的許多缺陷與痛楚，都在詩中獲得了補償，因此，寫詩和工作就形成了生命的兩面，從艱辛的生活裏擷取詩的果實，藉詩的甜美來滋潤坎坷的命運。

現在，我們又看到他「龍族詩刊」上寫第四冊詩集——「公路邊的樹」，又再次表現了他對生活的關懷，像這樣一位心胸開放的詩人，實在很難想像當年他竟是一位遭到知識遺棄的牧童。

洛 夫



洛夫，原名莫洛夫，湖南衡陽人，民國十七年五月十一日生，政工幹校畢業，淡江文理學院英文系畢業，主編過「創世紀」詩刊，曾任電台記者，翻譯官，英文秘書，現專事寫作。從十六歲開始寫詩。

洛夫的詩，是以粗獷豪邁見稱的，十年來，他的創作始終維持特殊的風格，讀他的詩好像是飲下一杯烈酒，使讀者的喉嚨感到火辣，血液不覺沸騰。

他寫第一首詩的時候，是在他的故鄉——湖南，這是他一生寫詩事業的開始。由於戰火的緣故，迫使他放下了筆桿，而扛起了槍桿。二十餘年的行伍生活，豐富了他的人生經驗，他曾在八二三砲戰中，面對死亡的威脅，也曾在越戰的烽火裏，穿過死神的袍影，這些艱辛的路程，為他日後的創作，提供不少詩的題材。

他來臺灣的第一首詩，發表於民國四十二年的「寶島文藝」，而真正開始寫詩則從民國四十年進入政工幹校的時候，他的第一冊詩集「靈河」便從那時候寫起的。當時，他才只是二十三歲的少年，對於愛情充滿了憧憬，如今再讀這冊詩集，仍可清晰地感受他的那股熱情。「靈河」雖是他的第一冊詩集，但是他的才氣，他對詩的着迷，已在詩中充分地流露出來。

民國四十三年，他和痲弦等人組成了「創世紀」詩社，爲了出版一冊詩刊，據說，他還進過當舖當手錶，得到一二〇元，那種對詩的愛戀已近乎狂熱的崇拜。如同痲弦一樣，「創世紀」詩社的成立，對他創作的刺激是很巨大的，以後他的作品之所以源源而來，詩社同仁的激勵和切磋，應是佔有很大的影響力。

「靈河」詩集的出版，正好結束他少年時期的幻夢。從此便改變了自己的詩風，代之以沉重而有力的語言，他的第二冊詩集「石室之死亡」便是以全新的姿態出現。在此詩集之前，他的詩是明朗的，清澈見底的；此詩集出版以後，風格則趨向晦澀，並且暗藏人生的哲理，到今天，「石室之死亡」仍然是一冊惹人議論的詩集，不過，從他的詩論和言談之中，洛夫自己對此詩集頗爲重視，在他的創作過程中佔很重要的部份。後來，他所出版的詩集「外外集」，便揉合了「靈河」和「石室之死亡」的風格，形成柔和剛的兩元性，一方面懷有溫和而含蓄的感情，一方面隱伏堅定而成熟的思考，要品嘗他今日的詩風，似乎可以從「外外集」一脈追蹤下來。

除了創作以外，洛夫有一段時期提倡超現實主義的詩論，在「創世紀」詩社的成員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幾乎可以代表「創世紀」的路線。

到現在，洛夫仍維持旺盛的創作力，無可懷疑的，在以後的日子裏，他必然會繼續創作下去，並且會有新的面貌出現。當初到達臺灣時，在背囊裏只帶來一床毯子兩本詩集的少年，憑着他的信心和毅力，埋首賣力地創作，直到今天已臻於成熟的境界，這種精神是值得佩服的，也在中國新詩的推展途中，留下一個足可效法的典型。



紀弦

紀弦，本名路逾，曾用筆名路易士及青空律，陝西秦縣人，民國二年生，蘇州美術專科學校畢業，曾主編「詩誌」及「現代詩」，民國四十五年創「現代派」，現任教於臺北市立成功中學。

。民國十八年開始寫詩。

他的鼻下留一撮鬍子，嘴含煙斗6，手拿手杖7，加起來就是一個不祥的數字了。他，是一株樹（不管是尤加利樹或檳榔樹），是一位怪客，是獨來獨往的一匹狼。只有他，才具備了如此多種的特徵。紀弦說話的姿態富於動作，舉手投足之間，自成一個宇宙；他每句話的後面，都可以加上一個驚嘆號，那不是唉聲嘆氣，而是情緒高漲的表現，已經是六十歲的紀弦，他的熱情可以說不遜於十六歲，與他談話的人，仍可感受到他身上所放射出來的熱力。

紀弦嗜酒，寫了不少「飲酒詩」，即使是在禁酒的日子裏，仍不忘以空酒瓶做爲詩的題材，自從前年中風以後，才不敢那麼縱酒了。紀弦自稱有酒德（天曉得），每首飲酒詩裏都顯示了他豪邁不羈的個性，喝酒以後，讚美人間，詛咒自己，確確實實是有酒德。

紀弦愛花愛草，也愛貓，更酷愛溜狗，凡生活在他四周的植物和動物，常常上了他的詩裏，在他詩中有一匹「金門之虎」，不知情者以爲紀弦也懂得馴虎，打聽之下才知道是一隻來自金門的小貓。至於「溜狗詩」更是屢見不鮮，足見他是如何懂得享受生命。他的生活很清苦，擔任了一輩子的教師，並沒有使他覺得委屈，相反的，他常常在生活隙縫裏，寫下奮鬥的人生，以及閒情的人生。他的詩，代表一顆生龍活虎的生命，一顆反抗命運安排的靈魂。



葉珊

葉珊，原名王靖獻，臺灣花蓮人，民國二十九年生，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愛奧華大學碩士，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現執教於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民國四十五年開始寫作。

紀弦恨髒恨亂，恨虛偽，更恨共產黨，他的作品裏，反抗精神最強烈的，便是他的「反共詩」，紀弦反共，十年如一日，凡熟悉紀弦作品的人，都可以在詩中得到印證。他說，他熱愛自由，特別是創作自由，如果在極權政治下，恐怕不容許他提倡現代主義了。他還是蘇州美專的學生時，便自由成性了，在打扮方面非常「現代」，披頭散髮，穿着染滿顏料的外裝招搖過街，他睨着眼說，今天的嬉皮都比不上他當年的模樣。

以文學發展的眼光來看，如果二十年可以劃成一代的話，那麼紀弦應該是跨越兩代，甚或是三代的詩人了。從民國十八年到卅七年，這二十年是他創作的第一個時期，這個時期他認識了戴杜衡和戴望舒，是「現代派」的主將，以法國的象徵主義為主要風格，此時期的作品都收在「摘星的少年」和「飲者詩鈔」。從民國卅八年到五十七年，是他創作的第二個時期，此時期的前十年，大力推行現代主義，主張把自由詩改為現代詩，並重組「現代派」，作品收入「檳榔樹」甲集和乙集；後十年，鑑於現代主義的流弊，又主張為現代詩正名，甚至要取消「現代詩」一詞，作品收入「檳榔樹」丙、丁集。他現在又跨入第三個時期，他表示明年將可出版一冊「檳榔樹」戊集，正是第三個二十年的先聲，無疑的，紀弦是越老越年輕了。

紀弦實實在在是一位傳奇人物，當年他提倡現代主義，獲得不少的擁護者，時過境遷以後，他又極力否定現代主義，這位詩壇的怪客對於現代詩的推展，究竟是功是過呢？

當臺灣的各個詩社正在蓬勃發展的時候，一位來自東部的詩人，正默默地把他的作品寄到各個詩刊發表，他的出現，為臺灣現代詩的發展開闢了另一條婉約的路線，使粗獷淒厲的現代詩風，得到一股制衡的力量，他就是葉珊。葉珊不屬於任何詩社，但在早期的每份詩刊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他是道道地地的男性詩人，可是，他却取了一個近於女性的筆名，這個筆名常常給他帶來一些誤解。

如果葉珊寫詩也經過啓蒙階段的話，那麼他的啓蒙老師應該是小說家楚卿了，在花蓮唸初中時，葉珊是楚卿班上的學生（楚卿的另一位得意門生是王禎和，也來自東部），當時楚卿已出版了一冊詩集「生之謳歌」，葉珊之所以喜愛寫詩，也許是受楚卿的影響吧。

少年時代的葉珊，是相當迷戀新詩的，高一的時候，便和陳錦標合辦一份「海鷗詩刊」，這是葉珊寫詩生活的開端。接着，他便向公論報的「藍星」，和紀弦主編的「現代詩」投稿，葉珊自稱這是「向臺北進軍」。當年，公論報的發行並不理想，花蓮的訂戶不逾三百，葉珊家附近只有一個煙酒公賣局的配銷站訂閱了公論報，他常常在星期六到配銷站看星期五從臺北運到的報紙，有時是下雨的天氣，葉珊在雨中撐着傘，緊張地看單頁副刊上的詩作，尋找自己的名字。有時颱風過境，交通阻斷，報紙不能遞送到花蓮，那種悵惘的心情是可以想見的。葉珊畢竟也經過「文藝青年」的年齡，他並不是依賴詩社的組合而起家的，而是靠着一次一次投稿的累積，慢慢抬起頭來。

葉珊在學校所學的是西洋文學，自己在課餘時間則沉浸在中國古典文學的芬芳裏，讀他早期的詩，可以嚐到五四文學的質樸，他對徐志摩的喜愛，從詩裏也多少可以揣測出來。他的「水之涸」和「花季」，是他少年時代的投影，詩集裏所收的情詩佔大部份，正是對愛情憧憬的表現。到了「燈船」出版時，就漸漸顯現他生命中莊嚴的一面，讀者可以感受他嚴肅的心懷。一般人對葉珊詩中美麗的意象非常着迷，因此，也把他的詩劃入婉約派的；事實上，葉珊的詩風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傳說」詩集的出版，是他轉變風格的一個明證，詩中已顯露出機智和諷刺的一面，一位詩人結束自己的舊有路線，再做一次新的嚐試，未嘗不是一件可喜的事。葉珊

不僅把舊風格改變，甚至把筆名也改變了，以「楊牧」為新的筆名，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決心。

除寫詩之外，葉珊也在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中國古典文學，他所專攻的是詩經，這是他研究中國傳統民間文學的第一步。今年二月，他在「中外文學」上寫了一篇「驚識杜秋娘」，引起臺灣學術界的爭論，葉珊在這場議論中表現了一位學者所具有的涵養風度。寫詩是葉珊自由的一面，學術是他拘謹的一面，這兩方面都能够看出葉珊的才氣，如果要他抉擇的話，他必然是選擇寫詩的事業，因為，在葉珊的體內正充滿野蠻的血液，他的詩正是他那股野蠻的性子所放射出來的火花。

痙 弦



痙弦，原名王慶麟，河南南陽人，民國二十一年生，政工幹校影劇系畢業，是「創世紀詩刊」創辦人之一。五十五年秋赴美愛奧華大學「作家工作室」研習兩年，現在主編「幼獅文藝」。

民國四十一年開始寫作。

在詩壇上，痙弦已漸漸成爲一則傳說，自民國五十七年，從美國愛荷華作家工作室回來以後，再沒有看見他發表一首新的作品，許多人議論紛紛，痙弦的創作生命是不是宣告結束了？如果他再度出發的話，他的成績會不會超越從前的作品？確實，即使到今天，仍有不少人在揣測痙弦的動向，他們對他的注意，與其說是關切，毋寧說是渴望，他們多麼渴望再能够沉浸在痙弦的溫暖的感情裏。

痙弦熱愛詩，一如熱愛他的妻子。他在民國四十一年寫下第一首詩，從此便開始了他的詩的生命，正式發

表作品是在民國四十二年，那時紀弦創辦的「現代詩」才發行不久，因此，把「現代詩」視為痲弦燃起火種的開端也未嘗不可。不過，真正使他投入詩中的，還是到了民國四十三年，他和洛夫、張默組成「創世紀」詩社之後，他的生命才完全全擁抱了詩，這是他一生難以釋懷的記憶。當時，他懷有一股少年的狂熱，似乎把寫詩當做生命中唯一值得努力奮鬥的事業。據說，他的創作高潮，曾有一天寫下八首詩的紀錄，這種衝動充分顯示他旺盛的創作力，像一團熊熊的火焰，無可抵擋地燒起。

痲弦早期的作品，是淳樸的，溫柔敦厚的。淳樸是來自三十年代文學的詩風，溫柔是受到濃濃鄉情的影響，敦厚則是他與生俱來的寬濶胸懷。到今天，再回頭看看他初期的作品，讀者仍可體會出詩中的滋味。他的詩是淡的，淡中帶有一股甜味，仔細品嚐之後，甜中又埋藏一些隱約的辛酸，令人讀之再三，不忍釋手。他的後期作品，詩風漸趨狂放，然而詩的精神仍不失當年的誠懇，凡關心現代詩的讀者，都熟悉他的「深淵」、「非策劃性的夜曲」、「一般之歌」等詩，詩中帶有反叛的性格，富於批判的味道，可是，詩的背後還是容納了早期的敦厚之風。他的詩使人着迷處，以音樂性見稱，讀他的詩，吟他的句子，反覆朗誦之後，便可發現詩的節奏，抑揚頓挫，起落有致。

除了寫詩以外，痲弦對戲劇的研究，也頗具心得。他本身是學戲劇的，在戲劇與詩之間，痲弦都認為是嚴肅的藝術，他甚至以「聖職」來看待。民國五十四年，在「國父傳」中，飾演國父的角色，共演出七十餘場，在當時引起各方的好評，最主要的原因，他把國父的性格演活了，也因此獲得那年全國最佳男演員獎。一位詩人的真性情，不僅表現在他的詩中，在他的生活，他的事業裏都能充分地流露出來。由此，可以看出他對生命的熱誠，認識他的人都會覺得，他是每一吋肌膚都注滿了詩的詩人。

現在的痲弦，擔任「幼獅文藝」的編輯，在將近五年的編務工作中，他自己最感得意的事，是年輕詩人羅青從他的雜誌起家，抬頭，以至卓然成爲一家，他不敢冒稱培植了羅青，他得意的是「慧眼識英雄」的眼光沒有偏差。問題是，痲弦在激勵新人的時候，會不會回過頭來鞭策自己，再度成爲一位「新人」呢？

書目

作者	書名	類別	出版社	出版年月	定價	開本	頁數	版數	已印	有否	備註
白萩	蛾之	死詩集	藍星詩社	四七、十二	一〇	二四	七七	一	無	無	
白萩	風的薔薇	詩集	笠詩社	五四、十	一二	三六	六一	一	無	無	
白萩	天空象徴	詩集	田園出版社	五八、六	一六	三二	八八	一	無	無	
白萩	現代詩散論	詩論	三民書局	六〇、五	二〇	四〇	一六三	一	有	有	
白萩	白萩詩選	詩集	三民書局	六〇、七	二〇	四〇	一九四	一	有	有	
白萩	香頌	詩集	笠詩社	六一、八	二四	三二	一五〇	一	有	有	
余光中	舟子的悲歌	詩集	野風出版社	四一年	三一	二七〇	一	無	無	無	
余光中	藍色的羽毛	詩集	藍星詩社	四三年	三一	三二	一	無	無	無	
余光中	梵谷傳	翻譯	重光文藝社	四六年	三一	三二	五七五	一	無	無	
余光中	老人和大海	翻譯	重光文藝社	四七年	三一	三二	七七	三	無	無	
余光中	英詩譯註	翻譯	文星	四九年	三一	三二	一六七	三	無	無	
余光中	鐘乳石詩集	詩集	中外畫報	四九年	三一	三二	九〇	一	無	無	
余光中	萬望節詩集	詩集	藍星詩社	四九年	二八	一〇五	一	無	無	無	
余光中	美國詩選	翻譯	今日世界	五〇年	二四	二七四	一八	一	無	無	
余光中	中國新詩選	翻譯	Heritage Press	五〇年	四〇	九四	一	無	無	無	

我對家變的一點感想

簡宛

• 43 •

關於「家變」一書的文字，已經討論了許久，許多人對作者在文詞方面的標新立異有各種不同的猜測，是否「文字即對象」，是否這種冗長怪異的寫法正象徵著小說主人翁內心的矛盾及對父母情感的糾葛？我不想再去推究作者的用意何在？也不想去爭論「家變」在文學上的地位，做爲一個讀者，我只想說點自己內心的感觸而已，

第一次聽到「家變」，是今年三月間回臺奔喪時，隱地向我提起的。他說：「妳一定要看看，那文詞真是太怪了」。隱地向來很能接受新的東西，他所編撰的年度小說選，不論題材或格局，總是非常新穎而不落俗套，當時，我心裏很想知道怎麼個怪法，就問

他「比起『龍天樓』怎麼樣？」「妳看了就知道。」他說。

雖然沒有品茗苦讀，却也是非常專心一志的看完了第一遍，不可否認的，作者花了六年修飾而成的文字，幾乎花了我比平常看一本書多一倍的時間纔讀完，但是真正引起我的好奇的不是「家變」中的文字，而是它的主题，我想知道作者如何處理西方人最常掛口的「代溝」，也許自己當時受到失父之痛的打擊，中國人固有的親情濃濃地包圍着我，看到後面幾節，長大了的范曄，對於衰老了的父親之咆哮，完全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西方哲學論調，中國人的渾厚圓熟，悲天憫人的情懷到那裡去了？心中之沈重

，令我有透不過氣的感覺。

再次的讀它，心中就不那麼激動了，並不是我那麼酷愛「家變」這本書，一讀再讀，愛不釋手。而是身在美國，處於西方社會，耳聞眼見，角度不同，感覺也會不同，然而，再次的看到范曄在飯桌上對父親的呵叱：

「這也不准喝！放下調羹，一湯瓢也不許喝。」

(一九七頁)。

「生日又怎樣？生日就可以做上皇帝了則不成？……」(一九八頁)。

「……好，現在你下去，這個飯你就祇能夠吃到這裡為止，現在你不得再吃，你這就馬上給我下去！」他(父親)遂就邊嘆着息邊搖着頭而下桌去。(一九八頁)。

我很懷疑，一個受過高等教育青年，如果精神正常的話，會對他的父親用這樣的語氣？即使在作者所推崇的西方社會，不要說「快樂生日」，至少也會給他父親一個「安靜的生日」，何苦在他父親風燭殘年，神智已開始恍惚時，仍不時對他噙噙不休？

也許所謂父子親情，在今天崇拜西洋文明的中國社會已經不流行甚至落伍了，但是做爲一個中國人，拿我們的文化和西方文明來對比是不公平的，顯然的，作者深受西方教育的影響，他的立論和見解，多少帶着西方色彩……

「——家！家是什麼？家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一種制度，牠也是最殘忍，最不人道不過的一種組織……」(一九七頁)。

「……看一看人家其他的異種西方國家文明，看看其他的高等文明，就會知道根本就不認爲什麼「孝」不「孝」是重要的東西，……美國的父親和兒子他們先起做朋友，而後始父子。但是在中國的社會這一切，儘管放心，你別想可以獲得到……」(一九八頁)。

「我將來，我現在發誓，我不要結婚！假如我或者背叛了是一誓矢的話，我也一定斷斷不會去生養小孩子女生出來！我是已經下定了決心不再去延續范姓的這一族線的族系流傳了……」(一九九頁)。

這些時髦的論調，不難在美國的報章雜誌上看到，他們整個的家族，倫理觀念，和我們是大不相同的，一般的中產階級，根據統計，他們所追求的是財富

、享樂，屬於自己的社團，最後才是兒女，他們不會爲兒女而放棄自己的好時光，孩子大了自然也不會爲父母付出任何犧牲，像書中二九頁范曄生病時「父親每當他熱度竄高的夜晚通霄不寢，有一夜他醒時見父親坐在椅中睡盹，兩穴的髮腳刺札蓬立。」這種情景恐怕外國作家也很難想像。

老實說，作者除了部分洋化了的主題和句型外，他的刻劃是相當深入的，他寫從小依戀家庭、到長大厭棄憎恨父親的范曄，可說相當成功，由情弱蒼白的小孩，到長大敏感的青年，范曄的影像，躍然紙上。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過似范曄一樣的成长階段，偶像的破滅，知識否定了幻象的世界。然而，很可悲的是，如果成長是象徵着對舊有的「否定」，而不是一種圓熟的「瞭解」，人生未免太辛澀了。

寫得最深刻而詳盡的是父親，范闕賢，作者不惜以許多細小的生活小節，來反射出這一個農業社會下的人物，他的安於現實，他的狹小和無知，歷歷如繪，在書中隨時可見——

「我有這樣一個兒子盡够了，有人黃金銀券我不羨慕，我有個值得千萬金子的好兒子。有個這樣的兒

子便是什麼財富都比敵不了：……」（四一頁）有子萬事足。

「實在一點都不錯。這孩子不孝，實在不孝。別人都說積穀防飢，養兒防老……我們白白養培了他。……」（一〇二頁）。養兒防老的觀念。

「差一點點，不是也就可以說做六點嗎？」（八一頁）。馬虎的觀念。

他的有子萬事足，他的養兒防老以及馬虎而不科學的觀念，都是他的兒子范曄所不能忍受而深深憎恨的，如果范闕賢是象徵着我們舊有的傳統的社會，范曄應該是代表知識的，科學的新時代。我很佩服作者的觀察和文筆，但是我不能接受這種「一筆勾消」，完全否定的態度，我並不是說我們固有的五倫孝道是多麼的重要，它們和許多迷信、風俗一樣有改革的必要，但是以這樣的一個結局，這種洋化了的父子關係，不是我們渾厚的中國社會所能發生的。

曾經有人跟我講起一個故事，一個農家青年，從美國學成歸國，一入家門，聞到了家中所養的鷄鴨牛豬的味道，馬上皺起眉頭，摀住鼻子，「我不能住

這裏！」

我不太相信這個故事，除非這個人出國數載，回來後，完全推翻了牠舊有的一切，他忘記了童年騎在牛背上看牛的樂趣，他忘了赤足在溪水中趕鴨的狼狽，他忘記了和同伴打泥土戰時的忘懷……

如果我是他，我會住下來，然後改善家園的設備，這樣憎惡的掉頭而去，除了睡棄他舊有的家園外，於事何補？看了「家變」，使我想起了這個故事。

家真的變了嗎？

張愛玲的小說藝術 水晶著，九月三十日，大地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一七二頁，定價三十元。

一本專門研究張愛玲小說的書，並附夏志清先生序；集中所收十二篇批評，均曾在中國時報海外專欄刊出。

李白乾杯（江東去之一） 碧竹著，六十二年七月，先知出版社出版（郵政劃撥一八五一九），三十二開本，二二六頁，定價二十元。

本書共收「天公候選人」、「籃球臉」、「第一月臺」等十一篇。作者刻意尋求這一代年輕人的典型，結果創造了一個「江東去」。本書每篇都有江東去的影子，透過他而檢討年輕人的生活。本書有作者自序。

建中青年選集 六十二年七月環宇出版社（郵政劃撥一四七一四）印行，共三冊，平裝每本定價十八元，精裝每套定價六十元。

本書是發行逾十五年的「建中青年」精選，分紅樓傳奇、思想的棕櫚、沙漠駝鈴三冊，從「國書三封」到「我論瓊瑤」，具有學術思想性、生活趣味性，是建中學生熱情與智慧的結晶。

愛情學 遠藤周作原著，余阿勳，純音合譯，八月二十七日，新理想出版社（劃撥一〇〇六〇六號）印行，三十二開本，一九二頁，定價三十元。

本書共分「二流半愛情論」、「關於女性的愛」、「夫妻的愛情診斷」以及補遺「男人的苦惱、女人的悲哀」等篇。



現代邏輯引論

林正弘

A. H. Basson

合著

D. J. O'Connor

劉福增編譯

二百十八頁

五十五年八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此書原名爲 "Introduction to Symbolic

Logic" [註一] 是一本相當有名的符號邏輯入門書。

保羅·愛德華 (Paul Edwards) 教授主編的「哲學百科全書」[註二] 第五卷中，「現代邏輯」一項所列舉的三本入門書即包含本書在內[註三]。本文評介的對象是此書的英文原著及其中譯本。

一 內容評介

一般符號邏輯課本至少包括命題演算(或稱「語句邏輯」)及述詞演算(或稱「量限邏輯」)兩部門。本書即以這兩部門爲主要題材。全書共六章，第一章導論，第II章至第IV章介紹命題演算，第V、第VI兩章介紹述詞演算；另有附錄一篇，介紹三段論法、類代數及布爾代數。

本書有下列兩項特色：

(1) 對某些與邏輯有關的語意學概念，解釋頗為詳細。在理論上，邏輯上的重要概念——諸如「推行」、「證明」、「可導性」、「邏輯定理」、「可定義性」……等等——以及邏輯規則可直接從語法學的概念來引介，而不一定要從語意學概念入手。例如：我們可以列出下面的邏輯規則：

從 $\mathcal{A} \rightarrow \mathcal{B}$ 和 \mathcal{A} ，可導出 \mathcal{B} 。

而不必說明： \mathcal{A} 和 \mathcal{B} 表示任意語句， \rightarrow 表示「如果……，則……」；也不必說明：若 $\mathcal{A} \rightarrow \mathcal{B}$ 和 \mathcal{A} 為真，則 \mathcal{B} 為真。同樣的，我們也可以把「邏輯定理」定義成：「只根據邏輯規則即可導出的式子」；而不必說明：邏輯定理在任何情況下皆為真，不可能為假。

雖然在理論上可能完全由語法學的概念來介紹邏輯；但在實際上，一本邏輯書若不涉及語意學的概念——諸如「真」、「假」、「涵蘊」、「有效」……

等等——則讀者將只學會一些符號遊戲，而不瞭解邏輯在推理上的功能。因此，一般邏輯書大多由語意學的概念入手；雖然也有從語法學入手的，但在介紹過語法學的概念之後，總會涉及語意學的概念。可見，

由語意學的概念入手並不能算是本書的特色（註四）。本書的特色在於對語意學概念解釋之詳細。通常邏輯書在簡單介紹過一些語意學的概念之後，就引進符號邏輯的主題——推論規則。本書則對「真值函數」、「真值表」、「等值」、「論域」、「可滿足性」等語意學概念做極詳細的解說；而對推論規則反而語焉不詳，甚至沒有提供一套完備的推論規則。

本書雖然對某些語意學概念解說較一般邏輯書詳細，但也未做有系統的介紹；因此，它不能做為語意學或模型論的教本。

(2) 採用公理法而不用自然演繹法。所謂「公理法」是把一切有效的句式構成公理系統。詳言之，以某幾個有效句式做為公理，並設計幾條推論規則；一方面，根據推論規則由公理導出的句式必定有效；另一方面，一切有效句式必然可根據推論規則由公理導出。所謂「自然演繹法」是設計一套由前提導出結論的規則，並沒有把任何有效句式當做公理。一般言之，我們若要把邏輯當做推理的工具，則自然演繹法較為合用；反之，若要對邏輯本身做理論性的探討，例如：要證明後設定理，則公理法較為方便。

本書雖然採用公理法，並且對公理法的基本概念做了詳細的介紹；但並沒有把公理系統加以推展，在述詞演算部門甚至連公理都未列出。

從上面兩點看來，本書既不能做爲語意學的教本，又不適於當做自然演繹法或公理法的邏輯課本。它是一本解說詳細易懂而內容不完備的入門書；初學者把它當做參考輔助讀物最爲適宜。

二 原著的疏誤

羅素曾說過：「一本書應該明白易曉或正確無誤，但不可能兩者兼顧。」一本入門書，爲了使初學者容易領會，有時確實需要犧牲某種程度的精確性，這種不精確的地方不能算是疏誤。本節所列舉的疏誤，這種包括這種情形在內。現在把原著中的疏誤列舉如下：

(1) 原著第四十九、五十兩頁（中譯本第五十三頁）說明結合律的地方說：

- They express the fact that the
- grouping of expressions containing
- only ‘.’ as a constant (or ‘V’ as a
- constant) is immaterial to the

validity of the expression.

此處原作者使用「有效性」(validity)是不妥當的。我們知道：使用結合律把一個式子寫成另一式子，其邏輯意義不變，不可能影響其真值；不僅不影響有效性而已。一條規則若不可能影響真值，則必定不會改變一個式子的邏輯意義，因而不致影響有效性。反之，不影響有效性的規則却可能影響真值；例如：本書中的「一律代換規則」RST1（原著第六十九頁，中譯本第七十九頁）不可能使一個有效的式子變成無效，但可能使一個真的式子變成假的。本書此處（第三章第6節）列出 RFI~RF20 等二十個有效式的目的，並不僅要用來導出其他有效式；在第三章第8節中還把它們當做推論規則用來由前提導出結論。因此，必須保證：使用 RFI~RF20 不致影響真值，僅僅不致影響有效性是不够的。若只能保證不影響有效性，則我們只能保證：若前提有效，則結論有效；不能保證：若前提真，則結論真。

其實，原著既然認爲

RF10: (p.(q.r)) ≡ (p.q).r

RF11: (pv(qvr)) ≡ (pvq)vr

是「邏輯的眞」，則「 \vdash 」左右兩邊的式子必然眞值相同；由左式改成右式，或由右式改成左式，皆不可能影響眞值。可見，原文中「有效性」一詞改爲「眞值」(truth-value)較妥。

(2)原著第五十三頁(中譯本第五十七頁)有下列定理：

Theorem 4: A CNF is a tautology if and only if each of its component disjuncts is a tautology.

CNF 是一個連併式 (conjunction)，它的連項 (conjuncts) 都是選取式 (disjunct)，而每一個選取式的每一個選項 (disjunct) 必定是命題變元或命題變元的否定。一個連併式要成爲恆眞式 (tautology) 的充分必要條件是：它的每一個連項都是恆眞式。CNF 的每一個連項既然都是選取式，則一個 CNF 成爲恆眞式的充分必要條件是：構成該 CNF 的每一個選取式都是恆眞式。可見，上列定理中「選取項」(disjuncts) 一詞應改成「選取式」(disjuncts)。

其實，一個 CNF 中所含的選取項必定是命題變元或命題變元的否定，絕無成爲恆眞式的可能。

原著第九十四頁(中譯本第一〇六頁)定理 10 中的「選項」一詞也應改成「選取式」。理由相似，不再贅述。

(3)原著第六十八頁(中譯本第七十八頁)中對於「對應括弧」的說明是錯誤的。按照原作者的說明：一個左向括弧與一個右向括弧之間若含有 n 個左向括弧，而且該右向括弧是該左向括弧之後的第 $(n+1)$ 個右向括弧，則它們兩個是互相對應的括弧。根據這個說明，下列式子中的第三個左向括弧與第二個右向括弧是互相對應的：

$$((p \supset q) \supset (p \supset r)) \supset (q \supset r) \vee (s \vee t)$$

這顯然是錯誤的。現在試擬「對應括弧」的正確定義如下：

- (a) 若一個左向括弧在一個右向括弧之左，且它們之間無任何括弧，則它們是互相對應的括弧；
- (b) 若一個左向括弧在一個右向括弧之左，且它們之間有 n 對 (n 爲正整數) 互相對應的括弧，則它們是互相對應的括弧。

(4)原著第一三二頁(中譯本第一五一頁)把「空類」(null class)寫成「[O]」,這是錯誤的。按照原作者自己在同頁中的註脚所做的說明,「[O]」應該是含有O為元素的單類(unit class),而不應該是指空類。通常用「O」、「 ϕ 」、或「 Λ 」來指空類,但外面不能再加括號「[]」。

三 中譯本的疏誤

中譯本對原著的疏誤並沒有改正。除此之外,中譯本之中還有一些譯者的疏誤。現列舉如下:

(1)中譯本第三十一頁(原著第二十九頁)解釋「等值函應」的地方說:

兩個具有相同的真值表的命辭,我們稱它們為等值的或實質等值。

其中「表」字應刪除。因為兩個實質等值的命題(或譯作「命辭」),只是真值相同,它們的真值表不一定相同。如果真值表相同,則它們是形式等值,不僅實質等值。原著也只說:「相同的真值」(same truth-value),並沒有說:「相同的真值表」(same truth table)。

(2)中譯本第三十七頁(原著第三十四頁)說明用真值表檢驗論證的有效性之前有下列一段文字: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各種真值函應是互相倚賴的。直到目前為止,我們只用真值表

做為說明這種意念之一便利的設計。

這是第三章開頭的一句話(原文是一句話,中譯本譯成兩句)。在第二章,原作者用真值表界定各種真值函數(譯者譯成函應);真值函數有一性質,即:複句的真值是依其所含成分語句之真值而決定的。原著中所謂“truth-functional dependence”即指此而言,並非指各種真值函數間的互相倚賴。

(3)中譯本第四十一頁(原著第三十八頁)把一個例句譯錯了。“He is not both ambitious and hardworking”應譯成「他並非既有雄心且又苦幹」。譯者誤譯為:「他既無雄心而且也不苦幹」。後面這句譯文寫成邏輯符號式是“ $\sim p \cdot \sim q$ ”,而非“ $\sim(p \cdot q)$ ”。

(4)中譯本第五十頁(原著第四十七頁)解釋「適真式」的地方,譯者添加了下面一個句子:

所謂適真是指可以為有效,但不必為有效。

這句說明是原著所沒有的。加上這句說明，不但沒有幫助讀者瞭解，反而導致觀念的混淆。我們知道：在命題演算中有效的句式，在述詞演算中也是有效的；在命題演算中矛盾的句式，在述詞演算中也是矛盾的；但是，在命題演算中適真的句式，在述詞演算中可能不是有效的，可能是矛盾的，也可能仍然是適真的。譯者所說的「可以為有效，但不必為有效」，應該是以此而言。然而，這只是說明有效性在命題演算與述詞演算之間的關係，不能當做「適真」一詞的解釋。況且到第五十頁為止，根本還沒有介紹述詞演算，譯者這句說明很容易導致誤解。因此，評者建議：把命題演算與述詞演算之間有效性的關係，移到第五章第四節（中譯本第一一九～二二頁）去說明。若要幫助讀者瞭解「適真」的意義，則不妨把這句附加的說明改成：

所謂適真是指可以為真，但不必為真。

(5) 中譯本第六十二頁（原著第五十九頁）最後一段文字如下：

從參考公式我們得知，若令 $'Q \equiv T'$ 而 $'R \equiv \sim U'$ ，則我們可把(4)寫成(5)……

原著的文字如下：

... and we know from our reference formulae that, for example, $'Q \equiv T'$ and $'R \equiv \sim U'$, then we may write (4) as: (5) ...

細繹原文的文法結構及其上下文，此段文字可譯成：

舉例言之，我們若從參考公式得知 $'Q \equiv T'$ 及 $'R \equiv \sim U'$ ，則我們可把(4)寫成(5)……

從參考公式得知的只是 $'Q \equiv T'$ 及 $'R \equiv \sim U'$ ，而非「若令 $'Q \equiv T'$ 而 $'R \equiv \sim U'$ ，則我們可把(4)寫成(5)……」。我們得知(4)可寫成(5)，乃是根據代換推行，並非由參考公式。

再者，譯文中「 $'Q \equiv T'$ 而 $'R \equiv \sim U'$ 」內的引號也排錯了。

(6) 中譯本第一〇〇頁（原著第八十八頁）開頭有下列文字：

我們將可看出應用 D_{R1} 常能消除 D_2 , R_{ST1} , 及 R_{ST3} 之使用。

這句話與原文的意思恰恰相反。原文是……

It will be seen that an application

of DR1 can always be eliminated
in favour of D2, RST1, and two
applications of RST3.

這段文字的主旨在說明：導出規則（derived rule）只是爲實際上的方便，在理論上是多餘的，DR1 之使用，可藉 D2, RST1, 及 RST3 應用而消除。譯者忽略了原文的被動語態。

(7) 中譯本第一二七頁（原著第一一三頁）第五章第八節開頭有下列一段很難懂的文字：

讀者……注意到偏稱辨量與全稱辨量記號之間的邏輯運作所生之某一類似性，和邏輯常元 'V' 及 '•' 之間的邏輯運作所生的一種類似性。

原著的文字是這樣的：

The reader may have noticed
a certain similarity of logical
behaviour between the particular
and the universal quantifier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logical constants
'V' and '•' on the other.

此段文字的意思是：

偏稱量詞與全稱量詞之間的邏輯運作，和邏輯常元「V」與「•」之間的邏輯運作，這兩種運作之間有種類似。讀者也許已注意到這個類似性。

中譯本「類似性」一詞出現兩次，致使文意曖昧不明。

(8) 中譯本從第一三四頁至第一五三頁（原著從第一一九頁至第一三四頁）共有五個地方把「可滿足的」（satisfiable）一詞改譯成「可真的」；甚至在同一句話中，有的譯成「可滿足的」，有的譯成「可真的」。這樣很容易使讀者誤認爲兩詞之間有不同的意義。

(9) 中譯本第一四九頁（原著第一三〇、一三二兩頁）最後一段文字未照原著全譯。本書封面上寫明是「編譯」，不關係的地方稍加刪節本無不可，譯者在別處也有所刪節。然而此處却刪得上下文文字不連貫，走失原意。原文大意是說：

多位述詞，乍看之下，與一位述詞無多大差異，所不同的只是一位述詞只規範一件事物

，而多位述詞却規範多件事物。然而，這個差異在邏輯上是很重要的。

中譯本沒有把原著的意思說清楚。

(10) 中譯本第一五一頁（原著第一三十一、一三三兩頁）中兩次出現下列文字：

……定義這八類中之一個或多個……

其實，既然假定該論域只有 A、B、C 三件事物，而這八個類又已窮盡了 {A, B, C} 的所有子類（subclass），則任一述詞必界定該八類中的一類，且僅能界定一類。我們無法想像一個述詞可以界定該八類中的兩類或三類，除非這個述詞本身具有歧義。原著中“one or other”不能譯作「一個或多個」。

(11) 中譯本尚有些錯誤，顯然是由於譯者的筆誤或手民的誤植。例如：「客觀」誤為「容觀」、「採用」誤為「推用」、「字母」誤為「字母」等等。現在只把可能誤導初學者的地方列舉如下（以下頁數都是中譯本的頁數）：

(a) 第五十四頁最後一行有兩個「RF17」，其中第一個應改成「RF7」。

(b) 第八十五頁最後一行「一致」兩字應改成

「完備」。

(c) 第八十八頁第二行「如果 AX 在內……」應改成「如果在 AX 之內……」。

(d) 第一〇六頁第六、七兩行的兩個「p」字都應大寫，

即 $(kv \sim k) \supset (pv(kv \sim k))$

應改成 $(KV \sim K) \supset (Pv(KV \sim K))$ 。

而 $Pv(KV \sim K)$

應改成 $PV(KV \sim K)$ 。

同頁第十四行的式子漏掉一個括弧，

即 $Qv((pvk)v \sim k)$

應改成 $Qv((pvk)v \sim k)$ 。

(e) 第一一三頁第一個論證的例子，結論沒有譯出；但前提既已齊全，讀者不妨把它當做習題，自己寫出結論。

(f) 第一一五頁第三行的兩個「X」都應改成小寫字母。

(g) 第一四五頁倒數第六行的「ii」應改成「iii」。

(h) 第一五三頁倒數第三行「非空範域」一詞

之前應加上「有限的」三字。

(i) 第一五五頁第八行的「 a, R_a 」應改成「 a_m, R_a 」。同頁倒數第五行漏「 k 」字，即

因對任何數來說，……

應改成

因對任何數 k 來說，……

(j) 第一五七頁最末行「明白斷定所有東西存在」中的「所」字應刪掉。

(k) 第一六六頁第七、八行「那麼我就把一個竊盜……」應改成「那麼我就把每一個竊盜……」

(l) 第一七六頁第十七行的「(9) $A \cap B \cup B'$ 」應改成「(9) $(A \cap B) \cup B'$ 」。

(m) 第一七八頁倒數第三行的「第六章」應改成「第四章」

(n) 第一八〇頁第二行右側應加註「依12」字樣。同頁第五行「 $I(A \cap C) \cup I(B \cap C)$ 」應改成「 $I_n(A \cap C) \cup I_n(B \cap C)$ 」。

(o) 第一八一頁第十行的式子，最後一對括弧

內的「 $(S \cap M' \cup P)$ 」應改成「 $(S \cap M' \cap P)$ 」。
(p) 第一八三頁最末行的「 $(A \cup B) \cap (B \cup$

$C) \cup (A \cap C)$ 」應改成「 $((A \cup B) \cap (B \cup C)) \cup (A \cap C)$ 」。

四 中譯本所做的變動

中譯本除做極少部分的文字變動並添加討論題之外，還刪掉原著的進修書目，而以一份臺灣翻印的外文邏輯書目來代替〔註五〕。原著的進修書目中所列的書籍，大多已經過時，刪掉並不可惜。但是譯者附加的臺版書目也已過時了：其中有許多書目前市面上已無法購得，而最近翻印的一些非常好的書又沒有列出〔註六〕。臺灣翻印的外文書大多沒有版權，這樣的書目必然很快就會過時的。

〔附註〕

註一：此書於一九五三年在倫敦初版，一九五七年再版，一九五九年三版。中譯本是根據一九六二年重印的三版本。

註二：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New York, 1967；臺北虹橋書店有民國五十七年的法定臺灣版本。

註三：其他兩本是……

Patrick Suppes and Shirley Hill, *A First Course in Mathematical Logic* (New York, 1964)

W.V. Quine, *Elementary Logic* (rev. ed. New York, 1965).

前一本雖名為「數理邏輯」，其實只是初等邏輯而已。作者選特別指明是為高中學生及大一學生而編寫的。有劉福增先生的中譯本。

註四：羅業宏先生在「邏輯參考書簡介」一文即指出從語意學入手為本書的特點。羅先生此文現在成為本書中譯本的附錄，見〔註五〕。

註五：這份書目是羅業宏先生編寫的「邏輯參考書目簡介」（原載出版月刊第二卷第一期，民國五十五年六月一日出版）。

註六：例如

① Benson Mates, *Elementary Logic* (New York, 1965) 歐亞。

② Elliott Mendelson,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Logic* (Princeton, 1964) 美亞。

③ Joseph R. Shoenfield, *Mathematical Logic* (Massachusetts, 1967) 虹橋。

④ Richmond H. Tomason, *Symbolic Logic* (Toronto, 1970) 雙葉。

簡宛著 • 散文集

葉歸何處

……高中，大學，留學，是國內大多數知識青年一步步向前走的路，簡宛以一位女孩子，大學生，小婦人和旅美女作家的身分寫下了她的感想，回憶，和掙扎，是一本溫暖而充滿愛心的小書，讀後將給您生命的鼓舞，使您更增信心，勇敢的生活下去。

定價每冊18元，優待本刊讀者每冊14元
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郵票通用）

「故國神遊」序

丁中江

「春秋雜誌」是一本報導近代遺聞掌故和史料的讀物，我們希望藉這本雜誌幫助讀者熟悉和認識近代中國。自出版以來，備受海內外歡迎，銷行遍及全球：可惜因為人手有限，資料蒐集困難，所以不能盡如人意，日新又新！

過去若干年來，有一件工作最值得我們滿意，那就是我們從第二年開始，接受讀者的建議，開闢一個「故國神遊」專欄，刊載介紹中國大陸名勝古蹟事物，當讀者敦促我們籌劃這個專欄時，我們甚感困難，那就是不容易請到一位名家長期來撰寫這一欄。非常幸運，也非常光榮，我們獲得華振之先生慨允執筆（筆名李雁蓀）。八年來，這一欄受到讀者熱烈的喜愛，紛紛來信希望作者能把已經刊出的稿件印行單行本，以利隨時閱讀和收藏。現在這本書在讀者的盼望下終告問世，可以說是本刊和讀者們的一大喜訊。

華振之先生大半生時間服務交通界，因為工作關係，使他能夠遍遊中國大陸名山大川。他是書香世家，博聞強記，在他生動而細膩的筆下所描繪的故國風光，讓我們讀後為之嚮往和沉醉，有如親歷目睹。

現代中國正缺少一本報導體裁的遊記，我們看到很多年輕朋友對「老殘遊記」很有興趣，可是我們覺得這本書的文學價值雖然很高，可是他所報導的不是近代中國風物。華振之先生這本新的遊記文學出版後，正可以

填補出版界的這個空白。

更重要的意義是，這本書引導我們漫遊故國山河，我們這一代自由的中國人，離開大陸已經廿多年了，大陸風光隨着時間的奔馳已變得逐漸模糊；年輕人們生長在臺灣或是海外，從未足履大陸，對大陸一切自感陌生。有了這本書讓我們重溫故國景物，也幫助年輕人對故國有了認識，足以增加大家同仇敵愾，光復大陸的願望，因此，本書的出版，就不僅是一本遊記文學問世而已。

當這本書問世之日，春秋雜誌全體同人僅向華振之先生致最大的謝意，並祝健康！

「故國神遊」後記

華振之

明人徐霞客，窮畢生歲月，以事旅遊，足跡幾遍全國，所見名山大川，巉巖怪洞，不可勝數。四十歲以前，老母在堂，尙本「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之義，出有地，歸有期。王太夫人棄養。廬墓三年，服闋，拜別兩尊人墓，再出遊，從此「不計程，亦不計年，旅泊巖棲，遊行無礙」。

崇禎九年（西元一六三六年）秋九月，他和一僧——靜閒，一僕——顧姓，相偕作西南遊，經浙、贛、湘、桂、黔、滇等省，沿途遊覽風景，並窮盤江、瀾滄江之源；出入西南各省邊境夷區，對夷人生活情形，觀察甚詳，記於日記。雲貴總督楊名時曾以其旅遊日記作施政參考。

徐霞客以畢生歲月，爲遊而遊，無枝無求，不受時間拘束，不爲俗務羈絆，所以能够暢所欲言；同時又不畏艱險，故能無奇不窮，無幽不探。清人潘耒謂爲「亘古以來，一人而已。」這些都是一般人所無法企及的。

筆者雅好旅遊，但因於生計，不能如徐氏之毫無羈絆；所幸山川對我，特別有緣，常能於工作環境變換之餘，得親名山芳澤。尤其抗戰期間服務於某運輸機構，其營運路線，遍及西南、西北各省，輒於公差之餘，就近遊覽名勝，此一期間，收穫最豐。

「春秋雜誌」創刊一年，主事者擬闢專欄，介紹大陸名勝，以喚起國人故國薪蘊之思，囑予承乏。事關跋涉艱心士氣，乃欣然應命。計自民國五十四年起，迄今八易寒暑，中間除因治療目疾，休養半年外，未嘗中斷。寫專欄不同於寫遊記，後者爲餘興之作，取捨任意，未遊者固可不寫，已遊者如不感興趣，亦可不寫，一切操之在我，絕對自由。前者則不然。專欄之目的，爲介紹故國風光，對任何名勝地區，須加以報導，不容有所偏廢。既不許因各人好惡而扶擇取捨，亦不能因未嘗遊覽而令付闕如，無已，則唯有求之於志書及有關此風景之人物記載，綴拾成篇，使成完璧。

八年間，先後共得八十篇，約五十萬言，茲先擇二十餘篇，刊印第一集問世，編校既竣，爰述寫作經過如上。

含憂草

陳芳明新詩集

每冊18元·直接函購14元

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



忍聽己之短

陳克環

我國古代幾位有成就的批評家在生前都沒有得意過。孔子雖然『春秋作，則亂臣賊子懼』，他的一部『論語』可以治天下。可是總由於他老人家口沒遮攔，弄得諸王們都不敢惹他；雖然，孔子不惜周遊列國，也找不到一官半職，落到糧食不繼的地步。司馬遷大約也是一位直腸快肚的先生，以至於受人陷害，弄得幾乎性命難保，留得了一付殘軀便一不作二不休動筆寫他的『史記』來作一番評論。

金聖嘆是一位奇才，他評論那幾部才子書，嬉笑怒罵，淋漓盡致，精彩獨到，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許由於他這種人快人快語的作風，開罪了不少人，找個莫須有的罪名便斬了爲淨。

由這幾段文人的悲劇看來，我們擁有極爲優秀的批評人才，却缺乏能够接受批評的泱泱風度。這或者就是

文學評論一直難以成長的潛在遠因。

又因為曹丕說過『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這句話，現代文人便硬要爭一口氣，要就絕筆不寫批評文章，要就專寫頌讚之詞。既然沒人肯做惡人，書商便見勢起鬪，以捧角兒的手法製造紅作家和暢銷書。於是，一片叫好喝采之聲，好像天才迭出，文豪如星斗。天才和文豪們在書商催促之下，幾乎變成了寫書的機器，甚至於敗壞到冒名頂替以牟利。「斯文」之低下，豈止「掃地」而已！因此有識之士便大呼：我們需要文學批評。

近年來，我們總算有福讀到一些深厚結實的評論文章，這類文章往往驅使一個人，將未曾讀到的原作去找來一讀，甚至於將讀過的作品再重讀細賞，我想這便是文學評論的主要功效所在。如果評論者的立場失之偏頗，他的文章或許可以引起讀者對某位作家的注意，甚至於因此而走紅，但是作品的真實價值，總還得經過時間的考驗才得以成立。『白鯨記』雖然是由於後世人發掘而著名，但主要還是由於它真有價值，否則像扶不起的阿斗，把個「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的諸葛亮耗死了也是徒然。

培養評論風氣最大的阻力便是被評論者所表現的態度。如果認識我們之所以缺乏接受批評的氣量，乃由於歷史性的積習成風，也許就會有所醒悟和警覺，強迫自己多一份謙遜，少一份驕縱，利用別人的批評而獲取更上層樓的成就。（原載中華副刊）

我寫本文的動機始於看完第一期的「文季」（今年八月十五日出版，其前身爲「文學季刊」），由何欣、尉天聰二位先生合編之後，因有感於其對文學的態度與觀念稍有偏失之嫌，乃略抒一己淺見，就教於文壇先進。

一、「文季」的風格及其路線

「文季」是一個文學刊物，但是創辦它絕不是爲了消閒。這是發刊詞劈頭的一句話。誠然，「文季」是有其自己的理想與目的，其以衆人皆「醉」（醉於純文學，醉於藝術至上論）我獨醒的姿態復出於今日叢論匯集的文壇之上，未嘗不能再給今日文壇來一劑激勵之效用；但是，「文季」的理想與目的是經過其本身的文學觀而產生的，是完全全站在主觀的立場來立論的。「文學不但應該是生活的反映，更重要的還是如何透過這些反映在現實中教育自己。」（見文季發刊詞「我們的努力和方向」），「文季」所標舉的就是文學與現實生活的不可分，寫實的、功用的文學才是真正具有價值的文學。於是，「文季」一直想從民間藝術中去發掘出一些能够代表基層民間的文化，去描寫基層民衆的社會生活，當然，這樣的藝術不是知識分子所專擅的，也不是士大夫階級或貴族階級所獨享的，它是屬於大衆的，它關心的是社會上每一隅角，每一具有天賦生命力量的一切生物，它所追求的

□君維黃□

從「文季」的風格

談「唯美文學」

也是其認為文學真正的價值所在。「全從民間藝術中去汲取靈感」才能產生優秀的作品，尤其是「在農村、漁村、戰場和工廠」，這樣的作品才更具備濃厚深刻的感人力量，也正因為「文學」主張文學作品與現實生活是必須融合為一的，因而它揚棄了「貴族」式的文學精神，學院派和商業式的文化也是它所鄙視、所不屑一顧的，它欣賞的是有着「入世精神」的藝術，於是它說：「如果還有那麼一種人仍然高蹈於現實之外，以一種貴族的姿態自詡着個人的吟風弄月可以給予人們以永恆的安慰，無疑地那不僅是在自欺欺人，而且也是對藝術的一種姦污了。」（同前）這種論調對於「唯美主義文學」在某一角度上是一項有力的排擊，非但詬病「貴族文學」是墮落淫靡的雕蟲小技，而且譏諷「藝術至上理論」為消極腐爛的文學思潮；然而，這只是從功利的實用的文學觀念上立論，想從藝術至上主義回到藝術功用主義的路上去。所以它大大地非議「文學雜誌」供應了「逃避文學」的哲學背景，又叫罵着傳統文學的美學，原本有孔子、詩經的健康立場，但六朝以後，典論論文、詩品、四聲譜之類啓端，其後又有司空圖詩品，滄浪詩話，以

至七子、隨園，他們在封建制度的意識形態下，建立了一套逃避藝術的美學，遂使歷代文人，終老是鄉，永不思返。對於目前頗引各方爭論的現代詩，則說是今日港、臺文壇上最腐爛的一環。而且指張愛玲們是為「殖民地文學」的中堅，白先勇之流當為「貴族文學」的嫡傳脈絡，而夏濟安等一羣則為「逃避文學」的代表。一言以蔽之，即一個作家必須走出書齋，進入這個混濁的現實社會，不可做個人的言志文學，必須以整個社會的代言者自居，使文學與現實生活合為一，對於文字必須完全寫實，不能有任何潤飾，不能玩弄技巧，否則就是不忠於文學創作，連意象的組合，表現的方法，情節的渲染都是不實在的，空靈的文學作品是無根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觀念是錯誤的，甚至是罪惡的，一切文章當以功利為主，實用為先，否則就是淫靡的、腐爛的。「藝術功用主義」是「文學」所高舉的旗幟，這與唐代古文運動時所喊出的口號——文以載道，是很類似的文學精神，關於這點實是顯而易見的。

二、「唯美文學」的源流及發展

在這一節裡，我並不想詳述唯美文學發展的時代背景，因為這與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相去太遠，而只談到它的淵源及其發展趨勢。

翻開中國文學史，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國文學自古至今發展的曲線，其中「唯美文學」最早應該是濫觴於詩經的國風和二南中，從二南和國風中的作品，很顯然地，十之八九是屬於「非功用主義文學」的抒情詩，那是作者的個人言志；然而，這却是三百篇裡面最精彩的一部分。

在詩經三百篇中，社會詩和抒情詩可以說是分庭抗禮，是最重要的兩大部分了。這恐怕也是社會文學和個人文學最早的分野吧。其中，個人文學的發展，漸漸傾向於唯美的浪漫的路上去，完全是作者個人思想上的反省與自覺，而有超越現實社會的現象。因此，文學便逐步失去其實用的社會功能，而慢慢地蛻變為純粹的藝術了。這些浪漫性的情詩，在後代以倫理道德為基礎觀念的儒家眼中，是得不到重視的，更無論其文學地位了，因為它們勢必放棄文學的實用功能與教化主義，而一意只以藝術的傑出成就為文學的最高目的。雖然如此，但由於唯美主義的特殊文學觀，

使得它在朝代的轉移中，亦得以一股潛伏的勢力流傳下去，雖然其文學的外在形式曾經多次的變換，但它的基本的「藝術至上論」是永不變質的。這種藝術至上的文學觀念歷經春秋、戰國、秦一段不算短的潛伏時期，並無較大的成就，但到了漢朝，便開始呈現出一片新的景象，文學家專重技巧，工於詞句，雖然不免流於浮泛，而與實際相去太遠，但這可算是「唯美文學」的另一起步了。降及武帝，文學乃大盛，辭賦則為這時期的代表，此時文章與政事學術已然分途，文章一道自立門戶，但是這個風尚一到東漢，却隨即又末落了。

其後，中國文學發展到了魏晉，由於曹氏父子的提倡，上行下效，文學乃又呈露蓬勃的氣象，加以彼時清談盛行，流風所及，無不受其影響，人人皆以談玄說理為務，把老子的自然論與莊子的進化論，都應用到文學觀念裡面，於是，文學完全脫離了實用的社會使命，而趨於浪漫的神秘的哲理的發展，也就是說，由為他人的功用文學，一變而為個人的言志文學。在這轉變的過程中，文學已漸次成為獨立的一門藝術。一直到南北朝與隋的二百年間，這才形成了中國文

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唯美文學的極盛潮流。至此，文學

由漢代的諷刺的功用主義，變為魏晉的個人主義，再變為南北朝的唯美主義，經過了這三段蛻化之後，唯美文學已宣告定型。於是，文學轉而對於藝術上的技巧問題，討論得更精密更細緻了，這種現象在文學本身的發展上，自然是一種顯著的進步，許多作家把文學當作一件純粹的藝術品，只承認美是文學上最高的意義。這和西洋文學史上「為藝術而藝術」的極盛時期所強調的「美學的情操」是同樣的傾向。但是，他們却仍然有一個無法掩飾的嚴重弊病，那就是缺乏社會的人生的意義與基礎，然而，只就其文學本身的發展趨勢上來看，它是進步的藝術，依然有它不可抹殺的創造精神與文學價值。此後，唯美文學在各朝代中沉浮不定，或雄踞當代文壇，或淪為學術末流，仍舊是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一支，其所佔的地位自亦相當高的，尤其以晚唐唯美詩的復活更值得一提，其時，唯美詩的重要主張有三：

一、文學有獨立的生命，不是一種改良社會、人生的工具。

二、文學最高的成就是美，美的價值就是藝術的

價值。

三、作者應該注意作品的形式，文字的雕琢，與音律的和諧，而不必去管它的內容和功用。

這三點主張正和顏元叔所介紹「新批評」的理論和方法大致相吻合。「新批評」的第一原則是「就文學論文學」，其要點亦有三：

一、承認一篇文學作品有其獨立的生命。

二、文學作品是藝術品，有它自己的完整性與統一性。

三、所以一件文學作品可以被視為獨立的存在，讓我們專注地考查其中的結構與字質等。

現代歐美的文學批評家，亦大多承認文學作品獨立自主的生命，與其藝術的完整性和統一性，而在故事的結構，人物的創造，心理的刻劃，景物的描寫，體裁的抉擇，氣氛的製造，意象的組合，趣味的發展等各方面去注意，甚且有人窮畢生之精力從事研究，這樣的文學觀在近代已非常普遍，且形成一股龐大的影響力量，目前受其感染的自非少數，而完全接受者亦相當可觀。

英國文學批評家 T. S. Eliot 在「傳統和個人的

本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說過這麼一句話：「藝術家發展的過程是繼續不斷地自我犧牲，繼續不斷地泯滅自己的個性。」這就是為藝術而作的犧牲，為藝術而藝術的表現，他特別強調的是藝術品本身，因而更產生了一種「無我」的藝術觀，將它帶入現代文學的意識中。所以，文學決不是以傳達知識為主的，也不是為了改革社會，或者解決人生的各種問題，它僅僅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用真的美的文字作媒介，來表現我們這一代的思想和情緒。一部好的作品都是想像力 (Imagination) 豐富的，如果缺乏想像來開拓寫作的疆域，那麼，我們無論寫小說或詩歌，都要感到十分枯澀無味了，那種平鋪直述的事實報導，並不能滿足我們「欣賞」的要求。近代文學觀念把想像看成文學中最重要的因素，因為它是美的，創造的，合乎「為藝術而藝術」的基本精神。一般人往往都有一種似是而非的念頭，以為凡是文章皆是文學，這實在是天大的錯誤。而那些抒情言志的詩詞歌謠，被歷代傳統派的固執人士視為雕蟲小技，文人舞弄筆墨的玩藝兒，這種偏狹的觀念，免不了有坐井觀天之病，是以，「文以載道」一派的說法

，早已成為迂腐的歷史成見了。

三、中國近代「唯美文學」的趨向

中國近二、三十年來，「文以載道」的文學觀既然已不符合於時代潮流，「五四」之後又有李金髮的「象徵主義」，和徐志摩的「浪漫文學」作先鋒，加以從歐美流入的新藝術觀的衝激，「唯美文學」乃又形成一道宏大的洪流，不過臺、港目前的文學觀念已糅合了其他各方面的思潮，如：象徵主義，新古典主義、頹廢思想、禪宗思想等，而與原先中國傳統上的「唯美文學」稍有差異。傳統上的唯美文學歷代來都是成單線發展的，而近代却有成整個面發展的趨向，勢之所趨，衆之所歸，因而乃演變成一種「新藝術至上」的理論，也就是「為藝術而藝術」、「為文學而文學」，專門在語與音言律上下功夫，甚至有的還在現代詩的外貌（即格式）上做各種大胆的嚐試，強調感官上（視覺上）的感受，掙脫傳統上各種可能的束縛，開創了各式各樣的文學路線，於是，諸如意象、比喻、暗示、象徵，寫作技巧乃被廣泛地使用，其得

失是另一個問題，但這種披荆斬棘的精神仍然是值得敬佩的，我不想在此遽下價值上的肯定，還是留待後人去鑑賞品評。

但在這裡，我想拿最引人爭論的現代詩來說說（我本人也寫詩，只是寫得較少罷了），就教於各位詩壇前輩。

現代詩自「新文學運動」之後，剛剛解開了外在形式上的桔鎖，於是，便如同雨後新筍般各自打著旗幟嘶喊著，熙熙攘攘的，派別之多真有點令人眼花撩亂，雖然臺、港現代詩壇情形十分混濁，各詩派互相攻訐著，像昔日「現代詩社」和「藍星詩社」的論戰，互不相讓，但是他們却同是「藝術至上論」的支持者，一直在為藝術而藝術著，同是供奉著繆斯為唯一的真神。最近，臺灣的新詩社更是到處林立，像「龍族詩社」、「笠詩社」、「主流詩社」、「暴風雨詩社」……數也數不清了，他們雖非水火不相容，但各有勢力範圍，各自盤踞詩壇一席之地。我不知道中國現代文壇上的紛爭幾時休，但是，可以立下斷言的是：十年內中國近代的「唯美文學」仍然無法完全定型，仍然還不能夠確認屬於自己的恒久形態。所以，要

尋找出這一代的代表性文體，還是得再做進一步的追尋與努力。

價值 四、由「新批評」看「唯美文學」之

自從魏晉南北朝時期，「唯美文學」的地位確立了之後，其對於後世的影響自然是極大的。劉勰文心雕龍有云：「文之英蕪，有秀有隱。隱以複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於是乎士人為文則立巧爭奇，各自追求其理想中至美的極境，或為興趣說（嚴滄浪），或為神韻說（王漁洋），或為性靈說（袁簡齋），或為境界說（王靜安），雖各流派立論說法迥異，然其追求藝術上唯美的基本精神則一，而且他們所為的文學亦必揚棄其他蕪雜的社會因素，而有其完全獨立的文學生命，他們的藝術至上色彩是濃厚的，完整的，就如同音樂和美術一樣，也許像杜步西的月光曲，或者像梵谷的向日葵，同是以藝術至上為其最崇高的理想，這些作品裡，絕不會有任何改革社會的實用思想存在，我們只能從那裡面感受到美，絕對的美，完整的美，但是就像「文季」裡所說的對人生社會發生不

了作用，只是作者個人在文字上的享樂嗎？不是的，「唯美文學」依然有它和緩的慰藉功效的，只是它是間接的，不像「文季」所標舉的「實用主義文學」那樣直接罷了。所以勞榦也會這麼說過：「藝術誠然不能完全脫離人生，但通過藝術的技巧來表現出來的人生，不論是否獲得人們心靈的共鳴，甚至獲得人們的眼淚，但這種『人生』是經過誇張以及改造過的，決不會和真實的人生，銖兩悉稱。所以藝術就是藝術，從藝術的角度來表現的人生，仍然是藝術。」現代的藝術論除了講求表現的技巧之外，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是要做到合乎美的要求，畢加索超現實的畫風，他所追求的亦不過如此。

「文學作品有它自己完整的生命」，這是歷來唯美文學所有強調的一點，「新批評」亦承認這一基本文學觀的存在，所以他強調文學作品的外在關係。「新批評」所謂的外在關係，包括了歷史的和傳記的兩類。歷史的外在關係是指一篇作品所產生的時空背景；傳記的外在關係是指作家本身的生命因素。雖然「唯美文學」的作品也有其產生的時空背景，以及作家本人的生命因素，但這些外在關係對「唯美文學」

的價值來說，並不構成任何影響，唯美文學的作品的生命力量是在於作品本身，而一個作品的價值，亦取決於其本身所表現的美的程度，並非決定於其在外關係的。李辰多教授也將「文學」定義為：「凡作者的意識用意象來表現，而表現時以文字為工具的謂之文學。」如此說來，一個作品的產生是經由作者的意識，用意象的組合，趣味的統一等方法來表現的，當然，它的成功與否是依賴著他的表現技巧了，對於其他的時空背景關係是不重要的，也正因為這樣，所以它跟周遭的社會環境扯不上密切的牽連，更不會刻意地談論「社會實用文學主義」了；但是，它「唯美」的價值依然存在，它的藝術理想依然為大多數文學家所追求著，「為藝術而藝術」的波濤依然在激盪著，縱然時代再怎樣轉變，它是永不會歇止的一支文藝潮流，就像歷代一路奔馳而來一樣。

我們再看看王國維人間詞話裡的一段論述：「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

由此，我們當可很清楚地瞭解：無論是客觀的寫

文學探索

著 燕 柏 林

- 評介鄭清文的小說
- 評子于的「摸索」
- 論「遊園驚夢」
- 評介「嫁粧一牛車」
- 評介「看海的日子」
- 評介「約伯的末裔」
- 從張愛玲的小說看作家地位的論定
- 論「砂丘之女」的生疏之感
- 評日本「講談文學」的宮本武藏
- 源氏物語與紅樓夢
- 從「金色夜叉」看「大亨小傳」
- 從索善尼津看俄國小說的悲夜性
- 論「畢業生」的畸戀
- 論「午夜牛郎」的窩鬱人生
- 田納西·威廉
- 論「秋決」主題的一致性
- 談黑澤明和他的電影
- 評西方文明下的牢騷小說「何索」

書評書目社印行

每冊定價25元 • 全省各大書局均售

質，或者主觀的抒情，是各有千秋，難分軒輊的，何況大多數走客觀寫實路線的作品，其文筆亦經藝術的處理，其內容亦經誇張的渲染，「水滸傳」是如此，「紅樓夢」尤有過之，連諷刺小說「儒林外史」也免不了這層藝術的色彩。

唯美文學雖不是文學的標準形式或風格，但它自有一定的價值存在，乃是無庸置疑的了。不必將寫實主義奉為文學之正宗，亦不必將唯美文學視為腐爛的藝術至上論，任何流派的文學所以都能同時存在，或者互有消長，當然是各具有本身特殊的風格，各領文學上一定的範疇，所以，也各富有文學上某一方面的價值，我們又何必去做任何硬性的肯定或否定呢？

術藝的理管

著德狄·威德奧

譯華振鍾

行印司公書圖流巨月五年二十六

元四二幣臺新價定，頁〇八一

在這工商業起飛的時代，這是一本很適合需要的實用的書。它對有關管理學的一些重要的原理原則，都有廣泛而簡賅的論述，能够帶給你若干新觀念、新啓示。文字深入淺出，身爲公司、工廠、機關、團體等組織的領導人和單位主管，看看這本書，或許有許多地方可以拿來當作參考。

本書作者奧德威·狄德 (Ordway Tead)，是第一個將心理學引入管理學的人，爲「工業心理學」與「管理行爲學」等奠定下良好的基礎，也爲「人羣關係」「人事管理」等開了新的紀元。近年來，工業心理學所探討的，如人類工作的心理特徵、人員的選用、士氣的激勵、員工的適應與滿足、效率的提高、潛能的發揮、以及組織對人格成長的影響等等，都或多或少得自狄德學說的啓示。

全書共十三篇，可以各自獨立，但各篇之間，脈絡貫通，連結一體。第一篇「管理是藝術嗎？」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所謂「管理」，是一個組織中的主管，爲了達成組織的特定目標，所作的有關人力之結合與策進的活動。而成功的管理，不僅須對原理原則有適切的分析與充分的了解，更重要的

• 彬 吳 •

是在這些原理原則的「應用」。如何在種種特殊的情況下進行「應用」，這就是一種藝術。

第二篇，作者討論了「組織目標的本質」。任何組織都有其特定的目標，作爲一個管理者，要設法使每個組織成員都能接受組織的目標，而使組織活動步調齊一，則他本身首先須對組織目標充分了解，並加以分析衡量。

接下去，作者便談到「目標的協調」。作爲一個管理人，要設法使員工們接受組織的目標，必須要找出員工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相通的關係，使之協調一致，然後才能多方激勵，提高工作效率。

「人」的管理爲管理工作的核心。首先，作者從心理學來討論「人類行爲的本質」。人類的行爲，主要在尋求並實現「自我的最大滿足」。這種滿足，並不一定要獲得什麼，有時甚至是自我犧牲。

下面兩篇，作者談到了「民主社會之行爲」和「民主的難題」。廣義地說，「民主」就是共同生活在一個社會裏的人們，盡其應負之責任，享其應得之利益的生活方式。只有在民主的社會裏，人們才能受到平等的待遇，享有平等的條件，而充分利用他生活上

的種種機會，尋求「自我的滿足」。就企業組織而言，民主的管理，不僅可帶給員工們利益，使他們自我尊重、自我驅策、自我成長，且成爲最具「生產力」的工作者，更有效率地去達成組織的目標。

但「絕對民主」是不存在的。在「民主的難題」一篇中，作者列舉出了十項問題：如「多數」是否永遠是正確的？什麼場合並不適用投票決定？民主對平庸大眾是否有效？民主是否會造成「講得太多」等等。但這些「難題」並不是不能調和的，它們並不足以否定民主的價值，也不足以阻遏人們對民主的要求。

在「管理工作的內容」一篇裏，作者提出了三個問題，這正是組織管理的本質：

一、該組織是否能鼓勵並刺激個人的創造力、精力及潛力？

二、該組織是否能消除「以一御衆」的「人爲權力」？

三、該組織是否能激發每一個人在羣體工作中的個人責任感？

而在管理的工作方面，作者列舉了十項重點，都無非是講究如何結合衆力，以達成組織所特定的某些

目標。

下一篇「權威、權力與管理」，作者分析了權威與權力之間的差異。二者雖然都是推動組織作業的動力，但一位主管光憑其地位的權力，卻沒有相當的權威，在管理工作上必然會遭遇到許多困擾。一個成功的領導者，應着重於權威，而非權力。

在「民主領導與管理」一篇中，作者特別強調民主領導是管理藝術的高度發揮。因在民主領導下，每一位組織成員將更具生產力，更快樂而自動自發。

「人事管理的藝術」，作者指出了人事管理的重要性及其內容。在一個組織裏，爲了達成一共同目標，而結合了許多「異質」的人，如何去協調各個人的利害關係，如何使衆人和諧相處，如何使各個人更具創造力、生產力，如何促進組織目標的達成等等；每一地方、每一時刻，均可能有問題發生，如何去應付，並完美地解決這些問題，便是一種藝術。

「合作管理」，談到企業與工會之間合作的必要。在過去，員工與管理者常處於敵對的地位，而現在雙方已經能夠真心誠意尋求合作的途徑。員工們所想的，已不再是「你能給我什麼？」而是「我們能在一

起得到什麼？」在這一篇裏，作者詳述合作的利益，以及施行的方式與條件。如何使員工與管理者建立合作關係，這就是管理藝術的高度發揮。

「協調管理」談到如何使組織的有關部門與人員，瞭解並樂意接受一項新的政策，而維持一致的步調，以順利完成政策或組織目標。這也是管理工作中極重要的一個項目。

最後一篇，作者談到「教育與管理」。每個人潛能發展的方向雖不相同，但人的天份必須以學習與研究（教育）來開發却是毫無疑問的。在這一篇裏，作者不僅討論了管理者教育員工的問題，更特別強調管理者本身教育的重要。作者認爲：完美的管理，需要教育，教育本身就是管理的藝術；教育不但在促進組織作業的完成，也在於促進完美社會的實現。

這本書所討論的，都是有關管理學的重要原理原則，如何將這些原理原則實際應用到組織管理中去，就要靠身居管理階層的人之智慧與匠心。能否發揮管理的藝術，不但是對管理者才能的一大考驗，同時也是企業組織成敗的一個重要關鍵。

淺談佛經讀法

提 闡 壹

「書評書目」創刊號曾刊載拙作「簡介金剛經」乙文。結果頗受注目，向編者查詢有關佛書的讀者不少；編者要我補充說明，並囑我以「如何讀經」為題，介紹幾部佛經、佛學入門書，以及閱讀門徑。當時我未加考慮便欣然應諾，但略一深思這才悚然以懼——茲事體大，「如何讀經」的命意，實非能力所及，於是遲遲不敢動筆。但，近數月來身心交瘁於一些窩囊俗事，一直不曾作任何文字，唯獨此樁心事，朝夕縈迴腦際，無時或忘；而編者催索之函又至。想來也是緣法，好歹盡心而為吧。

這篇文章，不是寫給對佛理已然上路的人看的，也不值得已決心皈依我佛的人一睹；這不是以「正統」佛子立場發言的。「傳燈錄」有一段：「有老人參百丈禪師云：昔住此山，因錯對一語，五百生墮野狐身。」這是指「野狐禪」。但世上多幾個學佛的野狐也不是壞事；我最多也不過一小野狐而已。縱使因此文多墮幾個五百生為狐身也罷。因為悠悠狐羣，還是佛心俱全的啊。何況「百花叢裏過，片葉不沾身」，不唯不住有，亦且不住無；不唯不住無，亦不住無無。誰說這不也是「破我執」？（一笑）說明白一點，本文只配給一般讀書人而想涉獵一點佛理佛學的朋友參考；換言之，對象是：具備了一般智識份子的閱讀能力，並將以研讀一般哲學心理學等書籍的同樣態度來讀經的人。

以下就筆者個人在這方面摸索體會到的碎瓦片礫，分讀佛經的心理準備、入門書、三種讀經法——三部份簡述於後：

甲、心理準備

佛書裏，最困擾學者的是浩瀚無窮的專有名詞，特殊內涵的一些概念；同樣的，這些也正是最迷人的地方。筆者以為，除了最最必須瞭解的以外，少去惹「它」為妙。例如「佛」、「色」、「空」、「般若」、「涅槃」、「波羅蜜」、「因緣」、「五蘊，五識」等，你可以試着去瞭解它幾個層次的涵義，但也無需倒拔蛇尾勉強求解。至於什麼「天人」「欲天」「合殺」「刹多羅」「優多羅」……這些不妨暫且不去理會它；水漲船高，雲開月出，就等它自然應機算了。「六祖壇經」曰：「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個知解宗徒。」這是警惕學佛的人，不要把心智功夫花在博學強記上逞能；跌入智識論的迷宮裏，最多只不過是一個「知解僧」。知解僧永遠是一個「工具」而已。試想：你能順口說清楚一心二力三身四智五時六相七乘八大九漏十宗十一果十二燈……這些深奧玄妙名詞的涵義，對於你的「生活」「悟入」上又有什麼呢？學佛，不要流於「口才」，不要成為「裝飾」，或是「博學」；它是直對「生活」，追求「悟入」的。這是第一點。

和其他宗教一樣，佛教由於經典的譯布，高僧之

弘揚，地區族性的殊異，應機施化，各標勝義，自然漸成宗派。這和我們「野狐禪」的讀佛書沒有太大關係，但若到達某一境界時，可能就會帶來困惑與迷惘了。筆者以為就依自己性之所近，隨緣精進就好。但必須把握一基本觀念：人的心性利鈍各殊，而地分南北西東，佛理不能以一種包裝一種面孔一種語言化世；即十宗三乘，都是應機之方便說法，實則皆歸於一佛乘。故「法華經」云：「十方佛土中，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又云：「諸佛如來，以方便力，於一個乘，分別說三。」（註一）。這是第二點。

佛所說為「經」，諸佛弟子大德發揮經旨，問答決擇諸法性相的是「論」。凡列為「論」的佛書，都經千百年而被承認是佛理中物，自然可盡信深讀。但當代的一些治西洋哲學或心理社會諸學的人士，用現代的學術名詞，不同涵義的概念來分析，比較，推演，涵蓋佛經佛理。另一種是一些「佛學大師」「禪大師」，他們不屑「述而不作」，往往「作」而忘「述」；樹立權威重於宣揚佛的本來面目。這兩方面的著作，筆者以為要讀它的話，一定要放在後頭，不可讓

它先入爲主，以防萬一污染你清淨方寸。進一步建議是：除了最基本的一二本入門書外，總以直接讀一二本佛經爲宜，同時盡可能不看逐句的解釋翻譯；備一部好辭典，直接交通。這是第三點。

讀佛經，不可被一些名數所限圍：三千大千世界，亙古以來，可謂不來不去未生未滅，但形式型態却依時空而推移變遷，我們對佛祖的話和中外聖賢的話一樣，不可以死守浮面的意思，只要把握其根本義理就行，不然反而有損佛理的包容性了。說句笑話，如果要佛祖分解「x加y的平方」，祂一定會被考倒的，但並不因爲這樣而有損其爲人類的真正圓覺者。例如「四大」之說：依俱舍論謂，地、水、火、風爲四大，造作生出一切之色法（物質）。此說顯然不合理化科學；如又：「四生」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後二生之說欠生物學的常識。我們不可因而被限圍。另一方面，佛說的「無爲法」，「有爲法」，「欲界」，「色界」，「無色界」，「八部」等，將宇宙的存在界大大地擴大了，表面上看來似乎「不科學」，但從近年科學家對「反物質」的研究，最新天文學上對天體的新發現等推論，佛對存在界的看法，也許

大大地領先於現有科學的見地呢。總之，但望直悟善提，以佛心亮我心，進而求得佛心我心合一，不必計較名數的斤兩。這是第四點。

乙、入門書

佛學的入門書，在此只推介兩本；兩本均由商務印書館印行，前者每冊八元，後者十二元。

一、「佛教概論」，黃士復著。本書雖然篇幅極少，點到即止，但提要勾玄，靈光隱若，雖一斑亦可略窺其全豹；就「野狐」來說，的是一本最適用的好書。

本書分十一章，第一章「總說」，對佛教名義，佛祖來龍，經典結集與分藏分部，大小乘別，佛教東來等各端作最簡潔而必要的敘述。第二章至十一章，分別說明中國十宗的緣起，說法勝義與提要，依據經典等等。可謂犖犖大者，眉目清楚。筆者以爲初結佛緣的朋友，讀完這個小冊子，就可以直接讀經了。

二、「原始佛教思想論」，木村泰賢著，歐陽翰存譯。這是一部較深入而詳盡的佛學概論書，部份義理幽奧難懂，但敘述詳慎，曲盡妙旨；尤其譯筆雅馴

（筆者未見日文原文，不敢妄言信違與否），全無苦讀譯書之憾，所以雖然深奧，倒也不嚇人。

本書第一篇先說佛教史與簡單的教理綱領。以二三兩篇分攝苦集滅道四聖諦，作很詳密的敘述。苦集兩諦是有情世間流轉的因果；滅道是還滅的出世間因果（註二），凡此生命之大事，亦即佛理的精要都歸納在這裏。其中第二篇「事實世界觀」（苦集二諦論）中，「世界的原理之因果觀」，「有情論概要」，「業與輪迴」，「十二緣起論」，「存在之本質論」等，都是讀來興味盎然，且極能引人起信的。筆者以為能具備這部書的一半「智識」，也就大可讀佛經了。

又：由「菩提樹」雜誌社出版，方倫編的初、中、高級「佛學教本」，也可以當作入門書看；同社出版，于凌波著「向智識分子介紹佛教」，也可以一讀。

此外，必須具備一部佛學辭典。（一）「菩提樹」出版的「實用佛學辭典」，比較簡單實用。（註三）（二）北市濟南路二段四四號「華嚴蓮社」發行，丁福保氏編「佛學大辭典」，分上中下暨卷首（索引）精裝四

冊，大概是目前最完備的一部，售價四百元。無郵購帳號，可先以明信片聯絡，然後匯款郵購。

丙、三種讀經法

一、嚐試的讀法：泉水冷暖，唯有入口自知；佛法如何天花亂墜，不讀真經都沒用的。所以請親自嚐試吧！如何嚐試？那就是請選讀一部佛經。至於哪部最好？筆者以為選篇幅最少，最易瞭解，最具日常性，或最合智識分子「口味」的為宜。依這個標準，試列幾種請參考：「金剛經」「阿彌陀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妙法蓮花經」「觀音經」「六祖壇經」……等。

就以筆者自身說，是先讀「金剛經」，後讀「六祖壇經」，再後兼及「阿彌陀經」「瑜珈師地論」「大智度論」等。其實就「金剛經」「六祖壇經」這兩部，够我一生咀嚼體會矣。茲條列二經各兩種註疏：「金經析義」，「明性法師」編述，北市南昌街二段十普寺，「中國佛教」雜誌社贈（註四）。篇帙適中，簡潔扼要；是最合於「讀一經」的本子。「金剛經講義」：江味農遺著，四十餘萬字，闡釋詳盡，見證

獨到，是一部利鈍均可的好講義。(註五)「六祖壇經箋註」，丁福保註本，北市館前路六七號「維新書局」印行，無郵購帳號，售價？「六祖壇經註釋」，高雄大樹佛光山「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郵帳四一三〇〇號，售價三十元。是東方佛教學院畢業生集體編註者，頗為詳盡且有白話譯文。案：國學程度好的可讀了本，反之讀此本亦可。

二、專一宗派的讀法：在(甲)之第二點已提及，由於族性與個人根機等的不同，為方便說法而有分乘立派的情形；各派有各派的勝義，也自有其依據的經論。如果因「嚐試的讀法」，倒喫甘蔗，越喫越甜，那麼就可以依自己心性之所近，在一宗派依據的經論中，選幾部包羅較完整而篇幅較小的，按部就班研讀。

案：近代最盛於國內的是法相宗，智識份子最喜歡接受的是教外別傳的禪宗。茲分別列出二宗重要經論於後：

(一)法相宗(唯識宗)：本宗所依經典有「六經十論」。六經是「華嚴經」，「楞伽經」等。「華嚴經綱要」，每部三十二册五百元，購買辦法同註三。

十一論是「瑜伽師地論」，「大乘莊嚴論」，「二十唯識論」等。其中「瑜伽師地論」一百卷最有名。中譯本是玄奘法師所譯。本論是說明修持的大師們，如何由窮理盡性、了悟性體，而入大乘證道之次序，也就是分析學佛證得菩提涅槃的階梯的寶典。在北市林森南路四四號「真善美出版社」可購。精裝五册，四百元，郵撥一三二五二號。又：相宗名家的「慈航法師全集」也是一部可讀性極高的好書。計十二册，一百元，可向汐止彌勒山「慈航堂」洽購。

(二)禪宗：「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禪宗初典。「六祖壇經」是佛理精義，以我們自己的文字，作最淺白，最合國人閱讀的偉大著作。

其他另列三種有關論籍：

- 1 「指月錄」(精六册，四八〇元)，「續指月錄」(精二册，三八四元)。
- 2 「景德傳燈錄」(精一册，六四元)。
- 3 「大智度論」(精二册，一六〇元) (註六)

其他「碧巖集」「無門關」等輯錄公案或指評公案(註七)的書，也「很有意思」，可惜坊間大概買

不到。

三、禪宗爲主相淨爲輔的讀法。第二種讀法，筆者以爲是一種準備皈依的讀法。所以經過第一種嚐試性歷程後，似乎可以以禪宗的經論爲主（還是那句話：一個智識份子的讀經），而輔以「法相」、「淨土」二宗。「淨土宗」的主要經典有三：「無量壽經」、「阿彌陀經」、「觀無量壽佛經」。其中「阿彌陀經」最普遍。坊間有「阿彌陀經要解講義」，精一冊，四〇元，購法同註三。

爲什麼提出法相與淨土作爲輔佐，道理說來怕要連篇累牘。簡單說，禪宗很引人，很迷人，合於智識份子「發揮才華」，也正因爲如此，有點「危險」；尤其略識西洋哲學心理等學皮毛的人，眞怕把趙州和尚拉去跟「嬉皮」們抽大麻煙去呢。不然像某大學者罵名禪者爲「騙人的」，也是很「難過」的事。法相的心理學說是最嚴密細緻的；而淨土力主以簡馭繁，一誠信行。讀佛經，縱使野狐禪也罷，畢竟還是一種學佛。學佛須三學俱修。何謂三學？戒、定、慧就是。戒，防非止惡也；定，息慮靜緣也；慧，破惡證眞也。在此不談戒定慧的涵義。只是提出三宗配合，由

瀏覽而精研，而起信，而守戒，而證道。然則西天路上，誰說人少？血雨腥風，到底也有晚晴時分啊！行文到此，不覺又是一笑。佛祖保佑！

最後再推介幾本有關著作與期刊，以供參考：

一、「弘一大師傳」，陳慧劍著，計三冊，三民書局出版。本書曾得中山傳記文學獎。

二、「菜根譚講話」：聖印法師編註，北市士林華榮街五四號「大新書局」經售，二十元。

三、「人生的解脫與佛教思想」：木村泰賢著，巴壺天、李世傑譯，協志工業出版公司發行。十八元。

四、「佛經選要」：二厚冊，二百元，是由各種名經摘要選輯而成。郵購同註三。

五、「菩提樹月刊」，中市國光路三六五巷三七號，該雜誌社刊行，一年一百元，零售十元，郵帳：「中二〇二三四號」。

六、「獅子吼月刊」：北市吳興街松山寺該雜誌社刊行，一年八十元，零售八元，郵帳：「一三三三五號」。

七、「中國佛教」：北市南昌街二段十普寺，該

雜誌社刊行，有贈閱。郵帳「一〇四七九號」。

註(一)：小乘分聲聞、緣覺二乘，與菩薩乘（即大乘）合為三乘。

註(二)：二者皆先果後因者（苦、集、滅、道），果易見，因難知，故先示苦果令其厭之，然後使斷其因，又舉涅槃之妙果使樂之。然後使修其道也。

註(三)：三本「教本」售價是六元、八元、八元，手著是十二元，實用佛學辭典二冊二百元。郵帳「中二〇二三四號」。

註(四)：「贈書」云者，是否繼續不得而知，本文開列各書亦係一年前所訂者。

註(五)：此書正在集資再版中，可付三十元附印費，得一K金縫線本，流通處與註三同。三月後出書。

註(六)：三種有關論籍均「真善美出版社」售出。

註(七)：「公案」是古代禪師的警句，偈語，師弟間的應對，指示，質疑等，藉以令人開眼見光，直入禪悟。

註(八)：除本文所提三種讀法外，筆者以為尚有「專家的讀法」一種，即依釋迦佛自證道出來說法到入滅，五十年間分五個階段所說的經典，以及其弟子們的重要論著，照順序摘要研讀。這是大「佛學者」的事，此處從略。

註(九)：附帶說明一點：佛書繁富，佛理難解，與其獨自摸索，不如找一明師妥當，這就要看緣份了。

一個讀書的故事

亮 軒

在記憶中，我從小就喜歡書，這多少與家風有關。家父畢生在大學中執教，經常一天十數小時的沉浸在書房裏。他不但讀，而且寫。他讀的書不僅是他在學校授課的有關科學書籍，舉凡文學、政治、小說、綜合性刊物、武俠小說、漫畫、連我小學時從學校中借來的「兒童讀物」，他也都一一順手瀏覽一番。家裏什麼玩具都沒有，只有書，因此書也就順理成章的成了我唯一的玩具。兼以只有一個同胞姐姐，平日客人又少，就是想玩，也玩不起來，書也就是我們全家的共同伴侶。

父親從來沒特意告訴我讀書如何的好，也不需要鼓勵我們讀書，倒是時常提醒我們別爲了一些「閑書」就誤了正課，可是那些「閑書」可真就誤了我不少正課——導致留級三次的紀錄。爲了「不好好讀書」，也挨了不少打，但還是遏止不住我看「閑書」的興趣。教科書，我不是沒興趣，問題在於教科書太薄，開學註冊領了書回來，不消一個禮拜，除了算術，就已經把全部的書讀過一兩遍了，從此便再也提不起勁去翻它們。到考試時，又側重記誦，更覺乏味，怎麼背也背不下來，不及格的科目常常比及格的多。上課時依規定照例要在課桌上攤開一本教科書，我無心聽講，不是偷偷的翻閱膝蓋頭上的「私書」，便是在教科書的留白處畫圖，居然因此奠定了對繪畫的興趣，至今不衰。從小學以至高中，我讀的書幾乎全部都是「閑書」。

既然是閑書，我自然不會以嚴肅的心情去讀，大半看過一次也就算了。童年跟少年時代的記憶力較佳，很多篇章的內容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只是不能默誦詳細的字句而已。

幼年時得到的第一部書是「兒童知識」，好像是週刊，上海的什麼書局出的，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家父遠道歸來，帶了這麼一部書作禮物，厚厚一大疊，有五十多冊。我當時至多不超過六歲，當然有許多不認識的字

，好在該刊以插畫為主，看看圖大約也能摸得清意思，這套書反反覆覆看了很多遍，初上小學一年級，便能在「說話」課向全班同學講書裏的故事。每一次說話課都是我自告奮勇的講故事，到最後故事都說完了，同學們還是央求我把說過的幾個故事再說一遍。可見那套書已經訓練了我的表達能力。有時爲了取悅同學，自己添枝添葉的加上了一些情節。

「兒童知識」予我的好處並不止此，重要的是培養了我對世間各項事物的好奇心。在十歲以前，頗醉心於兩種書籍：自然科學與童話。自然科學的常識幫助我了解周圍的環境，一花一鳥一蟲都能激發出我的求知慾。在十一、二歲之間，我參加了學校課外活動的「自然組」，跟着老師到野外去採集植物標本、昆蟲標本。可惜手工拙劣，更兼以粗心大意，做出來的標本老是不成樣子，甚至破碎不堪，辨別不出原來的面目，因此也減低了不少做個科學家的興趣。但對自然科學，尤其是動物生態這一方面的書至今仍然極有興趣。當時每逢假日便要去做動物園，有一次還逃學跑到動物園去玩，身上的零用錢不夠坐車，便一直從住的和平東路走去走回，回到家裏時天都黑了，撒了個說掩飾過去。後來並沒有繼續向自然科學這方面發展，想來必與初中一年級的「博物」課有關，博物課本中全是些紙上談兵的玩意兒，什麼細胞分裂啦，葉脈的構造啦，只有一些乏味的黑白插畫，看不出什麼苗頭來，老師的顏色粉筆怎麼樣也不能取代顯微鏡與電影片。上課時我提出的問題特別多，考起來分數特別差，興趣便一直停留在浮面的動植物生態階段。第一次看顯微鏡大約已過二十歲了，那時早已走上所謂文學的路子。不過對自然科學的簡單愛好，幫助了我如今感受到環境污染問題的重要性，並且能對動植物付出比常人多幾分的愛。書本予我的知識很有限，但絕不能否定書本觸發出來的觀察習慣，由觀察自然而到觀察人際關係與社會、政治種種比較複雜的問題。同時，我也很少「動手動腳找材料」，只憑直接的觀察與獨立的判斷下結論，自信尚能中肯客觀。

童話故事在童年予我的震撼力是很大的，因爲書中情節強化了思想力與感情。大概在八歲到十歲之間，讀過的是「西遊記」、「封神榜」、「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金銀島」、「十五小壯士」等書，這些

「閑書」有一半以上是在電線桿底下看的，因為在家裏、學校裏看這些書可能會挨罵，都比不上在電線桿子下讀來放心自在。天黑了又有路燈，方便之至，唯一的遺憾，是路燈不夠亮而弄壞了眼睛。不到十歲便架上了眼鏡，當時我是全校唯一的「四眼田雞」——這是同學們封的外號。小學四年級以前，學校分上下午班上課，我常常捏造藉口下午不歸或是上午便出家門，帶了便當跟「閑書」躲到沒人的地方看書、抓蟲子、遲到與遲歸幾乎是例行的事。

當時臺北出版的漫畫兒童讀物分成兩大類，一種是中國的武俠漫畫小人書，長方形、橫翻、有一百多頁，這種書是書攤租的，書攤旁邊放着幾張矮長椅子，小把戲一個挨一個的聚精會神的擠着看。學校跟家長都一律禁止孩子看這種書，如今想來，或因其中描繪的全是怪力亂神的故事之故。我對這些書沒什麼興趣，總覺得比不上學校圖書館中的童話故事够味兒。記憶中只翻過一本劍俠的故事，大概還沒看完就還給書攤了。那種書一毛錢可以租一兩本的樣子。另外一種漫畫書，描繪的是西方讀物的故事，例如「乞丐皇帝」、「格列佛遊記」、「孤雛淚」、「千里尋母記」等等，畫得好、內容也動人，偏偏書攤不租這種書，學校圖書館又沒有，我的課業概在「不列名」之列，不敢跟家中要錢買來讀，便向同學借來看，有時就在同學家裏看。到了吃飯時間人家邀我同桌用餐時，我却不敢吃，死賴着不上桌子，又死賴着不肯回家，人家在吃飯，我獨自一人看漫畫書或是別的書，常常磨到晚上八、九點才回家，回家後又不好說沒吃過飯，只推說跟同學一塊溫習功課弄得那麼晚才回來。有不少個夜晚，是餓着肚子上床睡覺的。比較接近的幾個同學的藏書都被我讀完了，就到書店中讀書，書店老板娘並不太「儒雅」，對這個光看不買的小客人不怎麼歡迎，有時甚至問我買不買，告訴我不買就不要亂翻。爲了維持自尊，我偶爾從家裏偷了錢向她買一兩本書來看。偷錢的事被發現挨了痛打以後，就改用分日分店的看一本書的辦法來揩油看書。看的是別人還未賣出的新書，翻動當然要特別小心，於是養成我至今謹慎翻書的習慣，一定是從側緣以姆指翻開，絕不從頁角以食指與姆指夾翻，留下褶痕。沾口水翻書的方式當然更是不取的了。

在家裏附近的書店很少，當時年紀又小，不敢隨意到城裏的重慶南路逛書店，大部頭的書只有向學校的圖書館借來看。我唸的是北師附小，當時圖書館以配給制借書，由「文化股長」向圖書館領來幾十本書，發給大家，一人一本，由不得你挑，有時分到的書已經看過、有時程度不及、有時興趣不對，很少碰到令我滿意的書。有一次我得到一本水滸傳，正對了胃口，可惜限定要在一週內歸還，根本還沒看上幾回就被收回去了，心裏着急得不得了，怎料皇天有眼，讓我在父親的書架上找到了這本書，發了瘋似的把它讀完，過癮極了，爲了這部書耽誤了許多家庭作業，少不了惹得挨了頓打。第一次讀「水滸傳」是在小學四、五年級間，那股熱勁至今不減，近二十年來，還是常常讀水滸，目前自己擁有好幾種水滸的版本，雖然從來沒寫過一篇關於水滸傳的論文，但若是耍聊水滸，自信足可作竟夜之談。尤其是後來讀到了金聖嘆的貫華堂批本，更是大開了眼界心鏡。這部書激發了我讀中國通俗小說的興趣。從此一連串的看了「小五義」、「江湖俠義傳」、「拍案驚奇」、「今古奇觀」、「石點頭」、「西遊補」等書。在十二歲以前，也曾翻過「鏡花緣」、「聊齋」、「儒林外史」、「老殘遊記」、「紅樓夢」等書，但都未卒篇，畢竟見識不及，難以體會其中滋味。那部鼎鼎大名的「紅樓夢」，當時只覺得太噁噁，書中人一天到晚忙不迭的吃大菜穿華服，說些無聊話。「儒林外史」予我的印象，只是他們一個勁的送銀子，送來送去送不完，五十七回便如此「送」掉了，真令人不耐。聊齋則艱澀難懂，一則嚇人的鬼故事都碰不到。鏡花緣則嫌其無連續性。

考上初中，父親給我的禮物是「開書禁」，並且主動的替我租武俠小說來看。他爲什麼如此做，一直沒機會問，只聽過他跟客人談笑時打趣說武俠小說的情節最讓人覺得痛快，好人活着，壞人死了，天地間沒有比武俠小說更合理的事情。但我的興趣却轉到福爾摩斯探案之類的推理偵探小說方面，並且開始看科學性的書刊，十餘年來從未間斷。那些科學性文獻，無異乎「真實的神話」，很吸引我。同時從教科書中認識了朱自清、徐志摩等人，開始一本一本的讀他們的散文與詩。初中二年級的時候，從建中校門口推腳踏車的舊書販處買到了一本明秋水的詩集，名爲「陽明山之戀」，那本書的最動人處，是有很多真蹟影印的詩，似乎不待我讀，只看

一眼就會被詩人的感情震懾住了。明秋水有時用毛筆寫、有時用鋼筆、鉛筆寫，字體秀逸奔放。我時斷時續的翻了好多日子，偶而也詩興大發的來上兩首，詩絕對是不成樣子，寫的是什麼自己也不記得了，但寫詩之際的忘我狂熱之情，至今猶能回味。對別人的詩的好壞我沒資格批評，但那本書在我的讀書生命中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讓我知道文字與詞句居然還可以搓捏出另外一種迥然不同的境界。這種想法到看了余光中的詩以後益發濃厚，但那已經是十年後的事了。

從初中一直到高中畢業前，家裏不太管，看「閒書」的機會大增，當代名作家的作品，很少有遺漏的，但也只是零散的看，從來沒看過什麼人的「全集」，有一半以上是從報紙副刊上讀到的。那個階段對小說的興趣不如散文雜文高，太長的散文也沒興趣讀，長篇大論只限於傳記跟記實，可能因為正值發育期之故。十二歲到十五歲中。讀了好幾本傳記，如「弗蘭克林傳」、「瓦特傳」、「貝多芬傳」、「愛迪生傳」、「林肯傳」、「牛頓傳」、「諾貝爾傳」、「甘地傳」、「巴斯德傳」等等，每看完一本傳，便要立一個志，也不知道立過多少志了。中國歷史偉人的傳記很少讀到，一方面是不容易在書攤書店見到，二方面是不若翻譯的傳記那麼生動。記實的書籍也一樣，多半限於近代史上的大事，如「轟炸廣島記」、「二次大戰回憶錄」、「歷史的漏洞」（程曉善著，記海南島淪陷始末），「亞洲紅禍記」之類。注重真實事件與人物的了解，是少年時代讀書的一大重點。

有系統的接觸中國古代典籍很晚，看的書也很少。初一的國文教科書上有一篇「荀巨伯」的故事，選自「世說新語」，老師教過以後，感觸頗深，就把「世說新語」拿來看，看來看去，也不明究裏，倒是對那本書篇首的「燕丹子傳」極有興趣，數不清到底讀了幾遍，整個差不多都懂了，只餘下「烏即白頭烏生角」跟「吞舌而死」兩句不清楚，到了多少年以後才弄明白詞義，以前的幾年之中也沒跟人請教過。初中二年級時頗醉心於「曾文正公家書」跟「論語」，「曾文正公家書」不難懂，講的道理淺顯紮實，頗有「泥土味」，真讓人覺得人人可以為聖賢。「論語」則好在有白話註解，越看越覺得有理，每週週記都要挑一兩段申論申論。當時的國

文課一度是胡自逢教，此公不論上那一課，都能把論語引證上去，他在講臺上背誦，我便學着他的四川腔在底下連句子，鄰座同學每每另眼相看。在他們眼中我大概是個怪人，一個以遲到、曠課、逃學爲家常便飯的人，怎麼能背課本以外的「論語」？下課時，我又以山東腔翻改孔子的句子娛樂同學，娛己娛人，教已教人，現在想來還很有意思。

大規模的讀文言文的書，是在讀過胡適之的「中國哲學史」之後開始的，那時已在十六、七歲的高中階段了，一日偶而買回這本書翻閱，驟然間發現中國古代聖哲的廣奧，興奮不已。說老實話，那本書我至今還有弄不懂的地方，但是已經令我下定決心要看看古人的本來面貌了。我的程度不高，非得借重白話註解不可，所以看的也不多，只一知半解的看了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等重要的書。接着又讀了包括「語譯」的史記、左傳、國策等書，是世界書局的「精善本」，翻得不甚妙，一直到二十歲左右讀了一本「東萊博議」，才提起我重讀那幾本「精善」的興趣。胡適之的「中國哲學史」引發了我的「哲學時代」，斷斷續續讀了趙蘭坪譯的高潮武次郎的「中國哲學史」上中下三卷，看來比胡著生動。大概是因爲該書不像胡適那麼喜歡長篇大論的反覆懷疑吧？西洋哲學看得也很少，僅止於「西洋哲學史話」、「哲學的趣味」、「方法導論」等翻譯的書跟啓明版的一些哲學小書，但興趣却很高，以後因讀了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不自覺的把學習重點轉向文學作品，開始痴迷詩、詞、散曲。尤其是二李的詞，美得令人不住的搖頭嘆息頓腳。提起毛筆默寫二李的詞，是我在藝專時代的消遣之一。連帶的也開始讀元雜劇、莎劇、現代戲劇的許多作品。藝專的三年，是我平生學校生涯中唯一不覺得讀指定讀物或教科書是苦事的時代。每值寒暑假，宿舍中的同學都走光了，我一人「霸佔」了六個人的房間，把要讀的書堆在桌子一角。每天規定自己該讀每本書的多少頁，讀過一本便移到另一角，不完全挪過去不上床。這種強迫自己讀書的法子有個很大的缺點：不求甚解。因此到後來我又強迫自己作眉批、夾批、筆記、心得。初時疲累不堪，檢討結果，是「思想方法」沒弄好，乃自修邏輯，用五色原子筆作筆記卡片，增加效果，又有美的情調。後來偶而讀到商務張明仁編的「古今名人讀書法」，很高興的發現那時用的方法與一

部份學者的方法暗合。

有了方法上的認識以後，我開始把要讀的書分爲三類：雜讀、精讀、選讀。

雜讀的書，是指那些可以在車上、路上、枕上、廁上、飯桌上看的書。大半是小說、散文、詩、雜文、雜誌、副刊之類。這些書刊份量小，可以放在口袋裏，價錢便宜，萬一丟了可以再買一本。內容與文筆都較淺近，不必要有工具書輔助。萬一有事打斷，隨手擱置後再看，比較容易理出當初的思維與情感，接下去再享受。只有一個「缺點」，就是這類書經常令人愛不釋手，因而影響了爲「精讀」「選讀」而排定的時間表。同時看了某一作家的作品之後，忍不住又急急的到城裏去買他其他的作品來看，便打破了整個讀書計劃。但我總覺得讀書應以過癮爲重，就時常把自己「放逐」到這種了無牽掛的伊甸園裏。看這些書，我不必正襟危坐在的在每頁空白上大書「懷疑」「印證」等的眉批，也不必緊張兮兮的提醒自己「以天下爲己任」，很少要考慮到「生命是什麼」之類的嚴重問題。由於好逸惡勞的疏懶之性，這類書讀得最多。如今寫不出一篇硬性文章，通不了任何一門學科，與此也有關聯，懷有大志的讀者實應引以爲戒。

精讀書則指爲世人奉爲經典的一些名山鉅論。中國古典文、哲、史作品概在此列。但我精讀的書極少，算一算不會超過三十冊。讀這類書我切忌限定自己非讀完某些篇章不可，而以筆記的多寡爲準，嚴格要求字字句句都懂。不懂的話便查，查過還是不懂，便猜，從上下文揣摩文內的意思，不用「直譯」，改爲「意譯」試試。試出來後把一種或幾種說法記在紙上，以備請教老師。有時老師也說了我也不清楚，那就可以來個大膽的假設，假設古人自己在當時也沒表達清楚，尤其在文學批評的一類文章中，這種事情並不新鮮，如詩話詞話藝術評論等等，幾乎不能避免使用一些含渾不清的詞句。另一方面，是須要認定自己讀的書還不够，學識經驗得要再增加幾年的工夫才行。讀「文心雕龍」、「滄浪詩話」、「典論論文」、「人間詞話」、「指月錄」等，一定會令人生出如此的感嘆。要是某一本被列爲「精讀」的書一直連續產生這些困難，這時只有放棄一途，把它列爲「將來精讀書」，這是我這個懶人的懶辦法，我實在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路子。讀書可以吃苦，却不能受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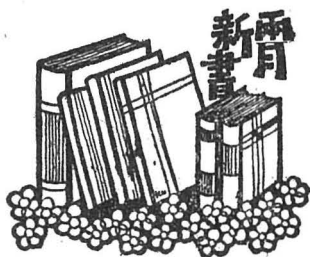
，再好的書，變成加諸於我的刑具，只是敬謝不敏了。

除了作感想筆記外，查出的存詞註釋出處，小的記在書上，大的記在紙上，讀完之後，紙片、筆記、書，三者置於一處，那是一本真正屬於自己的書。我自己澈底做到這一層的精讀書只有四本，其中兩本還是從「雜讀書」移過來精讀的。好在自己從未想要成立名山之業，在書頁空白處填寫，也很坦然了。

選讀書包括的是大部頭書，如四史、三通、十三經、明儒學案、昭明文選、文苑、古文辭類纂、全唐詩、全宋詞、全元曲、飲冰室文集之類。要從頭到尾細細看完這些書，依我目前的條件，幾乎不可能，只有在讀到其他書中提到時，或是特別有興趣時，為寫文章必須參考時，選取一段來讀。這類書買起來有時不便宜，只好從圖書館借來看，當然不能在書上任意塗抹，我的辦法是勤翻字典，大致了解便可。讀選讀書時，我通常跟自己妥協，以「不求甚解」自我安慰。只要知道文中說的大致是怎麼回事，就很心滿意足了。章太炎開出來的那套必讀書單，我有生之年似乎是無暇全讀精讀了。人之生也有涯而學海無邊，知我者必不罪我。

從學生時代悟得的讀書方法，至今仍沿用不歇，自覺見解較從前亦略有長進，這該是讀書之賜。不停的讀了這些年書，無形中學得兩種本事：一是買書。我很少買進事後自己後悔不該買的書，對於時下一般書籍的作者、出版者、裝訂、版樣、美術設計等因素已經有點感應力，每能在還沒翻閱之前就知道自己需不需要。另一種本事是遇事比較冷靜。世間能讓我生氣的事情越來越少，所以很少與人爭執。書告訴了我天下看來有數不清的「標準」、數不清的「真理」，其實在冥冥中只有一個標準，一個真理，只是還沒弄清楚。無數的作者都在想法子促成無數的標準與真理的齊一化，大智大慧的人不停的在朝這個方向努力，我至少不該背道而馳的扯他們的後腿。我想這該是讀書人最起码的消極責任。

讀書之予我，既非有所求，也非無所求。真想得到的，只是個很不具體的「心安」。自覺已經無聲無息的邁進了心安的伊甸園了，所以也打算繼續這麼樣的讀下去。但願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來臨時，我還能跟夜闌人靜的現在一樣的心安。



黃士旂

日本簡明百科全書

日本簡明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編，六十二年二月，臺北中華學術院日本研究所印行，（華岡書局經銷，郵撥六〇五七號），十六開本，八四三頁，精裝六〇〇元

本書由中華學術院日本研究所邀請熟悉日本問題之專家學者八十餘人，就日本之歷史、地理、政治、法律、經濟、文化、宗教等而與中日兩國有關者為主，無論古今，悉為收採。以日本平凡社「國民百科事典」一書為藍本，參考日本其他文化及歷史等辭書，彙輯而成。辭目有三五〇〇條，附有「常用漢字表」、「遣使表」、「內閣表」等十八種及羅馬字辭目索引，凡一百五十萬言，為研究日本之基本工具書，每條文下，均有執筆者署名。

發展中的存在主義

郎昆如著，六十二年四月（再版），先知出版社出版，（郵撥一八五一九號），三十二開本，一五七頁，

定價二十元，（先知叢書三）。

本書作者曾獲西德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現任臺大哲學研究所教授，在五十九年回國時，發現國內籠罩着一片錯誤的存在主義學說，其中有悲觀的灰色思想，也有瘋狂漫罵的主張。爲了指正這些謬誤，開導正統，便將年來在各地的演講稿如「存在哲學的歷史概觀」、「存在主義的希望概念」等十數篇，彙輯成本書。（楊）

卡繆的眞面目

傅佩榮編，六十二年四月，先知出版社出版，（郵撥一八五一九號），三十二開本，一九八頁，平裝二十元，（先知叢書八）。

編者現就讀臺大哲學研究所，曾譯有「從上帝到人」、「語意學的全面探討」等書。本書共蒐集了「漫談卡繆」、「基督教義、卡繆與沙特」、「卡繆思想的歷程與意義」等七篇文章及「卡繆論」、「瘟疫」兩篇書評，書後並附有「卡繆年譜」。（楊）

爲自己而活

佛洛姆著，陳秋坤譯，六十二年五月，臺北大地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二四一頁，定價平裝二十五元，郵政帳號一九二五二。

「我們是否有希望活下去？」作者說：「那就要看我們是否有這個勇氣，來完成自己，爲自己而活。」本書包含的內容有「人性倫理」、「人性和性格」、「人性倫理的問題」、「今日的道德問題」。

命運之神（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之二）

林德納著，徐進夫譯。六十二年七月，臺北晨鐘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一二四頁，特價二十五元，郵政帳號一六二四八。

用小說的體裁，解剖出精神病患者那些錯綜而又複雜，可怕而又可憐的性格，心理與行爲。本書包括兩篇傳記體心理分析故事，其一是命運之神——安東的故事。其二是噴氣騎椅——寇克的故事。

最新國際郵資大全

劉奕璋主編，六十二年五月，成熟出版社出版，（郵撥一九五五五），二十四開本，四六一頁，實價一五〇元。

國際郵資是一種新興的無本生意，經營者只要花少數的錢租用一個郵政信箱，印些信紙信封及目錄，登些廣告，就可以順利開業。本書從國際郵資的概念、歷史、特點、趨勢，述及國際郵資之策劃、實務、事務、會計業務、市場分析與發展，並附有「中華民國駐國外各地使領館」、「駐外經濟商業單位及代表」、「國內可提供國際郵資產品之工商名錄」等附錄十一篇。（楊）

股票投資秘訣

陳昭定、郭明慶合編，六十二年六月，榮文出版社出版，（郵撥一六六七四），二十四開本，二五〇頁，實價四〇元。

本書共分當前臺灣股票市場概述，公司與股票、證券交易所及證券公司、股票買賣、信用交易、股票價格分析及其變動、買賣技術、統計資料、上市公司概況、證券稅及法規、重要名詞解釋等十一章。（楊）

第二性——女人

西蒙·波娃著，桑竹影譯，六十二年四月，臺北晨鐘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一三〇頁，特價二十五元，郵購帳號一六二四八。

西蒙·波娃是法國現代最傑出的女作家。原書分前後兩集，而譯者只選譯第二集裏的第三卷：正當的主張與邁向解放。「第二性」被視為「解放女性」的首次宣言，而波娃也成爲現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偶像人物。

婦女問題新論譯叢（上篇）

楊美惠編選譯註，六十二年五月，臺北晨鐘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一四七頁，定價二十五元，郵購號碼一六二四八。

本書網羅當代歐美討論男女問題與新女性主義的名作，摘取重點所在，細加編譯註釋。包括一、導論——當代歐美婦女思潮評介。二、女人是弱者嗎？——取材自「女性太監」。三、陽剛和陰柔——取材自「性別與性情」。四、婦女的命運——節譯自「第二性」。

發展商品的奧秘

米田晴彥著，耿承光譯，六十二年五月，臺北晨鐘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二二七頁，定價二十五元。郵購帳號一六二四八。

本書所述內容，係著者身臨其境，研製各種商品的經驗談。包括「爲誰發展商品？」——顧客中心主義」、「發展商品的想法——成功之前提」、「發展商品的法則——要點與秘訣」、「不能暢銷的不是商品——相信會暢銷」。

中國財政制度史

陳秀夔著，六十二年五月，臺北正中書局印行，(107)臺北市南昌街一段十二號，郵撥九九一四號)，二十五開本，五〇一頁，平裝八十二元。

本書以制度爲單元，敘述中國各朝代各種財政制度，如財務行政制度、審計制度、賦稅制度、貨幣制度、俸給制度，官有財產與官營事業及財政政策。作者在五十七年有「中國財政史」(正中版)，對這些制度曾做了縱的研究，本書則是橫的探討。選擇歷代較重要的周、秦、漢、唐、宋、明、清等七朝代，加以比較論述。書後附四十五種參考書目。作者曾任臺灣省立霧峰農校校長，任教於臺中市私立逢甲學院財稅系。

澳紐之旅

陳之邁著，六十二年二月，臺北陽明山華岡出版部印行，(華岡書局經銷，郵撥六〇五七號)，二十五開本，三六八頁，平裝八十元。

本書是陳之邁先生根據他奉使駐留南太平洋七年間所留下的種種紀錄而寫成的。對澳紐兩國的歷史文物，風光

景色，以及社會制度，民情風俗，有詳盡的敘述，同時，作者以職務關係，與這兩個國家之政人物頗有認識，在本書內對他們也有深刻的介紹，國人可借他豐富的閱歷及深遠的見解，增進對兩個亞太鄰邦的認識。

白宮生活秘史

愛克曼著，于錫娟譯，六十二年五月，臺北晨鐘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一二三頁，定價三十元，郵購號一六二四八。

白宮生活的多采多姿，以及與身俱來的冒險性，使得白宮充滿謎樣的魅力。全書包括有「前言」、「總統萬歲」、「一頁友善的歷史」、「總統家庭」、「永恆的居所」、「在總統的花園內」、「最孤獨的所在」。另有銅版紙精印白宮生活照片多幀。

故國山河

莫謙著，六十二年五月，臺北青年出版社印行，(105 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二九一巷五六弄7之三號)，三十二開本，一九七頁，平裝二十元。

大陸的名勝古蹟，錦繡河山，現在只能在午夜夢回時見之，作者把以往在大陸遊踪所到之地，和親身遭遇之事物，就記憶所及寫下十多萬字。一方面敘述個人過去生活片段，一方面報導大陸各地名山勝蹟，也寫當地風土民俗與掌故。使未到過大陸的讀者，認識故國山河的雄偉，優美的文物。有各地風景照片十四幅。

大衛·沙諾夫傳 (原書名: David Sarnoff)

雷昂斯 (Lyons, Eugene) 著，廖慶洲譯，六十一年五月，臺北協志工業叢書出版公司印行，三十二開本，四四四頁，平裝六十元。

美國無線電公司 (RCA) 總裁大衛·沙諾夫一生的生活與事業，正是美國式成功故事的寫照。他出身寒微，憑其不屈不撓的精神，一再克服逆境，從報童直到 RCA 的總裁。堪為力爭上游人們的楷模。這段經歷加上他所從事的廣泛活動，即構成了本書的經緯。

蘇格拉底傳 (原書名: *Socrates: The Man And His Thought*)

泰勒 (Taylor, A. E. 1869—1945) 著，許爾極譯，六十二年四月，臺北志文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一八四頁，平裝二十元，(新潮文庫八十三)

當代傑出哲學家泰勒博士對希臘哲學素有研究，他在本書試圖描繪出蘇格拉底的真面目，使人能想像出這位「西方孔子」當年在雅典街頭，熱烈討論人生的真理。以及在雅典法庭所作理性的呼喚，全書分前言、前後期生涯，及思想四部分。

愛爾蘭之旅 (原書名: *Irish Journal*)

碧爾 (Boil, Heinrich, 1917—) 著，蔡仲章譯，六十二年四月，臺北志文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一八八頁，平裝二十元，(新潮文庫八十)

作者在五十年代携眷遊歷愛爾蘭，歸德後，追憶他所見所觸所思的種種情狀，寫成這本遊記。全書以十八篇散文構成，十年後，又再加上一篇附記，對十年後愛爾蘭的轉變，作吉光片羽式的描述。他以獨特的獨白方式，記述愛爾蘭居民的生活風俗，愛爾蘭的雨天，愛爾蘭的斷牆頹垣，並追憶一些愛爾蘭的文人烈士。

快半拍的人

姚為民著，六十二年四月，臺北經濟日報社印行，四十開本，三冊(分別為二九二頁，三一八頁，三六七頁)，平裝每冊三十元。

作者花兩年的時間將美國十一位大發明家，二十位大企業家的事蹟，以小說體裁，在人情味濃厚的故事裏，敘述他們在經營上所運用的有啟發性和趣味性的手法，如「大器晚成的固特異」、「古萊特的安全剃刀」、「福特建立的汽車王國」、「才華橫溢的卡內基」、「飯店大王希爾頓成名記」等篇，所述雖屬美國上一代成功人物，但他們的創業精神和經營法則，對現代人仍有值得效法的地方。

快樂的死

卡繆 (Albert Camus 1913-1960) 著，徐進夫譯，六十二年五月，臺北晨鐘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一五四頁，定價二十五元，郵購帳號一六二四八。

這是卡繆在二十來歲時所作的第一部小說，但未曾在他生前公諸於世。本書分爲兩部，第一部「自然的死」，第二部「自覺的死」，另有附錄，文評家索羅西著「快樂的死讀後」。

天鵝羽

Dorothy Cray 原著，文瑜譯，六十二年六月，臺北皇冠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二五九頁，定價二十五元。

本書是一個愛的故事，有少年男女之愛，有舉案齊眉之愛，有老師對學生之愛，也有父母對兒女之愛。

雙月樓說書

彭歌著，六十二年三月，臺北學生書局印行，三十二開本，二五八頁，定價平裝廿五元。郵政劃撥二四六六號。

和「書香」、「新聞圈」、「觀美草」等一樣的。由新生副刊專欄「雙月樓雜記」所整理而結集出版的新書，內容多半與「書」有直接關係，主要在於圖書與新知的介紹。全書共六十一篇。

歸鄉

尤里斯·萬那著，徐進夫譯，六十二年七月，臺北晨鐘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三六八頁，定價四十元。郵撥號一六二四八。

「環遊世界八十天」的作者的另一部想像的遊歷故事，他帶領着讀者從俄國到西伯利亞，作一番驚險萬狀的遊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和一個愛的故事。

域外的思維 (散文集)

古添洪著，笠詩社出版，巨人出版社印行。一九七三年五月初版。卅二開本。定價二十元。郵政劃撥一九

七八一張廻英帳戶。

該書分爲三輯。第一輯接觸的都是嚴肅的課題，表現法是透過意象的對立性及辯論形式，把問題的諸面顯露出來，在碎裂的否定場中，重新肯定一些東西。第二輯是山水遊記之類，是作者生活閒適的一面，把事態性減到最低，追求情與景的純粹性。第三輯以都市爲題材，刻畫出都市的畫面，更企圖藉此透視都市的精神面。作者爲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前已出版有詩集——剪裁。（沈）

露珠集

是女詩人，劉延湘的第一本詩集。六十二年六月，英文中國郵報出版，二十開本，八十六頁，八十磅印書紙套色印刷，定價三十元。

這本詩集計收自序一篇及二十五首詩作，並全部譯成明暢的英文和配有謝德慶的素描插畫二十五張。劉延湘的詩清新可愛，是用相當口語化的語言寫作的，她說：「我的詩是建設性的，雖然，在詩的內容上，我已厭倦對『深度』的追求，在格調上也放棄了繁複豐麗的路子……」但我們依然可以在她的詩作中獲得「不僅是含意的美，而是不能解釋的美」，但不是晦澀那種。

龍族詩選

龍族詩社主編，林白出版社，六十二年六月印行。二十五開本，二百十二頁，定價三十元。

這本選集計收龍族詩社同仁：蘇紹連、陳芳明、黃榮村、林忠彥、施善繼、高上秦、喬林、辛牧、劉玲、林佛兒、陳伯豪、景翔、林煥彰等十三位作品一百餘首，及一篇重要序文「新的一代新的精神」一萬餘字；詳細敘述龍族詩社成立的精神及其同仁各自發展的不同風貌，和近年來現代詩壇流變的關係。

晚安曲

薛林的第五本詩集，六十二年六月，林白出版社印行。四十開本，七十六頁，定價十元。

這本詩集計收「天籟」、「親情」、「戀歌」等三首長詩，均爲去年完成的作品。他對「親情」的描寫自然又

真摯感人。

草花

福永武彥著，余阿勳譯，六十二年四月，臺北晨鐘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一九一頁，定價二十五元。

郵購號一六二四八。

知識份子的哀愁，大學生的戀愛，透過本書，構成一部哀怨的長篇。

月亮的背面

季季著，六十二年六月，臺北大地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二一八頁，定價二十八元，郵購帳號一九二五二。

是作者的第六本書，包括「月亮的背面」、「貓魂」、「蛇辯與傘」、「無聲之城」、「羣鷹兀自飛」、「我的庇護神」、「寂寞之多」等七篇。

大豆田裏放風箏

雨僧著，散文集，六十二年六月，大地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一九七頁，定價二十六元。

畢業於政工幹校的雨僧，在中華日報當過一段時日的記者後，曾到密蘇里新聞學院攻讀，現服務於中央社，收集在本書中的三十三篇散文，馬星野先生說：「沒有一篇不是她真摯感情之流露，是代表這個時代一位覺悟的、富於同情心的女性，在不斷向上努力過程中所發出的內心深處之呼聲。」

蛇

朱西寧著，短篇小說集，六十二年六月，大地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二四四頁，定價二十八元。

「蛇」共收「貳」、「貳的完結篇」、「小說家者流」、「巷語」、「方生未死」、「那場嘎嘎兒」等七篇，並附原上草「評朱西寧的『貳』」。

西洋文學名著析賞

宋瑞著，六十二年三月，臺北學生書局印行，三十二開本，一九四頁，平裝二〇元，精裝三十五元。

本書計收：巴爾扎克的「高老頭」；雨果的「巴黎聖母院」與「可憐人」；狄更斯的「大期望」；屠格涅夫的「父與子」；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佛克納的「聲音與憤怒」；海明威的「太陽又升起」；史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與「伊甸園東」；韋斯特的「寂寞芳心小姐」。

「葉石濤作家論集」

三信出版社印行（郵撥四二四〇〇號）。三十二開本，二八三頁，平裝二十五元。

本書收集他的全部評論：第一部原名「葉石濤評論集」曾在五十七年由蘭開書店出版，翌年此書即獲文協第十屆文藝評論獎，因已銷罄，乃予刊行；第二部為葉氏近年發表的評論文章，包括「評黃靈芝的蟹」、「卡夫卡和城堡」、「評林懷民的逝者」、「論中元的構圖」、「論七等生的僵局」等重要論評。又：全書三十二篇論文，大多與省籍作家與作品有關，故本書可視作臺灣文學史的一部分，是有志研究此類專題的重要參考書。

「鸚鵡和豎琴」

三信出版社印行（郵撥四二四〇〇號），三十二開本，一九八頁，平裝十八元。

是葉石濤先生第四本小說集，收「葬禮」、「鬼月」、「墓地風景」、「卡薩爾斯之琴」、「鸚鵡和豎琴」、「汲古夢」等七中短篇小說。葉氏的語言，向來最引人注意，本集討論的主題更有另一境界的表現。

許渾詩校注

江聰平校注，六十二年三月，臺北中華書局印行，二十四開本，二〇八頁，平裝一二〇元。

許渾為唐朝丹陽人，文宗進士，官至監察御史，陸郢二州刺史，因病退居丁卯橋（今鎮江縣境）側村舍，暇日綴錄所作，有詩二卷傳世名丁卯集。渾詩華藻豐贍，工於聘勢，集中每多警句，韋莊評為「字字清新句句奇」，江氏將此詩集二卷四五二首，據常熟歸藏影宋寫本詳加校訂，並予注釋。江氏畢業於師大國文研究所，現任教臺灣省立高雄師範學院。

繡風集

吳宏一著，六十二年三月，臺中光啓出版社印行，(500)臺中市忠孝路一九七號，郵撥中二〇四七九號)，二十八開本，一八六頁，平裝二十元，(光啓新詩集七)

作者爲高雄人，五十四年夏畢業於臺大中文系，曾有「回首」(詩集)，「微波集」(論文)，「常州派詞學研究」等書出版，也編過「紅樓夢研究論集」。本書是他第二本詩集，收七十五首新詩，寫作時間自中學時代到大學畢業後七八年。

初爲人父

馬荆江著，六十二年三月，臺南聞道出版社印行，(700)臺南市開山路一九七號，郵撥三一八七五號)，四十開本，一三七頁，平裝二十元。

本書收「初爲人父」、「死死生生」、「我道屏東好」、「富國島之戀」等篇，作者自以「宣傳天然之道」與「消除人生之惑」爲寫作宗旨。

成長的極限

D. H. Meadows 等著，朱岑樓·胡薇麗合譯，六十二年十月，巨流圖書公司印行，三十二開本，二二一頁，定價三十二元。

本書探討人類前途的困境問題，從人口，糧食，工業化及污染諸問題談起，它所答覆的一個問題是：如果依照目前經濟和人口的成長率繼續下去，其後果將是如何？

文學探索

林柏燕著，九月二十日，書評書目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二二八頁，定價二十五元。

「文學探索」計收二十篇論評，論及之我國作家計有鄭清文、子于、白先勇、王禎和、黃春明、施叔青及張愛玲，書評部份計有：「檀山節考」、「砂丘之女」、「宮本武藏」、「源氏物語」、「大亨小傳」、「畢業生

「午夜牛郎」、「何索」等。

冷血

楚曼·卡波第原著，楊月蓀譯，九月一日，書評書目社印行，二十四開本，三一七頁，定價四十五元。

楚曼·卡波第是以新聞寫作起家的，無怪乎他至今仍強調說：「新聞文學是當今所有寫作體裁的最先鋒。……新聞文學是文學領域中有待開拓的最終也是最偉大的一塊園地。在今天，新聞文學應該是唯一嚴謹且富創造性的文學途徑。」「冷血」即是：「一樁多重謀殺案的經過與後果的真實報導」，作者其他著作尚有「第凡尼早餐」及「夜樹」。

第五牆與武陵人

張曉風著，六十二年八月，靈聲雜誌社（郵撥一四五六〇號）出版，二十開本，「第五牆」一百頁，「武陵人」一百五十頁，定價各廿元。

這是當前少見的劇本作品之一，作者張曉風素以散文名世，近年創作戲劇，並主持演出，甚受各方注視，本書包括劇本劇照，配樂，戲劇理論探討。

安全感

張曉風著述，六十二年八月，靈聲雜誌社出版，二十開本，六十頁，定價廿元。

此書係根據美國漫畫家蘇茲的「安全感」漫畫集改寫而成，蘇茲的漫畫已成爲世界性的語言，在國內尙屬首次翻譯，並配以散文一篇，堪稱圖文並茂之作。

現代人的痛苦

林治平著，六十二年八月，靈聲雜誌社出版，二十開本，一百五十頁，定價十五元。

- 99 •
- 本書作者爲社會學教授，此書有憂世之心，有洞世之智，包括「沉思手記」「危機時代」「我們所爭取的」「超乎超人」「外太空與內太空」等篇。

劇

陌上桑著，短篇小說集，六十二年九月，青龍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二二二頁，定價十八元。

「刺」計收「蘇妮」、「明天的淚」、「杜西」、「終曲」等十七個短篇，作者陌上桑（郭俊雄）現在日本留學。

樂觀者的女兒

陳蒼多譯，六十二年八月，巨人出版社印行，中英對照，三十二開本，三四八頁，定價三十二元。

樂觀者的女兒

景翔譯，並附崔文瑜女士：韋緹和她的「樂觀者的女兒」，文藝月刊社發行，三十二開本，一六一頁，定價二十元。

本書是韋緹（韋爾蒂）女士獲得今年普立茲文學獎得獎作品，講的是一個小家庭的故事，全書的重要性，在於對女主角心靈的探索。

中國現代散文選

余中生編，五月十五日，正生書局印行，三十二開本，四四六頁，定價三十五元。

本書共收四十五位作家的一百十四篇傑作，三十年代與七十年代作家的作品互相穿插期間，並附四十五位作家簡介。

中國文化人類學

——獻貢的類人於對化文國中——

• 田義邢 •

作者：鄭德坤

出版：一九六八年新加坡南洋大學出版，一九七三年臺北國史

研究室翻印

頁數：八十七頁

鄭德坤是一位任教於英國劍橋大學的名考古學家。一九三三年，與沈維鈞合著「中國明器」，由燕京大學出版。一九五七年，著「四川考古學研究」*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Szechuan*，由劍橋大學出版。一九六八年，鄭氏應邀至南洋大學演講，因成演講集一冊。這個演講集包括八講，內容則由六個單元構成，即：

第一講 文化人類學。

第二講 中國的民族。

第三、四講 人與自然關係的演進。

第五、六講 人與人關係的演進。

第七講 人與自己關係的演進。

第八講 新文化的輸入及影響。

以下先就各講內容略作介紹。

作者首先約略說明什麼是「人類學」，什麼是「文化」。接着略言人類學的演進，文化人類學的貢獻，現代的種族問題以及現代文化的性質等。

第二講開始進入主題，作者從考古學的新發現談中國的民族問題。自從民國初年經由考古學者的努力，我們對中國民族的來源問題，可說是有了嶄新的認識。中國人不再是「都是黃帝的子孫」，這樣一句話可以籠統地交待過去。其實中國這塊地方，是一個民族的大熔爐。從史前時期開始即不斷有不同種族、膚色、語言的人投入熔爐中，因此從種族上無法分辨誰是中國人，只有文化上的「禮教」才是中國人的標幟。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這種開放的民族政策，才是中國民族混雜的最主要原因。作者將中國「人」的問題稍加討論以後，即從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己三個層面談中國人所創造的文化。

第三、四講談人與自然關係的演進。首先介紹中國人生活的「天下」，其地理環境如何？中國人又是如何開闢這一塊大地。祖先們胼手胝足將平原、河川、山谷一寸一寸地化為良田沃野，從黃河到長江到粵江，更有不少遠竄海外，建立生活的天地。在這一個人與大自然奮鬥的故事裏，長城、運河其實算不得什麼。中國人對大自然環境的利用和科學技術的發明也是

驚人的。中國以農立國，對山川、動、植、礦物的利用以及天文觀察都有偉大的成就，蠶絲、曆法、灌溉、運用牛馬、製造青銅、鐵器、開採井鹽的技術等都曾獨步一時。在科學的發明上，陶瓷、紙張、印刷、指南針、火藥等在過去也不是其他文化所能及。最後作者提出一個耐人尋思的老問題：為什麼中國人發明這些東西，在中國沒有引起什麼大的作用？傳到歐洲以後，便激起歐洲近代的大革命？

第五、六講話題轉入「人與人關係的演進」。首先由「語言文字的統一」談起。中國的文字的確是一股使中國長久統一的巨大力量。語言與文字本來都是活的東西，它始終隨着時間、地域而變化，但是中國的語文歷經變化，仍維持着諸如一字一音、一字一形和文法以簡單明瞭為原則等特質，尤其突出的是中國文字始終不用拼音，而是方塊字。作者認為「中國如果放棄中國字，走上拼音路線，中國早已像歐洲四分五裂，成爲個破爛的天下了。」（頁五三）。其次，中國文字在過去四千年中曾經過商代末年、秦漢統一以後以及近代元、明、清以來三次大簡化，以適應社會的需要。第六講接着談「天下一家的追求」。人類文

化的演進，以人與人的關係最爲複雜。由人與人的關係產生出種種社會組織。作者指出中國歷代社會組織的基本目標即在從家庭做起，希望化天下爲一家。中國家庭以「孝」爲倫理基礎，推而爲「五常」。如果人人能行這「五常」，則天下自然太平，自然猶如一家。繼而作者從考古學的立場反對西秦文化、燕趙文化、吳越文化、荊楚文化的說法。他認爲從他們遺留的器物看，這些不同地區的文化其實是「大同小異」的，充其量是同一個文化的方型，而不能說是不同的文化。因此秦統一天下並非偶然，實際中國在文化上經春秋戰國的融合，早已「具有充分統一的條件」。自秦漢以後，中國一直到今天還抱着天下一家的理想。

第七講談到人與自我的關係。作者首先指出「人類和其他動物最大的分別，就是發現了自己，有自我的感覺」。中國人對自我的認識與安排，不同於西洋人求諸宗教或科學，而是以儒家的倫理爲基礎。儒家不語神，不言怪，要求認識自己，要明瞭人之所以爲人。儒家對人倫表現出一種折衷融合的精神，作者稱之爲「中庸主義」。基於這種中庸主義，中國人的思

想又有人是宇宙的中心、人之初，性本善、人爲萬物之靈、人類對於一切事物的決策，必求利己益人、人類生活的基本希望是安居樂業和人類所創造的文化是求生的工具這六種基本觀念。儒家提倡人文精神，是求爲生活而生活，不唱高調，不無條件接受高尚抽象的理想，但也不反對宗教，只將宗教視爲生活的工具之一，而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因此作者稱中國文化是「人本主義」的文化，不同於西方「物本主義」或「神本主義」的文化。

最後談到「新文化的輸入及影響」。所謂新文化指近代西方的文化。在清代中葉以後，打開了中國的門戶。中國爲適應新環境而有近百年來的維新運動。作者首先略述中國傳統文化的沒落以及新文化的特質，然後指出新舊文化基本上最少有下列五點衝突：天下觀念與國家強權的衝突、集體責任與個人權力的衝突、統制貿易與自由貿易的衝突、封建主義與民主主義的衝突和宗教自由與宗教偏見的衝突。由於這些衝突造成了近代中西一連串的戰爭，和中國本身一連串的維新運動。作者將這些運動分成六個階段：一八三九——一八六〇，軍事維新開始、一八六一——一八

九四，外交工業維新開始、一八九五——一九一七，政治教育維新開始、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學術思想維新開始、一九二七——一九四九，計劃組織維新開始、一九四九以後，全盤維新開始。作者又指出維新運動就是現代化運動，雖然困難重重，但是這一代中國人都應該朝此方向努力。

這本書大致有幾個好處，一、內容豐富，雖然篇幅不多，作者對中國文化中一些重要的問題都能恰當的把握住。二、對一些老問題如中國民族的來源，中國科學技術的成就，作者能够運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做綜合性的報導。三、內容深入淺出，是人人都讀得懂的書，非一般為專家寫的「學術著作」可比。四、篇幅精短，只有八十七頁，兩三小時即可讀完，對生活繁忙的現代人特別合適。

然而該書也有些行文失慎及值得商榷之處。

作者說叔孫通為漢高祖訂朝儀，「天子上朝全體三跪九叩行禮」（頁六三）。叔孫通絕沒有訂過三跪九叩之禮。這是明清專制深刻化以後，為抬高君權，壓抑臣子才有的禮節。最少在宋朝以前，臣僚在君主面前仍能保持相當的尊嚴。其次，作者說「武帝廢止

禁書，大事搜集古史舊籍」（頁六五），這很容易使讀者誤會漢除秦之挾書律是始於武帝。其實早在孝惠帝四年，即已不再禁書。

在第一講裏，作者介紹人類學的演進，認為「文化人類學所用的方法是歷史的方法，所用的眼光是歷史的眼光」（頁六）。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在人類學的演進中除有作者所說用歷史方法的歷史派之外，也有因不滿歷史派，強調研究文化功能的功能派。他們認為文化是人類達到生活目的的手段，人類學應該研究文化如何發揮功能，滿足人類生活的需要，而不必過於計較一個文化在時間上的演變。功能的與歷史的，同是人類學的基本方法，對人類文化的研究實同具重要性。

作者在第二十、第三十頁從氣候、雨量的因素解釋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掠。認為如果雨水充足，草原暢茂，便牛羊遍野；如果水量不足，便無法為生。在這種情況下，游牧民族「唯一的出路，即向華北平原侵略進攻」（頁三十）。這種看法顯然為繼承美國地理學者亨廷頓（E. Huntington）和英國史學家湯恩比（A. Toynbee）而來。不過此說已不足憑信。據

其他學者研究，事實剛好相反。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日本學者內田吟風的研究或蕭啓慶的「北亞遊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一文（食貨月刊一卷十二期，民國六十一年出版）。

中西文化之別是中國受到近代西方文化衝擊以後，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作者在這本書裏是以中國文化的「人本主義」與西方的「神本主義」或「物本主義」相對。這種簡單的二分法，和幾十年來以道、器或精神、物質劃分中西文化的看法是一類的。這類看法共同的缺點是往往從一個角度作過份簡化的論斷，忽略了文化的整體性和多面性。但是什麼才是最令人滿意的看法呢？恐怕很難有圓滿的答案。

儘管這本書還有許多論點值得辯論（如對維新運動的分期就大有商量的餘地），但是談中國文化問題能如此平易近人，就非常值得介紹了。

年度小說選

(版再 • 元18) 選說小篇短年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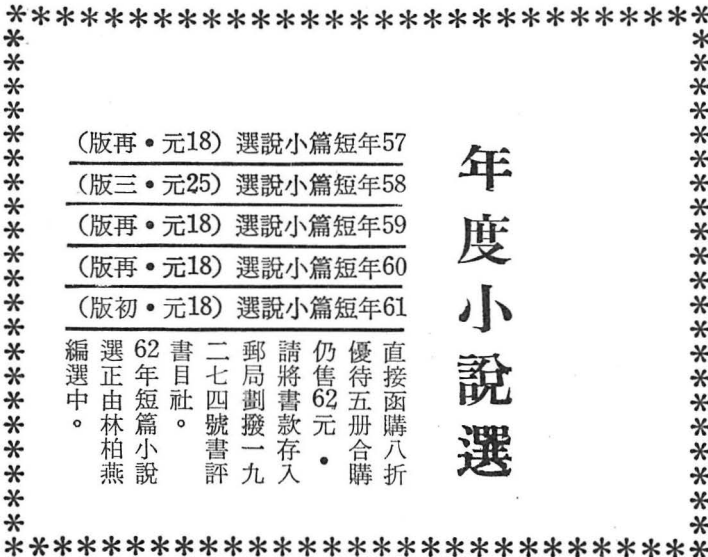
(版三 • 元25) 選說小篇短年58

(版再 • 元18) 選說小篇短年59

(版再 • 元18) 選說小篇短年60

(版初 • 元18) 選說小篇短年61

直接函購八折
優待五冊合購
仍售62元
請將書款存入
郵局劃撥一九
二七四號書評
書目社。
62年短篇小說
選正由林柏燕
編選中。



論黃春明的

小說中的人物

(上)

何欣

黃春明被稱爲是一位鄉土作家，這也許是因爲他的短篇故事大多取材於他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宜蘭；他也被稱爲是社會意識極強烈的作家，這也許是因爲他作品中的人物泰半都是他所熟知的「受屈辱的一羣」。當然給他贏來這些頭銜的特質使得他在同輩作家中成爲相當傑出的一個，但他的傑出並不止於此。寫極富地方色彩的作品和關懷「卑微的、委屈的、愚昧的小人物」的作品不限於黃春明者，然而爲甚麼只有他的作品能引起廣大讀者羣的注意呢？我想黃春明具有更多的特質是許多作家所忽視的。那就是黃春明特

別強調了做爲一個人所必備那些基本條件，諸如保持個人尊嚴，贏得他人尊敬，堅毅不拔的精神、慷慨、博愛等，他筆下的人物生活在不利於他們表現這些美德的環境中，選擇了爲我們不太熟悉的和我們不願接受的方式來表現出這些，也許我們感到這些小人物的行動有些滑稽，缺乏我們的理解的嚴肅性，因而減弱了我們所謂的悲劇性；但是黃春明的小人物的可愛就是因爲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獨特的表現方式，他們的詼諧幽默給予讀者的印象之深，甚至銳意刻畫「血淋淋的現實」。這因爲黃春明是土生土長的作家，他徘徊

於生活的曠野上，把他所聞所見記錄下來，他沒有先接受一些理論或教條的束縛，把他寫的人物硬塞進一間密不通風的屋子裏；沒有，他沒有把這些人物修剪得符合於某種要求。這些人物自然地生長在草木叢生的曠原中，他們的生長並不順利，自然猖狂風暴雨，乾旱水澇，巨石沙礫置於他們的路上，妨礙着他們長得枝葉茂盛，幹軀粗大。他們無力抗拒這些巨大的壓力，故而選擇了那些適於他們生長的方式以求發展，求生存、求表現。

黃春明的作品大半都收集在那本薄薄的「兒子的大玩偶」中，僅僅有一八四頁，僅僅有六篇故事。現在我就以這六篇故事為主，來解釋一下黃春明講了些甚麼和如何講出這些。我採取的是逐篇討論的方式，文中難免有重複之處，先請讀者原諒。

「魚」是一篇單純得十分可愛的故事，讀來是像出自海明威的手筆。主角阿蒼，一個小孩子，會對祖父做過一個莊嚴的諾言：帶一條魚給他的老祖父。「阿蒼，下次回家來的時候，最好能帶一條魚回來。」他的祖父曾經囑咐過他；阿蒼帶着那「包在野芋葉的

熟鱓仔」回家時，心裏是喜悅、是滿足、是驕傲。沿途，他甚麼都沒有想，只想到了家見到祖父時把魚交給他，「他將魚提得高高的說：『怎麼樣？我的記憶不壞吧？我帶一條魚回來！』」「提得高高的」這五個字把阿蒼的神態都表現出來了，他為實現了諾言，為盡了孝道而感到愉快，也渴望祖父誇獎他，提高他在祖父眼裏的地位。然而他這個希望註定要幻滅的，作者一開始就說「包在野芋葉的熟鱓仔掛在車上的把軸，跟着車身搖晃得相當厲害」，因為「搖晃得相當厲害」，那魚自然有掉落的危險。就在他一味想儘快把魚交給祖父時，發現魚掉了，而更悲慘的是，他無法尋回來，因為「在兩公里外的路上，終於發現卡車輾壓在泥地的一張模糊了的魚的圖案」。懊喪的阿蒼回到山上的家裏，見到祖父，預期的快樂與驕傲自然不會產生了，他只有一進門就躲在屋裏，避免面對那必定要面臨的場面：向祖父解釋魚的掉落。他必須肯定地堅決地向祖父說明他買回來了魚，實踐他的神聖的諾言，以保持他在祖父眼裏的地位。

「我真的買了一條鱓仔回來。它掉在路上被卡車壓糊了。」

「那不是等於沒買回來？」

「不，我買回來了！」很大聲的說。

「是！買回來了，但是掉了，對不對？」

阿蒼很高興祖父變得那麼不在乎的樣子。

「我真的買回來了。」小孩變得很氣惱。

「我已經知道你買回來了。」

「我沒有欺騙你！我絕對沒有欺騙你！我發誓。」

阿蒼哭了。

「我知道你沒有騙阿公，你向來不欺騙阿公的。」

只是魚掉在路上。」他安慰着。

「不！你不知道。你以為我在騙你……」阿蒼抽

噎着。

「以後買回來不就好了嗎？」

「今天我已經買回來了！」

「我相信你今天買魚回來了，你還哭甚麼？真傻

。」

「但是我沒拿魚回來……」

「魚掉了，被卡車壓糊了，對不對？」

「不，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以為我在騙你……

……」

「阿公完全相信你的話。」

「我不相信。」……（一六一——一七）

作者極費力地寫了這段對話，也寫得十分成功，完全把阿蒼的心境寫出來了。阿蒼要祖父相信他實現了諾言，但眼前並沒有魚，他「很大聲的說」他買魚回來，就是要迫使祖父相信他買了魚，因而格外尊敬他，但是祖父的態度「變得那麼不在乎」，等於否定了他實現諾言的價值，也等於剝奪了，他生存的價值，所以他「變得很氣惱」。因為祖父那麼「不在乎的樣子」，即使他說「阿公完全相信你的話」時，阿蒼也懷疑他這話的真實性，這自然使得老人很氣惱，竟而「一棒就打了過去。阿蒼的肩膀着實的挨了一記」——雖然這樣做有些過火，但老人無法使孫子相信他的話時，也壓不住那心頭之火。阿蒼跑出去，還在聲嘶力竭地喊：「我真的買魚回來了。」藉以肯定他的誠實，他的不食言，表示他真正是個有價值的人。

在阿蒼離開家，祖父送他去車站時，祖孫曾談過一個計劃，就是「我想我們多養幾隻羊，以後換一套木匠的工具。」祖父答應他「不要急，阿公馬上就做。我用兩隻公羊去和山脚他們換一隻母羊，就可以開

始了。」阿蒼失掉了魚回到家時，祖父實現了他的諾言：「阿蒼，你回來時在山路邊看到我們的羊了沒有？就在茅草那裏，你弟弟和妹妹都在那裏看羊。我替你辦到了，你就快要有一套木匠的工具啦！」祖父用「就在茅草那裏」的羊來證明他實踐了諾言，而阿蒼却是空空如也，手裏沒有魚讓他「提得高高的」。對比之下，他是個不誠實的失言者，這就引起他極度不安，而要靠「嘶着嗓門」喊來使人相信。

在祖孫談話裏，作者以簡單的幾筆就勾出老人對孫子的愛和關懷，以及對他的希望。和人窮志不短的傲骨：

「喏！你還是聽阿公的話，把這一袋子山芋帶去給你的師傅吧。說不定他們會對你好一點。」

「不要。」

「還是帶去吧。」老人讓肩上一袋子山芋頭滑下來放在小孩的跟前。「袋子不要忘記帶回來。」

「不要！他們會笑的！」

「這是我們這裏最好的山芋哪！」

小孩抬起紅紅的眼睛望着老人搖搖頭。

「好吧！」老人氣憤的說：「我寧願把最好的山芋餵豬，也不給碰我的孫子的一根頭髮的人吃！」（九——一〇）

這是何等簡潔樸實又自然的語言，就這麼簡單的幾句話，表現了多少東西，「小孩抬起紅紅的眼睛望着老人搖搖頭」，够了，不必再多敘述。送山芋給師傅而受到奚落的恥笑帶給孩子的羞辱，他不能忍受，故而「搖搖頭」拒絕了祖父的建議，祖父那句氣憤的話又多麼適於他的身分和當時的情景，自然的語言多麼有力！只要你能用得適當。就此一端，黃春明便值得喝采！

「溺死一隻老貓」是個中篇小說，敘述了經濟繁榮給一個小村莊帶來的衝擊，這種題材應該是值得鄉土作家們處理的。臺灣光復快三十年了，在這段時間內，政治經濟各方面都有很多改變，舊一代的人如何適應這改變？新一代的人如何迎接這改變？經濟繁榮如何影響了每個人的生活？黃春明在「溺死了一隻老貓」裏探討了這些問題，這也許是我個人偏愛這篇故

事的主要原因。

被省府列為開發地區的偏僻小鎮「街仔」本來就是比一般山村受尊敬的市鎮，因為它「距離大都市只不過七八十公里」，交通又方便，故而很快接受了新的文化：迷你裝，阿哥哥舞，早覺會等。這裏也產生了個新的階層，以前農村不曾見過的，就是醫生、銀行的高級職員、律師、學校校長、議員、老闆，這些人當然在公餘之暇要有些享受，但在這個小鎮上找不到別的，只有到清泉村的泉水塘去泡泡泉水。清泉村距街仔不過兩公里半，因為交通不便，仍能保持其純樸，但這純樸面臨了威脅。

作者接着介紹了清泉村的祖師廟和在廟前榕樹下閑談的幾個老人，他們「大部分時間都是談論着過去，縱使是反覆的，他們還是不厭其煩的陶醉在早前與貧苦掙扎的日子；過去的總是叫人懷念，尤其他們幾個，在這晚年的時日，也只有這些才叫他們覺得驕傲。」（二一）他們之中「只有一年的光景，就走了一半」。這幾位老人（牛目伯、蚯蚓伯、毓仔伯、阿圳伯、阿盛伯）在吃過午飯後到廟裏閑談，「已經變成他們生活的一大部分」。在廟前談談往事，給他們

安慰；想到「與貧苦掙扎的日子」和他們的成就，自然會使他們感到光榮，但這光榮而今已讓於他人了。他們當然不甘心成為廟前閑談的一羣被遺忘的人，他們有機會還想站起來，站在前面，站在引人注目的地方。正好，機會來了，來得也那麼自然。阿盛伯去街仔，聽說那羣天天在泉水中泡泡的人們要在清泉村造一個游泳池。「他心裏詛咒着：那麼清泉不就完了嗎？我決不讓他們這樣做，絕對不能。」因為「要是真的讓街仔人這樣做，清泉的地理都完了」。（二五）回到清泉村，他只是叫着「我們決不能讓他們這樣做！這樣我們清泉不就都完了嗎？」和「街仔人想來挖掉我們清泉的龍目」。（二六）聽者有了急切需要知道真情的準備了，阿盛伯才宣布「他們籌集了三十萬元，要在我們井邊做一個游泳池」；當聽者表現得太激動時，他才又說「要是水一下子被抽光了，龍目就枯了怎樣辦？清泉不就完了嗎？」他的話對聽者愈來愈有力。幾位老人都激動起來，「那我們必需極力反對到底！」（二七）清泉使那個村子「人傑地靈」，不容破壞；此外，「當游泳池開放的時候，那些來游泳的街仔人，不管是男的是女的，只穿那麼一點點

在那裏相向，誰知道他們腦子裏在想什麼。我們清泉向來就很純樸很單純的，這麼一來不是教壞了我們清泉的子弟，把我們清泉都搞濁嘛！」（二八）游泳時的半裸是傷風敗俗，要反對！阿盛伯挺身而出，成爲老一代的代言人和勇敢的鬥士。牛目伯也對幾個老兄弟說：「喂，不要讓年輕的認爲我們老了沒用，晚上咱們老人家表現給他們看看。」他們要抓住這個機會恢復他們昔日的光輝，贏回他們的受尊敬受重視，把榮譽的王冠再戴在頭上。

阿盛伯擔負起這個重任，獨自展開了他那吉歌德式的奮鬥，先是在村民大會上，村長宣布「爲了清泉的發展，各方面熱心促成在井口建游泳池的事，就要付之實現，希望本地地方的人要配合完成。有了游泳池以後，這裏還要通車，分班又要獨立，結果很快的就會繁榮起來」，這是一幅美麗的遠景，它應該具有誘惑性，至少對年青一代有誘惑性，但「沒有一個村民鼓掌」，是他們不了解這計劃的意義嗎？阿盛伯的反對聲却引起了掌聲，「清泉的水是要拿來種稻米的，不是要拿來讓街仔人洗澡用！……清泉的人不稀罕通車，我們有一雙腿就夠了。我們只關心我們的田，我

們的水……」（三二），阿盛伯最後的兩句話是十分響亮十分有力的，村民都關心他們的田他們的水，因爲田和水是他們的祖先一代一代傳給他們的，而且是他們生命之根源，破壞他們的田和水，等於傷害他們的生命，所以聽了阿盛伯的話，「所有的村民興奮跳躍起來。」當主委問他「在背後是不是有人唆使他這樣做」和「你爲什麼要這麼激烈的反對呢」時，他斬釘截鐵的且驕傲的說：「因爲我愛這一塊土地，和這上面的一切東西。」阿盛伯現在已不僅是表現自己的勇氣，而且是爲村民們吐出他們的心聲，誰不愛自己生於斯、長於斯、葬於斯的土地呢？但是我們沒有看見村民們給予他們實際的支持行動，村民大會上阿盛伯除了獲得掌聲外，一無所獲。他於是同「幾個老人」發動了一批男人，每個人手裏都握着棍棒或是劈刀，往工地這邊趕過來」（三四）以阻止游泳池工程的進行，他們「把散亂在工地的這些工具集成一堆，放了一把火就把它燒了」，這種行動使得圍來看熱鬧的婦孺的村民「對他們的敬慕，而使他們也不覺得那英雄姿態的昂然，無形中溢出來」（三四）。（按：此句中「也不」疑爲「也都」之誤。）這行動使他們

感到自己的是英雄，是受人羨慕的，但它却是違法的。在阿盛伯看來，這又有甚麼觸犯法律之處？所以警察把他和其他參與焚燒工地行動的人們送往街仔的分局後，經過那番「口供筆錄和指模」手續而被釋，別人「都受到了很大的驚嚇而臉都繃了。回到清泉後，這種緊張的情緒仍然沒有消滅，他們心裏始終牽掛那份留在分局的口供筆錄和指模，不知以後還會有甚麼麻煩的事情發生。這種顧慮的恐懼心，反而回到家見了大小跌得更沉。現在他們確實感到懊悔不及，再怎麼想到龍目或是整個清泉也激不起一絲力量來反對」

「，阿盛伯獲得的光榮曇花一現又消逝了；這當然是他不願忍受的，所以他又想出了一個「間接的方法找人事關係，」如能「找一座泰山來個壓頂，什麼事情都能解決」。他於是去求民選的陳縣長，在他求見這位父母官時的情形，作者把那分官僚主義寫得淋漓盡緻，結果是「阿盛伯在建設課開了一陣笑話碰了一鼻子灰，再也摸不到門路應該去找那裏才適合」，當他疲倦的回去清泉，「對陳縣長的偶像都幻滅了」（四〇），他自己的「那種宗教型的人格就漸失掉了」，「當游泳池完全落成的那一天，他也完全恢復到以前的鄙俗了」。「恢復以前的鄙俗」是他所不能忍受的，尤其是在扮演過村民心目中的英雄之後，這時阿盛伯當然是「心裏十分難受」，和「受着苦痛的煎熬」，這種煎熬迫使他步入極端的行動，「要脫嘛就乾脆像我這樣脫光！」他便真的把「身上的衣服都脫了」而躍進水中，結束了他的生命。當他的棺材經過游泳池前時，「四週的鐵絲網關不住清泉村的小孩子偷進去戲水的那份愉快的如銀鈴般的笑聲，不斷地從牆裏傳出來。」（四一）

這次的行動徹底失敗，「工程積極地進行着」，村民不再支持他，甚至「幾個老友對這件事消極起來

在這篇故事裏，他們清晰地看到了社會的改變對

於人們的影響。社會繁榮帶來了對舊有生活方式和舊有觀念的衝擊，老一代的人們不能欣然接受這種改變，遇有機會他們定會反對，希望能保持住他們所習慣的一切，但改變的巨輪照直前往，螻蛄無法擋住車輻。阿盛伯的失敗是必然的，他所捍衛的是個完全無成功希望的運動，即所謂的 *lost cause*。阿盛伯在反對游泳池的建築工程中表現了不畏一切的殉道者的精神，但是他無法獲得村民們的實際的行動支持。他的口號頗為響亮，「因為我愛這一塊土地，和這上面的一切東西，」但對於年輕的村民們，這對土地之愛也激不起熱情。阿盛伯，這位失敗的英雄，為他的信念犧牲了，但沒有得到光榮。游泳池破壞了清泉村的風水嗎？結尾時，作者象徵地說「小孩子偷進去戲水的那分愉快的如銀鈴的笑聲，不斷地從牆裏傳出來。」游泳池帶給清泉村的不是阿盛伯所說的災難，清泉村沒有「都完了」。

和吉歌德一樣，阿盛伯是以喜劇人物出現在讀者面前的，我們對他的勇氣懷有同情，但對他的想法和做法感到滑稽可笑；在他自己看來是「悲壯的犧牲」，但在別人看來只不過是「溺死一隻老貓」。在這篇

故事裏，自始至終，作者都沒有對他有过度的同情，沒有沉溺在比較接近阿盛伯的感情裏。

黃春明對於現實也給予相當程度的諷刺。在「民權初步」那一節中村民大會的情形，讀來有些令人寒心，三位紳士當然是街仔新興階層的代表，五位陌生的外地警察當然是紳士們請來的，村幹事成為執行他們預定計劃的小丑，他們以長篇演說拖時間，使村民們，尤其是反對修建游泳池的人們，不能有機會講話。阿盛伯講話後，主委問他「老阿伯，我有一句話要問你，請你老實講，到底你為甚麼會這麼勇敢，並且極力反對這件事，在背後是不是有人唆使你這樣做？」說明主委不先設法了解與疏導而先威脅的拙笨作法；「第一回合」的一節裏警察當局把七十九歲的阿盛伯拘留一夜，然後「悄悄地用吉普車把他送回清泉」。「悄悄地」這三個字用得十分恰當，背後隱藏了多欲說未說的人人皆知的話。「陳大老的孫子」裏寫陳縣長的官僚作風與地方民選官的嘴臉寫得維妙維肖，作者只用了極簡單的幾筆就繪出一幅極生動的漫畫，這一節寫得比前兩節都成功，就是因為作者沒有浪費太多筆墨，抓住要點，勾了幾筆，人物便「躍然紙

上」了。

在這篇故事裏，唯一較弱的一環是年輕人對於代表經濟繁榮促成社會改變的游泳池之建立所持的態度不够鮮明，或者說，有些曖昧，他們先是同情阿盛伯，後來既不予以支持，也不予以反對，因而相對的減弱了老的一代所代表的信念同新一代間的衝突，也減弱了阿盛伯以丑角姿態溺死於游泳池所產生的戲劇效果。此外，阿盛伯由於「我愛這一塊土地和這上面的一切東西」而激起強烈的反對建立游泳池應該是個頗具威力的動機，但作者對這一方面的強調遠弱於阿盛伯和老友們重建其威信的動機。

「看海的日子」，迄今爲止，我覺得是黃春明的作品中最好的一個中篇故事。從這篇故事裏，我們看到人性的光輝；任何不利的生活環境都不足以剝奪它，而生命的意義也因之被積極地肯定了。人是堅韌的，不論他多麼卑微，他有一種力量使自己站起來，這力量是不可征服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建立在互助互愛上，只有這種愛是可貴的。生活的艱苦、折磨與迫害是人性的考驗而不是摧毀。

作者一開始，在「魚羣來了」那一節裏，就給這個故事發展的背景作了扼要的敘述。南方澳是個漁港，在捕魚季節，討海人的豐富收穫給它帶來了繁榮。凡有海員處必有妓館，對於捕魚的人們也是如此。「臨時搭在山腰間的娼寮，開始緊張起來了。阿娘站在門外看到已經駛入澳肚裏的漁船，心裏也跟着引擎碎碎地跳動。她回過頭向裏面喊着說：『你們這些查某鬼仔，錢來了！』裏面的妓女都走出外面。阿娘指着下面的漁火：『哪，鯉魚羣來了！今年比去年來的早。才月初呢……』她突然改變語氣向裏面喊：『阿雪，你還不快吃飯，等一下連讓你坐起來的時間都沒有咧！』」（四五）這是一段極卓越的敘述，作者使我們由南方澳漁港，山間的娼寮，阿娘的喜悅而轉到一個特殊人物的身上，阿娘那一聲「阿雪，你還不快吃飯……」就把鏡頭從遠拉到近處了。這裏我有一些懷疑，阿雪是不是這篇故事的主角白梅？如果不是，阿娘的那樣呼喚就大大減低了其意義。我想阿雪可能就是阿娘給白梅的名字，因爲作者後來說她「現在除了憔悴了些，仍然對男人有一股誘惑的魅力」，這魅力會吸引很多顧客，才能「連讓你坐起來的時間都沒有

咧」。

接着，作者先簡單地介紹了阿梅——從十四歲就在中壘的窩子裏，墊着小凳子站在門內叫阿兵哥，到現在已足足有十四年了（四五）。阿梅已是二十八歲的成熟的婦人了。妓女的生涯使她和社會一般人隔開，她的生活是孤獨的，在職業上是受歧視的，自然她也喪盡了自尊。在「雨夜花」一節裏，作者介紹白梅在「生意繁忙的時候請兩天假，」因為她要回家參加她的養父「頭一年的忌辰」。她「從漁港順便帶幾條新鮮鱈魚，急忙的趕到蘇澳搭十二點零五分的火車，準備回瑞芳九份仔」（四六）。火車上的那個經驗，說明一個職業妓女的孤獨與屈辱。坐在車廂，脫開了妓院，她已是一個普通人，跟你我一樣的普通人，享受一個人應有的一切權利，保持她的尊嚴，受到一個人應享有的對待。可是她却受到一個中年人的調戲，「你當然不會認識我，但我認識你啊！真想念啊。」這時「她從骨子裏發了一陣寒，而這種孤獨感，即像是她所看到廣闊的世界，竟是透過極其狹小的，幾乎令她窒息的牢籠的格窗」（四七）

繼之是一個極相反的經驗，使她看到人間的溫暖

；面前顯出一個「熟習而友善的臉孔」：她的朋友和職業上的舊伙伴鶯鶯。「當她們面對面的時候，一時激動的說不出話。只有讓互相關心着而滿含感情的眼睛，彼此去體會無從敘說的話。」（四八）一個「和社會一般人隔開的」受侮辱受損害的可憐蟲，突然投身在「關心着的而滿含感情的眼睛」的凝視下，看到一個母親懷抱着嬰兒，看到一個關心妻子的丈夫，她自然是很感動的。這一幅幸福的家庭圖自然使梅子想到一個人的快樂之所在。

作者用倒述的技巧寫了鶯鶯在桃園桃源街一家妓女戶裏幹活的情景，白梅給她的幫助，以及她們的掙扎，雖然白梅的手腕靈活，但她們的掙扎是無助的，無望的，最後必然是社會「死心於這種悲慘的宿命」的宿命論者。作者對於妓女院中的情景的敘述顯然太詳盡了些，鬆懈了些。這一段的主旨是在那種悲慘的生活裏，妓女們仍未喪失其做爲人所依賴的同情心與愛心，別的敘述與描寫應該是「一點到爲止」。

寫過這段回憶過去的日子之後，從第三節「魯延」開頭的句子「魯先生和鶯鶯在後頭找到了位子」始，又開始敘述白梅在火車上的經驗，另一個愉快的經

驗，她抱着驚驚的三個多月的嬰兒，「逗嬰兒玩，嬰兒竟然咯咯的笑出聲來」。這笑聲，對於白梅「是新鮮的」，而後「看到海她高興的把嬰兒抱起來，兩人的臉就朝着海的那一邊」，她為嬰兒唱起歌來。在她臨時編出來的歌裏，流露出她對在漁港為媽的不滿和報復的心理，例如：

魯延叫討海人一個一個爬着來叩頭，
每一個討海人都重重的打他一下屁股。

討海人噉啣噉啣地叫

魯延說笨蛋，你以後敢不敢欺負我的阿姨？
討海人說不敢了，不敢了……

魯延，這個三個月的嬰兒，引起了白梅的一個念頭。要拋棄娼妓生活，要能真實的愛，要能有為她報仇的人，要能恢復正常人的生活，必須要有個孩子。想要有孩子必須要先結婚，白梅自然也想到養母為她忙着託媒物色的事，這段回憶使我們知道她是養女，她出賣肉體賺的錢使她養父母家發達起來了。由於她的養母稱她為爛貨而深深地傷害了她，使她「終於將內心裏淤積已久的話都傾出來了：『是的，我是爛貨。十四年前被你們出賣的爛貨，想想看：那時候你們家裏

八口人的生活是怎麼過的？現在是怎麼過的？你們想想看：現在你們有房子住了。裕成大學畢業了，結婚了，裕福讀高中了，阿惠嫁了，全家吃穿那一樣跟不上人家？要不是我這爛貨，你們還有今天？』」她的這位養母倒不是個沒良心的人，最後她請白梅原諒她。作者接着以「突然，她竟想起需要一個孩子」，又使讀者回到車廂，聽白梅心裏的一段獨語的談話。這段「自言自語」的對話說明她的矛盾，不結婚而又想要孩子，以及她的解決辦法，從嫖客身上借種子，孩子對她太重要了——燃起她的生之慾。

「你真的這需要一個孩子？」

「這就是我還要活下去的原因吧！」

三天後，白梅回到漁港，這時漁港「已經沸騰到最高潮的頂點了」。娼寮的生意興旺起來，討海人裏有個年輕的阿榕的，進入娼寮就被白梅識出他是一個變得有點可愛的老實人，看到「他裏面的一片善良的心地」，她便選擇阿榕。「白梅目送着阿榕走下山坡之後，她照着以前的計劃匆匆忙忙地打點行李，並且向阿榕告辭」（七五），她「淚汪汪地抱着滿懷歡喜走下山坡」，她「頭也不同，一秒都不停地向前

走着。雖然她會一直都在海邊，但是今天才頭一次真正聽到海的聲音，一陣一陣像在沖刷她的心靈」（七六一——七七）。海象徵着新的希望和生命力，象徵着走出舊日的悲苦的生活，白梅「頭一次」聽到希望的招喚聲。

白梅回到自己的生家，一個二十多年來一直沒有任何改變的偏僻貧瘠的小村莊。「記得小時候……」我們又從白梅的回憶裏看到她的童年生活片斷和「什麼都因為我們窮，你記住就好了，從今以後你不必再吃山芋了。」回到自己的家鄉，她享受到了愛和溫暖，她也有了愛的對象，我們看到把自己積蓄的錢為她大哥醫療爛掉的一條腿，她還勸他「你忘了？你的手藝不是很好嗎？你不是可以用竹子做椅子，做畚箕，做篩子，做很多很多東西？」梅子自己「對什麼都開始有信心」，她的信心也使別人恢復信心，她大哥接受她的勸告去鋸掉腿。而她最感到喜悅的是「經城裏兩家的醫院的檢查，醫生都說很可能懷孕了」。一連串的希望實現，「官廳明年不但不收回山坡地，反而把這些土地放領給我們咧！」這裏的村民，也和梅子的母親一樣，可以很喜悅地說：「看哪！從那崙頭到

這邊谷底都是我們的哪！」梅子，人們說，給村子裏帶來了好運，帶來了好吉兆。「同時梅子對家裏的負責和孝行，再加上對村人的熱誠，她在坑底很受敬重。」（九〇）她的職業曾剝奪了她的一切，她曾被視為是滿足男人性慾的一個工具，她曾是無何奈何的宿命論者，而今在自己的家鄉，她又成爲一個頂天立地的獨立的人，村民們並沒有因為她沒有丈夫而懷孕予以輕視，這些樸實的村民畢竟是慷慨的，原諒的，他們都關心梅子：

「這個女孩子很乖，應該保佑她生一個男的。」一個年老一點的人說。

「是的，那是我長眼睛僅見一個好女孩子。」

「那裏的話，是你們這些長輩不甘嫌她。」梅子的母親暗暗在心裏歡喜。

「說實在，我們讚美都來不及呢。」

「我猜她會生男的，看她的肚子好尖哪。」有一個女人這麼說。

「該賞她一個男的才公道。」……（九六一——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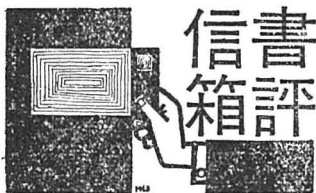
正月裏，梅子要去城裏生產的時候，「大哥早就替她裝了一頂轎子等她用：村人一聽說梅子要進城生小孩，一下子就有好幾個人來幫助她抬轎」。(一〇〇)雖然是難產，但終於梅子生了一個男孩。「這時的梅子才感到她的過去的一切真正的過去了。」(一〇六)梅子生了孩子之後的一個意願是去漁港看海。在去漁港的途中，人們對她是關懷與親切，「正在她想找一個角落偎依時，在她面前同時有兩個人站起來要讓位給她」，「有一個女人走過來，牽着梅子去坐她的空位。梅子開始正視對方的眼睛，那女人親切而和善的微笑著。」(一〇八)這使她「接觸到坐椅的剎那，一股溫暖升上心頭。她想：這都是我的孩子帶給我的，梅子牢牢地抱着孩子輕輕地哭泣起來。」(一〇九)

大自然也爲她歡欣，「太平洋的波瀾，浮耀着嚴冬柔軟的陽光，火車平穩而規律的輕搖着奔向漁港」(一一〇)。作者這樣結束了這篇故事。

根據我個人的理解，這篇故事的主題仍是在寫一個人如何贏得他在社會上受尊敬的地位，喪失了這種地位，生活便失掉了意義。梅子個人能在污泥中站起

來，以一個母親的姿態重返正常的社會，享受被愛和愛他人帶給生命的快樂。作者也許給我們一個提示，最古老的「隣人愛」仍是我們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表現這種愛的仍是那麼純樸的同土地生長在一起的人們，而土地是被我們稱爲「母親大地」的。街仔鎮的紳士們只顧到工作之餘洗清泉浴時，已經缺乏這種慷慨的同情心了。近代作家們時常表現對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的憎恨，因爲它剝奪了人性，海明威的「老人與海」與福克納的「熊」裏的主人翁，都返回遠離近代文明的大海或曠原中追尋價值，黃春明讚許他們的看法吧？

在「溺死一隻老貓」裏，作者挖苦了村民大會和民選縣長，諷刺了捉走阿盛伯的警察，這些阻止了阿盛伯爲其信念而戰的努力，迫使他走向「孤軍奮戰」而註定失敗。在這篇故事裏，他宣揚土地放領的德政，解除了農民的貧困，使他們能驕傲地說「我們的土地」，土地對他們，尤其嬰兒對白梅，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生命之所寄。(下期續完)



編輯先生：

常聽人說辦出版事業困難，想來大概不錯。只是我覺得這和辦學校差不多，辦得越好，前途就愈看好，否則也就不言而喻了。既然這和辦學校差不多，所以設備、內容——來自撰稿人——一定要够水準。貴刊在這方面，可說相當不錯，如何使它更趨理想是我們共同的願望！

既稱書評，除感性作品外，我認為應求其嚴、求其平，過份的、無理性的攻訐吹捧都非所宜。

楊肇基 八月七日

編輯先生：

書評書目可讀性的文章很多，不過有時在評書的文章裏仍難免有過激的言詞，個人認為好的書評只要指出書中的錯誤，別讓喜愛書的人花錢去買不值得讀的書就行了，太尖酸的語句，不是一個讀書人應有的態度。

曹迺呼 八月一〇日

編輯先生：

在拜讀了貴刊第七期「與姚一葦教授一夕談書」，其中有幾句話正是我最贊同也最苦惱之處，像姚教授認為讀某一方面學科的書，應把基本的先精讀一番（例如四十一頁第三段，四十五頁第二段及四十六頁第二段）這些「入門書」，初學者常會忽略，也不曉得究竟那些是基本的知識，往往會事倍而功半，甚至根本讀不進去，而索然

無味，花了金錢、時間、精力只落到這種地步實在太可惜。所以希望貴刊能多發表幾篇像王更生教授的「國文系學生必讀書籍舉要」，王教授這篇文章對我們這些愛好國文，却不得其門的學生來說，不啻指出了一條捷徑。這是最令人興奮的事！

讀者 夏亦嗣 九月一日

編輯先生：

第七期內容好得很，值得鼓掌，特別是像王鼎鈞先生那樣雋永可愛的文章，每期至少得有一篇才好。

「書評書目」可否幫忙找些專家談談禁書的問題，讓一些有力人士出來說說話，可能有希望開一點「禁」，經過的時間已經十幾年，標準該變了，也許有些往日該「禁」的書，現在已無「禁」的必要，大家何妨談談這個問題！

讀者 莊敬 九月三日

編輯先生：

七月一日出版的第六期「書評書目」，刊有康文先生的一篇「我看『書展』」，內容有兩處小小的錯

誤：

一、二十九頁康文先生提及「最早的」「全國圖書展覽」在「中華體育館」，這是不對的，事實上在此之前，內政部出版事業管理處已主辦過第一次全國圖書展覽，地點在僑光堂。

二、三十頁康文先生提及「遠東的西潮」一書，以別於「翻版的西潮」。事實上遠東書店從未出版過「西潮」，原版的「西潮」是世界書局出版的。

同期的「書評書目」另有一篇霍青先生的「短評」：「書店和店員」，在四十五頁中提及 Animal Farm 這本書的中譯本叫做「萬獸圖」。據我所知該書的中譯本坊間可見的，有一本直譯為「動物農莊」，而至少有兩種版本譯為「百獸圖」（分見正中、黎明出版者）。譯為「萬獸圖」的，似未曾見，霍青先生幸以教我。

茶 陵 九月十一日

××

近來雜誌業又振奮起來了，「現代文學」開始發稿費，「大學雜誌」竟再版發行，頗見水準的「人與

「社會」雜誌進入第三期，又有一本新的刊物誕生——「文季」，這種種新興的氣象，都令我感到興奮。

我很贊成「書評書目」的「作家話像」，這有助於讀者在閱讀時，從作家的創作背景，更深入於作品之中，我建議這「話像」也能「分類介紹」——就是把文路相同或創作背景相似的作家（如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歸為一類）作一次刊出，這並非在分派別，只是對一般讀者欣賞作品有所幫助。

更能讓我舉雙手的是如第六期、第七期對「家變」的探討，及第七期的談林懷民的「蟬」，這種集各種面的探討，讓讀者目光擴大，而能對作品作「整體的欣賞，不致於拘限於一個觀點。（第一期的「文季」中也有類似的討論，「當代中國作家的考察」——歐陽子，他們對歐陽子的創作背景、作品內容、人物和可能帶來的影響都有所討論，比「書評書目」的更為詳盡）然後由讀者本身自作分析比較，必會有較深入的感受，更可以引起愛好文學的動機。

其他如「國文系學生必讀書籍舉要」，也是很合需要的。

在「文季」裏（我很喜歡這本雜誌），有黃春明

的一篇「莎啞娜啦·再見」和王禎和的一個劇本「望你早歸」。

我喜歡黃春明非始自今日，覺得他的作品愈來愈成熟了，走的路線我也很激賞，「我們的文學作家大都看不到牆腳，即使看到了，他們的視線也都成一個傾斜的附角」，黃春明却是一個一直在看牆腳的作家，他的作品總是給人一種難以言喻的鮮烈的感動，很親切很平實的那種，就像那些人活生生的在我們四周，尤其是這篇「莎啞娜啦·再見」，更是難得的佳作。

王禎和的劇本——「望你早歸」，他可能旨在表現人性的「滑稽」，單從這方面來看，他是成功的，也多少表現了小人物生活的無奈。可是以劇本來說，有的地方的「打燈」却無規則可循，對話上很能表現，但是有些地方用上長短一樣，不和諧的句子，却不太能使人理解，這大概也是我一直以為的「王禎和風」吧！

我建議「書評書目」也為雜誌界做一個「總評」，看看我們的雜誌走的方向，以及他們所採取的態度，這對讀者選擇雜誌也會有幫助，當然，所探討的應當以水準較高的雜誌為限，……其實，這個工作似應

視為「書評書目」的責任，因為「書評書目」不但有義務介紹書、評書，還有責任讓讀者去讀好書，讀好雜誌，讀好報紙。

林清玄 九月十二日

編輯先生：

我很喜歡書，入伍時間，就買了約六七千塊屬於自己的書，我也喜歡借書給別人，全省各地師長、朋友或學生那兒，有不少我的書。跟諸位不同的是——我也喜歡賣書，因為我家開書店，在彰化縣西北角沿海的一個小地方，面積也許比大都市的書局還大呢！我家裏覺得，賣書也是一種社會服務，我們有責任提高僻遠地區的文化水準，所以也擺了些「超」水準的書。有時候使得買書的顧客感到十分驚奇，因為有的書他們踏破皮鞋無覓處，却在我們家找到了。這些都是閒話，現在言歸正傳：我很少寫有關書評的文章，但最近讀了子敏（林良）先生的「小太陽」，覺得有義務把它介紹給廣大的讀者：「小太陽」的內容是對現代倫理、現代生活的描繪、透視與反省，引領讀者從愛與情中去發現美，從平凡的生活去發掘情趣。

「小太陽」有幾個值得咀嚼玩味的特色：

1 這是一本最不「文白夾雜」和最注意追求修辭的新鮮感的散文集。所以語言自然、鮮活，好像要從紙上跳出來一樣。

2 作者把家庭瑣事、日常生活寫得很有「意味」，很能撥響讀者的心弦。

3 「小太陽」有真摯的人情味，書裏也有敦厚的幽默感，像吳魯芹的「鷄尾酒會及其他」，像梁實秋的「雅舍小品」。

4 作者的胸襟學養、深厚的同情和社會意識，提高了作品的境界，他的體驗、挖掘，增加了文章的深度，很耐讀。

5 作者擅用比喻，像「西潮」的蔣夢麟，像左右開弓的余光中，余光中擅鑄語言的新幣，林良也是。

一個「小太陽」的忠實讀者 林武憲

九月二十二日

編輯先生：

我很喜歡「書評書目」上的批評索引。我覺得國內從事批評寫作的人常不看別人的作品，一半因為沒

有專門刊載書評的地方（當然，這指過去）。但我在看「批評索引」的雜誌部份時，不明白方邁先生是依什麼標準編成，因此在尋找文章時常易發生困難。希望它能依人名筆劃或雜誌名稱的筆劃先後排列，這樣做或許會花不少時間，但對讀者却有莫大便利。

李師 鄭六二·九·二五

××兄：

久未接來信，念念……「書評書目」在美國稍為像樣的圖書館都可看到，此點可告慰，而兄等之努力，亦無白費……

劉紹銘 九月二八日

××兄：

你好！看到八月十五日創刊的「文學季」，頗為高興。從「筆滙」到「文學季刊」「文學雙月刊」，乃至現在的「文學季」，全是一脈相承的好雜誌，前仆後繼，再接再厲，着實令人興奮！

但是在高興之餘，不免又有些過敏地多擔了一份心，從「文學季刊」到「文學季」，顯而易見，這一羣

熱心的文學耕耘者，在努力突破過去的侷限。但是打破了了一個繭，却似乎又有形成另一個繭的趨勢。文學應當走出士大夫圈子，關懷社會大眾，但是如果作品的題材儘從低階層人物身上着眼，那未免又矯枉過正了。靜心想想，這另一個新繭是要不得的。憶後漢書班固傳論有云：「固傷選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此古人之所以致論於目睫也。」班固譏司馬遷被刑而不知身自遇禍，正如日見毫毛而不見其睫。如果打破了一個繭，剛走出廣闊的世界，又作繭自縛，豈不是和班固一樣。

何 常 六十二年重陽

凡在「書評信箱」中刊出一則，如在千字以上，當按本刊稿費標準致酬，其他三、五百字甚至數十字的短稿，我們一律奉送本刊五冊，您拿到後轉送其他朋友，無形中，在提倡讀書風氣上，您也加進了影響力，相信是您樂意的。

有關「書評信箱」來稿、請寄「臺北市三九——三三號信箱書評書目社收」。

編後

• 自創刊以來，受到廣大讀者的支持和愛護，使本刊能够茁壯起來，而且漸漸具有信心。本社迭獲讀者來信，要求把雙月刊改爲月刊發行，以使純正的批評風氣能够迅速建立，並推廣得更深遠。因此，決定從明年元月起，本刊將改出月刊，一方面固然是接受讀者的要求，但最重要的，還是想爲我們的出版界提供更多更好的批評風氣，我們將有許多新的構想和計劃要做，希望也得到您寶貴的意見，以使改爲月刊後的「書評書目」，比以前更爲完美。

• 改爲月刊之後，我們將充實「每月新書」專欄，從今年十一月，所有新書的作（譯）者，出版處所、年月以及定價，都是我們報導的重點，我們不敢保證，絕對不遺漏任何一冊新書的出版消息，然而，把每

一本新出版的書報雜誌介紹給讀者，却是我們時刻提醒自己應做的工作。

• 本期「兩月新書」係上期留稿，限於篇幅，九、十兩月新書，資料蒐集得並不完整，改成月刊後此一缺點當可改進。

• 向海外供輸中文書籍，以及代國內訂戶購書，一直也是本刊的重點工作，然而，一年多來的代購結果，使我們覺得不勝負荷，勞累異常，有些讀者把書款匯來，只寫書名，沒有註明作（譯）者，也不告訴我們那家出版社印行的，常常，我們的工作人員爲了一本書，像大海撈針似的四處查詢，時間和精力的透支不談，而另一個困擾我們的因素是：近來紙張上漲，價格不穩，各出版刊物也跟着水漲船高，定價一再的調整，而讀者購書，多數照本刊一至六期書目定價匯寄書款，我們一面要寫信向讀者解釋，一面又要讀者補寄書款，爲了幾塊錢來回的寫信，真是不勝其苦，何況我們是以八折優待價格給讀者，當大家都在提倡「不二價」的時候，書店和出版社也並不歡迎我們這種代銷方式；而更主要的理由，我們自覺把「書評書目」這本雜誌辦好比什麼都重

要。我們的人力有限，特別是改成月刊後，工作加倍忙碌，更必須全力以赴，因此，今後讀者，請儘量直接向書店或出版社洽購，可以例外的是，海外或本省僻遠鄉鎮，購書確實不方便的讀者，仍可委託我們代購，但務請將書名、作者、出版社都註明清楚。折扣不再優待，海外地區，請另加書價之百分之五十，做為郵費。

• 「作家話像」是配合書目部份而開關的一個新專欄，自上期刊出以後，已引起不少讀者的注意，由於是新闢的緣故，還有許多有待改進的地方。自本期起，我們已採納讀者的意見，系統化地請專人撰寫，同時，每期儘量以性質相近的作家一起介紹，並請畫家陳文藏「畫」像，希望這個專欄，除了史料的價值之外，還能增加您閱讀的興趣。

• 本期售價略作調整，對讀者來說，當然又加重了負擔，為了補償起見，原有訂戶續訂，仍按六期六〇元，十二期九〇元（二十四期一八〇元）計算，此外，為了優待新訂戶，如在本月底前訂閱，也按上列價格收費。

• 由於改為月刊的緣故原訂一年（六期）訂戶現改寄半年（六期），原訂二年（十二期）訂戶，現改寄一年（十二期），在時間上雖有差異，但並未減少實際出版的期數，這一點是必須向讀者說明的。

• 本刊一至四期已裝訂成第一卷合訂本，五至八期，即將於最近合訂成第二卷問世，以後每隔半年（六期）裝訂一冊，以便讀者珍藏。

• 本刊上（第七）期「MOBY DICK 的中譯本」一文，因發稿較遲，匆促付梓，致生誤漏，特更正如後：

頁 30，行 8：「Hard down the helm!」誤為：「Hand down the helm!」

頁 30，行 9：「準備轉帆索」誤為「準備帆索」

頁 32，行 7：「……the White Whale……」誤為「……the white whale……」

頁 33, 行 19: 「……but only bodiless as objects, not as agents.」誤爲: 「……but only bodiless as agents」

頁 34, 行 2: 「我的雙腿感到……」誤爲「我的雙腿戰到……」

頁 34, 行 8: 「……spilling out……」誤爲: 「……spilling ont……」

頁 35, 行 7: 「……strangely oblivious of……」誤爲: 「……strangely oblivious of……」

又據原作者黃燕禎先生來函更正原稿引用原文, 譯文及其他誤漏之處如下:

頁 27, 行 16: 「……that's a purty (pretty) long……that rips……」誤爲: 「……that's a long……that rips……」

頁 30, 行 14: 「……hundreds of gay fowl……」誤爲: 「……hundreds gay fowl……」

頁 31, 行 5: 「『翻譯研究』」誤爲: 「『翻譯的研究』」

頁 32, 行 8: 「……rushing among the boats……」誤爲: 「……rushing the boats……」

頁 32, 行 12: 「……衝到三隻捕鯨船中間, ……」誤爲: 「……衝到捕鯨船中間, ……」

頁 32, 行 16: 「……在那幾乎無跡可尋……」誤爲: 「……在那無跡可尋……」

頁 35, 行 12: 「……推滾向船首,」誤爲: 「……推滾向艇首,」

以上各項誤漏, 或係校對未週, 或係未經詳細查閱原文及譯本, 編者均難辭其咎, 特向讀者及原作者致歉。

• 本期稿擠, 何欣先生「論黃春明的小說中的人物」未能一次刊完, 特向讀者和何欣先生致歉。另有「讀『風樓』」(丘秀芷)、「讀『白山黑水集』」(朱介凡)、「我讀『小王子』」(李麗環)、「愛好·讀書與聯想」(朱信義)等稿, 均已排好, 當於近期刊出。

批評索引

方 邁

民國六十二年八月至九月

壹、雜誌部份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 次	年 月
二十世紀的發現 (Kaac Asimov)		彭 樹 楷	新 時 代	13:9	43	62.9
評「二十年來佛教經書論文索引」(中華學術院, 佛教文化研究所主編)		無隱居士	出版家雜誌	9	16—17	62.9
二次世界大戰新聞報導精華 (Louis L. Snyder)		讀書先生	出版家雜誌	9	18	62.9
「人間詞話」今議(王靜安)		陳 俊 成	中華文化 復興月刊	6:8	58—59	62.8
「(法文譯註)元史刑法志」 (Paul Ratchnevsky)		陳 祚 龍	華學月刊	20	44—47	62.8
認識世界——簡介胡著三民主義的世界(胡漢民)		陳 景 搏	今日中國	28	37—68	62.8
我讀「大陸萬象」(唐柱國)		游 施 和	新 文 藝	210	162—163	62.9
我讀「大學文學教育論戰集」 (中華日報)		原 上 草	新 夏	35	34—36	62.9
文史通義與章學誠		甲 凱	中央月刊	5:11	121—126	62.9
推介「王氏開宗百世錄」(王秀南)		宋 哲 美	文藝復興	44	60—63	62.8
英文版「中日戰爭史略」評論 (comp. by Hsu Long-hsuen & Chang Ming-kai, tr. by wen Ha-hsiung)		劉 惠 林	新知雜誌	3:4	82—85	62.8
讀了「中國人之心」以後(伊藤喜久藏)		陳 鵬 仁	新聞天地	1330	18	62.8
專家的世界——介紹「心理學」一書的寫作方式(路君約等十八人著)		無隱居士	出版家雜誌	9	15—16	62.9
關於赫塞及其「心靈的歸宿」		江 上	新 文 藝	210	104—106	62.9
「地理學論文集」(沙學浚)		魏 汝 霖	華學月刊	20	51—53	62.8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 次	年 月
疑以傳疑——讀史記留侯世家(司馬遷)	梁容若	文壇	158	10	62.8
北洋軍閥史話書後(丁中江)	丁龍埏	春秋	19:2	43	62.8
「北洋軍閥史話」這部書(上)(丁中江)	金雅賢	暢流	47:12	19—21	62.8
「北洋軍閥史話」這部書(下)(丁中江)	金雅賢	暢流	48:1	18—22	62.8
談政治必須認識時代——讀黎文「安得英雄豪傑再造中華」以後(黎晉偉)	葉青	政治評論	30:12	4—6	62.8
「西洋文學術語叢刊」簡介(顏元叔主譯)	冰浩	青溪	74	105—108	62.8
西洋哲學思想史(Ch. Perelman)	達	現代學苑	10:8	41—42	62.8
揚青蘊的魅力——評「在室男」	林鍾隆	青溪	75	149—150	62.9
吃西瓜的方法(羅青)	時音	現代學苑	10:9	43	62.9
「吃西瓜的方法」的方法(羅青)	羅青	幼獅文藝	38:2	117—119	62.8
貝爾傳(Robert V. Bruce)	Oberbeck, S.K.	拾穗	280	206—208	62.8
評介「行爲語言的奧秘」	冷月	幼獅文藝	38:2	130—131	62.8
給經營者上了一課——評「有效的經營者」(peter F. Drueker)	毛國昆	今日世界	511	46—47	62.9
新書「唐太宗對遼戰爭考」之介評(程光裕)	魏汝霖	三軍聯合月刊	11:7	88—90	62.9
冷血及其作者楚曼·卡波第	楊月霖	書評書目	7	92—97	62.9
社會研究法(龍冠海主編)	杉	現代學苑	10:9	41—42	62.9
李賀歌詩的意象與造境	方瑜	幼獅	38:3	24—39	62.9
學術尊嚴何在?——看史煥章的近代西洋史(民國五十六年十月初版)如何全文照抄王繩祖的歐洲近代史(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商務版)	李公	新夏	35	37—38	62.9
雷馬克及其「奈何天」	思兼	新文藝	209	103—107	62.8
由「表演論」談起(哈公)	桂文亞	皇冠	39:6	188—191	62.8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 次	年 月
我還在「摸索」之中——讀蘇雪林先生新著屈原與九歌有感	劉明儀	中國語文	33:3	31—35	62.9
關於「面貌之展現」(孟仲、羊子喬主編)	趙雲	幼獅文藝	38:2	96—101	62.8
「彼德原理」的面面觀 (Laurence F. Peter)	仲子	人事行政	37	21—30	62.8
「金瓶梅」與「續金瓶」(笑笑生)	周越然	春秋	19:3	37—40	62.9
「家變」及其他(王文興)	楊惠南	書評書目	7	79—87	62.9
專才的心血結晶——評「美國企業的現在與未來」(高松濤等譯)	何兆寧	今日世界	510	63	62.8
讀管管畫管管——評荒蕪之臉	曹曉遲	創世紀詩刊	34	75—80	62.9
試論管管的風格與技巧——評荒蕪之臉	張漢良	創世紀詩刊	34	67—72	62.9
司馬中原筆下震撼山野的哀痛(評荒原)	齊邦媛	中外文學	2:3	4—12	62.8
讀以三民主義理論為中心的「政治科學新論」抒見(李守廉)	湯承業	革命思想	35:2	11—13	62.8
生命的悲歌——我看「恍惚的人」(有吉佐和子)	桂文亞	皇冠	40:1	186—190	62.9
財運亨通(Paul E. Erdman)	謝伯特	拾穗	281	210—212	62.9
評「科學導論」——現代科學譯叢之一	張天程	新時代	13:8	31	62.8
論紅樓夢的喜劇意識(曹雪芹)(轉載)	柯慶明	中國文選	77	132—145	62.9
「疾風勁草」讀後(胡格金台)	游施和	新文藝	209	138—139	62.8
評：高中地球科學教科書(中學標準教科書地球科學編輯委員會編)	北美中國地球科學協會	科學月刊	4:9	43—47	62.9
莫克博士收集的沉默 (Heinrich Böll)	杜康	現代學苑	10:8	42—44	62.8
書法藝術的前途——兼評「書法今鑑」(史紫忱)	孫旗	中國書畫	42	8—9	62.8
勉齋文集(楊懋春)	蕭喬	現代學苑	10:9	42—43	62.9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 次	年 月
秩序如何生長？——評葉維廉「秩序的生長」	陳 芳 明	書評書目	7	6—18	62.9
淮南子與其作者	方 祖 樂	中央月刊	5:10	141—147	62.8
「開羅會議」讀後(梁敬錚)	蔡 崇 良	國 魂	333	42—43	62.8
梁著「開羅會議」簡介(梁敬錚)	沙 學 浚	學 粹	15:5	27	62.8
蒲松齡與聊齋志異聊齋志異與池北偶	藤田賢祐	幼 獅	38:3	56—61	62.9
談(蒲松齡與王士禛)	陳 香	東方雜誌	7:3	76—78	62.9
「黃公度先生傳」讀後(吳天任)	賴 强	中原月刊	114	12	62.8
吳著「黃公度先生傳稿」簡介(吳天任)	陳 瞻 園	東方雜誌	7:2	75—76	62.8
吾浙「張上將謬行傳」讀後(一)(陳亞芳)	笠 父	浙江月刊	5:8	21—23	62.8
介紹一冊圖文並茂的集郵書(潘途的郵政和郵票)	沈 嘉 濟	中國郵刊	31	38—41	62.8
我所知道的——試解陳燕女士的「天問」	岳 峰	新 夏	35	46—48	62.9
「新嘉坡華族史論集」(柯木林、吳振強編)	王 秀 南	華學月刊	20	48—50	62.8
「圓夢曲」這本書(維多利亞·霍爾特)	蠹 蠹	中華書訊	6—7	8	62.8
駁「評鈴木大拙的禪與生活並論佛教」一文之繆妄(周堃)	仁 化	中國佛教	17:12	2—6	62.8
薩繆孫：經濟學原理第九版	Mathieson, Robert F.	企業與經濟	2:11	41—42	62.8
「滄海浮生記」讀後(孫碧奇)	李 萬 來	文藝復興	44	58—59	62.8
書評龐德「詩經英譯」	施 友 忠	創世紀詩刊	34	95—96	62.9
我讀「歌謠週刊」(婁子匡編)	雲 笙 鶴	書評書目	7	48—55	62.9
兩篇小說和一本書(鄭清文的雷公點心，銀正雄的金生及尹雪曼的西園書簡)	任 真	新 文 藝	210	156—161	62.9
論「國語」與「方言」——「評與『冷靜』談『熱鬧』」一文(應一山)	閒 人	大學雜誌	67	17—19	62.8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 次	年 月
淺評「當代漢英詞典」(林語堂)	傅一勤	中外文學	2:4	182—186	62.9
簡介媽媽的妙策(本上幸雄)	周玉春	國教天地	3	32—33	62.9
「審判」讀後(張惠信)	林鍾隆	青溪	74	109—110	62.8
「談政治必須認識時代」讀後(葉青)	劉敏行	政治評論	31:2	11—12	62.9
「維吉利亞·吳爾芙傳」讀後記(Quentin Bell)	吳魯芹	傳記文學	23:2	65—71	62.8
論韓愈的作品——下篇：韓愈的詩	劉中穌	文藝	50	230—243	62.8
評介「隱匿的福音」(史密斯)	張鶴琴	恆毅	23:2	13	62.9
一枚耐人咀嚼的橄欖——談零心的「橄欖」表現	羊令野	創世紀詩刊	34	64—65	62.9
平實中生動活動——我看「樂觀者的女兒」(韋縵)	崔志義	文藝	51	28—29	62.9
霍小玉傳評介(蔣防)	鄭明嫻	新文藝	209	41—54	62.8
孤影「歷史的教訓」之迷途	雙溪	新夏	35	21—26	62.9
佛克納著：聲音與憤怒	Collins, Caryel	中華文藝	5:6	70—77	62.8
鍾燦品詩的基本理論重氣觀的剖析	何寄澎	幼獅	38:3	40—46	62.9
「蟬」聲(林懷民)	楊祖愛	書評書目	7	106—113	62.9
聽，那蟬聲(談林懷民的蟬)	孫煒芒	書評書目	7	113—118	62.9
新生的一代——評林懷民的「蟬」	王牧之	書評書目	7	118—122	62.9
死亡與新生——評林懷民的小說(變形缸與蟬)	胡耀恆	中外文學	2:4	132—148	62.9
柯辛斯基的「魔鬼樹」及其他	Rogers, Michael 陶小怡譯	書評書目	7	56—58	62.9
「警察之光」讀後(彼得·邁司)	李文正	警光	202	16	62.9
評介林著攝影藝術叢談(林炳文)	黃瑩	中華電視週刊	99	54—55	62.9
Mo By DICK 的中譯本(H. Melville 著葉晉庸譯)	黃燕禎	書評書目	7	26—36	62.9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 次	年 月
一顆不肯認輸的靈魂 (評余光中的詩)	陳芳明	龍族詩刊	10	45—56	62.9

貳、報紙部份

篇 名	評 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對「也談四郎探母」之異議 (陳翠娟)	劉玉螢	中央日報	9	62. 8. 1—2
謝霜天的散文集「綠樹」	夏鐵肩	中央日報	10	62. 8. 4
評「海笑」 (趙滋蕃)	孫陵	中央日報	9	62. 8. 5
談人面桃花——兼論文學上聯想的想像 (崔護)	左海倫	中央日報	10	62. 8. 8—11
讀「評地球科學」有感	沈君山	中央日報	9	62. 8. 14
出版情報——介紹「出版家雜誌」	君 弢	中央日報	9	62. 8. 16
讀「歷史的教訓」 (孤影)	文 壽	中央日報	10	62. 8. 17
我讀「歷史的教訓」 (孤影)	曉 森	中央日報	9	62. 8. 19
「屈原與九歌」中的女神——由凌波的湘君至黑臉的媽祖 (蘇雪林)	蘇紹業	中央日報	9	62. 8. 20
從「四郎探母」談戲劇與觀眾	王名楷	中央日報	9	62. 8. 21—22
「詩經的文學成就」讀後感 (周錦兄)	孫陵	中央日報	9	62. 8. 23
雜談「香草箋」 (黃任)	陳 香	中央日報	10	62. 8. 24
「歷史的教訓」讀後感 (孤影)	張柳雲	中央日報	9	62. 9. 6
評介「莽原」 (孫陵)	趙友培	中央日報	10	62. 9. 12
推介「大陸萬相」 (唐柱國)	桓 爽	中央日報	10	62. 9. 15
「黎明的通告」讀後 (曲軍成)	奎 永	中央日報	10	62. 9. 26
諾曼梅勒——文抄公 (瑪麗蓮)	朱約農	中華日報	9	62. 8. 1—2
談「中外文學」並評「家變」 (王文興)	鄭 耀	中華日報	10	62. 8. 2
評「家變」 (王文興)	魏子雲	中華日報	9	62. 8. 3—5
福斯德「賀思莊」裡的隔閡問題	林 綠	中華日報	9	62. 8. 7—8
水滸傳的文學價值	劉光興	中華日報	10	62. 8. 9
王文興的鎖——看電視座談「家變」有感	村 夫	中華日報	9	62. 8. 12—13

評介「離婚」(莫泊桑)	宣 和	中華日報	10	62. 8. 16
從「批改作文畫圈問題」說起(江子超)	徐 亮	中華日報	10	62. 8. 17
談國文課本(國立編譯館編的國中國文課本)	林 貴 真	中華日報	5	62. 8. 20
談推理小說「折翼之鳥」(雅嘉莎·克里斯蒂)	讀書先生	中華日報	5	62. 8. 20
評「中西文化與人類前途」(張起鈞)	劉 國 光	中華日報	10	62. 8. 23
余光中的世界——讀「蓮的聯想」	馮 雲 濤	中華日報	9	62. 8. 25
談二次世界大戰新聞報導精華(Louis L. Snyder)	讀書先生	中華日報	5	62. 8. 27
「圈」外另有文章——讀「批改作文要不要畫圈」有感(陳東和)	曉 園	中華日報	5	52. 8. 27
我讀「歲月·天涯」書感(呼嘯)	王 賢 忠	中華日報	5	62. 8. 27
有血有淚看「留情」(鈕先銘)	惜 亨	中華日報	9	62. 8. 29—9. 1
評介「一九一四年八月」(索普尼津)	李 牧 華	中華日報	10	62. 8. 30
簡介「中國現代史話」及其作者(葉蔭民)	中華日報	中華日報	9	62. 9. 3
「情變」和「家變」	陳 克 環	中華日報	9	62. 9. 4
我讀「黃興評傳」(左舜生)	文 文	中華日報	10	62. 9. 6
道德經的世界(老子)	王 逸 祥	中華日報	5	62. 9. 10
「桃花源記」小問題(陶淵明)	東 和	中華日報	10	62. 9. 13
簡介「中國民族性研究」(項退結)	吳 炎 塗	中華日報	10	62. 9. 13
林懷民的「蟬」	林 柏 燕	中華日報	9	62. 9. 14—15
談鈕先銘的「留情」	讀書先生	中華日報	5	62. 9. 17
評介「小丑眼中的世界」(海利英希·碧爾)	宣 和	中華日報	5	62. 9. 17
果豈無花?——蕭白「無花果」集讀後感	楚 茹	中華日報	9	62. 9. 17—18
我讀「獻身與領導」(Douglas Hyde)	劉 國 光	中華日報	10	62. 9. 20
為「西遊記」不平(吳承恩)	陳 克 環	中華日報	9	62. 9. 21
讀「靈台書簡」後(劉紹銘)	文 文	中華日報	10	62. 9. 27
我看當代中國劇作家論(叢靜文)	陳 紀 滢	中國時報	13	62. 8. 14
童話與寫實——西遊記外一章(吳承恩)	姚 詠 萼	中國時報	13	62. 8. 19
源氏物語及其翻譯(紫式部)	林 文 月	中國時報	12	62. 8. 22—23

兩首唐詩中的「春天」(李白的春思和李義山的落花)	傅述先	中國時報	12	62. 8. 24
小談「冷血」和「朱門孽種」(景楚曼·卡波第和梅耶李文)	景翔	中國時報	12	62. 8. 25—26
洗劍澆花論武俠——評何懷碩的明日黃花談武俠	金恆煒	中國時報	12	62. 8. 30—9. 1
杜佛勒的「未來的衝擊」	陳銘芳	中國時報	12	62. 9. 5—7
好歹是自己的——讀王文興的「家變」	拓荒者	中國時報	12	62. 9. 11
即使「黃花」亦蘊香——評何懷碩本的明日黃花談武俠	孫同勛	中國時報	12	62. 9. 11—12
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中學生的看法——評介「咱們的太平洋戰爭」多公榮編)	洪祖顯	中國時報	12	62. 9. 20
李璠特的「波斯孩子」	張時	聯合報	14	62. 8. 1
龍吟(讀高上秦主編的龍族評論專號)	彭歌	聯合報	14	62. 8. 3
談本屆全美著作獎小說類得主(Chimera & Augustus)	崔文瑜	聯合報	14	62. 8. 6
秦觀的一首詞(減字木蘭花)	費海璣	聯合報	14	62. 8. 13
「西出陽關」(余光中)	楊子	聯合報	14	62. 8. 20
英國女作家「駕駛座」的斯瑟克	崔文瑜	聯合報	14	62. 8. 21
「近代的臺灣」(薛光前主編)	彭歌	聯合報	14	62. 8. 24
出版家雜誌	彭歌	聯合報	14	62. 8. 25
房廩高的「冠軍早餐」	張時	聯合報	14	62. 9. 3
北雄與南秀(讀陳布雷先生傳與于右任的一生)	彭歌	聯合報	14	62. 9. 7
大丈夫(讀李雲漢的于右任的一生)	彭歌	聯合報	14	62. 9. 8
由維拉·凱塞作品重印說起(一個迷途的女人)	崔文瑜	聯合報	14	62. 9. 14
生活科學叢書(陳國成主編)	彭歌	聯合報	14	62. 9. 14
時間之謎——讀 Samuel A. Goudsmit & Robert Claiborne 合著的生活自然科學叢書第二冊「時間」	彭歌	聯合報	14	62. 9. 15
寧靜瀟泊(讀徐詠平的陳布雷先生傳)	彭歌	聯合報	14	62. 9. 21
「試箋李義山錦瑟詩」讀後(費海璣)	吳炎塗	聯合報	12	62. 9. 24
師道(劉賓主編)	彭歌	聯合報	12	62. 9. 27

- 男兒當自強——讀冒險犯難記後感 (鄧文儀) 江子超 新生報 10 62. 8. 5
- 徐州八縣抗戰剿匪紀要——一本由丹心碧血凝成的史詩 (馮子固) 張用寰 新生報 10 62. 8. 16
- 黃鸞滿谷·花香遍地——評介「人類動物園」並對文明未來展望 (毛禮士) 李師鄭 新生報 10 62. 8. 20—21
- 何去何從?——評介「裸猿」的立論及其真義 (D. Morris) 李師鄭 新生報 10 62. 9. 19—20
- 讀「古今狂想曲」(童軍) 杜奇榮 新生報 10 62. 9. 28
- 我看「夥計」(馬拉末) 駱小匯 新生報 10 62. 9. 30
- 野性的呼喚 (Jack Lozdoz) 李梅譯 大華晚報 10 62. 8. 21
- 高常侍的一首詩 (逢謝偃) 費海璣 大華晚報 10 62. 9. 3
- 評應未遲的作品 (旅路等) 楊柳青青 大華晚報 10 62. 9. 10
- 一本非故事體的小說「冷血」讀後 (楚曼·卡波第) 宋晶宜 大華晚報 10 62. 9. 17
- 關於「抗茵之戰」(P.E. Baldry) 李師鄭 大華晚報 10 62. 9. 24
- 紅樓夢與精神分析學(一)(曹雪芹) 費海璣 大華晚報 10 62. 9. 24
- 「荷塘月色」的欣賞 (李自清) 則正 國語日報 6 62. 8. 5
- 讀劉瀚才先生專題報導有感 (讀國中的補習問題等篇) 黎亮 國語日報 3 62. 8. 7
- 讀「原才」的感想 (曾國藩) 黎亮 國語日報 6 62. 8. 12
- 推介「教壇漫步」(藍祥雲) 鄭石棟 國語日報 3 62. 8. 14
- 讀「荊軻傳」的疑問 (司馬遷) 林鍾隆 國語日報 6 62. 8. 19
- 可愛的陽光——「小太陽」的讀後感 (子敏) 林武憲 國語日報 7 62. 8. 24—25
- 評「小糊塗」 林鍾隆 國語日報 3 62. 8. 26
- 讀「幾只貝殼」(林白夫人) 薇薇夫人 國語日報 7 62. 8. 29
- 關於「龍之子太郎」(松谷美代子) 曾門 國語日報 3 62. 9. 2
- 我讀「怪東西」的感想 (中華兒童叢書文學類) 則正 國語日報 3 62. 9. 9
- 耕耘者的果樹園——介紹「兒童文學創作選評」(曾信雄) 林良 國語日報 3 62. 9. 23
- 談三國、水滸的改寫——評介「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裏的故事」之一 (魏訥等) 黎亮 國語日報 3 62. 9. 23
- 談聊齋等四部書的改寫——評介「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裏的故事」之二 (魏廉等) 黎亮 國語日報 3 62. 9. 30

幾個數學語言錯誤的例子

——評陳明哲編著「或然率」

• 高全之 •

中央數學叢書之一
民國61年5月13版
中央書局發行

一

本文題目裏所謂「數學語言」，泛指數學論述裏的遣詞用字。它與我們日常用語不盡相同，因為它必須具有以下幾項性質：

- 1 數學語言必須準確，避免語意含混的句子。
- 2 數學語言必須周密，提供條件必須完整。
- 3 數學語言必須精省，燕詞蔓字可省就省。

讓我們就這本厚僅91頁，銷行13版的「或然率」；逐次審視這三項性質。書前「編輯大意」裏自陳其特色之二為：「(-)本書專供高中學生升學，複習，會考及課外補習之用。……(二)編輯本書之目的均在幫助讀者解決困難問題，更要對讀者在校上課時所發生疑問提供解答。在家時又可無師自通也。」，所以本文意見提供給高中同學們，以及高中數學參考書編著先生們做為參考。

二

如前所述，我們將不把注意力放在校對疏忽而發生的錯誤上——此

等錯誤有時亦能引起誤會，比如以下這些例子：

①14頁13行

原文： $\dots P_n \underset{\approx}{\leq} P_{r-1}$

更正： $\dots P_r \underset{\approx}{\geq} P_{r-1}$

②14頁14行

原文： $\dots P_r \geq P_{r-1}$

更正： $\dots P_r \underset{\approx}{\geq} P_{r-1}$

③16頁13行

原文： $\dots n$ 個同坐於 \dots

更正： $\dots n$ 個人同坐於 \dots

④20頁20行

原文： \dots 今假設 m 次 \dots

更正： \dots 今假設 n 次 \dots

⑤24頁1行

原文： \dots 第三回 \dots

更正： \dots 第二回 \dots

⑥65頁1行

原文： $\dots \frac{32}{63}, \frac{4}{63}, \frac{1}{63}$

更正： $\dots \frac{23}{64}, \frac{4}{64}, \frac{1}{64}$

⑦76頁5行

原文： $50 \times \frac{3}{100} \dots$

更正： $50 \times \frac{30}{100} \dots$

⑧79頁14行

原文： $1 \cdot \frac{2}{n(n+3)} + \dots$

更正： $1 \cdot \frac{2}{n(n+1)} + \dots$

⑨34頁1行

• XII •

原文： 三人可及格…

更正： 三人皆及格…

⑩24頁10行

原文： …進取兩回…

更正： …連取兩回…

⑪12頁19行

原文： …則其或然

更正： …則其機

⑫6頁16行

原文： (1) $\frac{{}^1_7C_2}{{}^1_2C_2} = \frac{7}{22}$

更正： $\frac{{}_7C_2}{{}_2C_2} = \frac{7}{22}$

以上這些例子真是舉不勝舉。其中如第⑨⑩諸項，其實可能是犯了觀念不清楚的毛病。這種錯誤在13版次的書裏大量出現，使我們十分訝異。

三

現在我們用幾個例子，來說明數學語言的重要性。

先原文照抄這個例題（原書第4頁）的第一個部份：

〔例2〕袋中藏有球16個，其中白球7個，黑球6個，紅球3個。試求下列各題：

(1)若取出一球為白球或為黑球或為紅球之或然（筆者按：這裏漏一「率」字）為何？

〔解〕(1)從袋內16個球中取出一個之方法有 ${}_{16}C_1$ 種。

從7個白球中取出一個白球之方法有 ${}_7C_1$ 種。

故取出一球為白球之或然率為 $\frac{{}_7C_1}{{}_{16}C_1} = \frac{7}{16}$

同理，取出一球為黑球之或然率為 $\frac{{}_6C_1}{{}_{16}C_1} = \frac{6}{16} = \frac{3}{8}$

同理，取同一球為紅球之或然率為 $\frac{{}_3C_1}{{}_{16}C_1} = \frac{3}{16}$

我們注意到，題目裏用的是，p 或 q 或 t 型式的複合語句（簡稱複句，compound statement），它為真（true）的條件是 p q t 三個單句裏有一為真即可。所以這個題目的答案應該是三項或然率相加，即 $\frac{7}{16} + \frac{3}{8} + \frac{3}{16} = \frac{16}{16} = 1$ 。或然率等於 1 意味這個事件必然會發生。事實上袋子裏 16 個球除了白、黑、紅三種顏色以外確無其它顏色，所以取出一球必然是三種顏色居其一。那麼這個題目可以不經過分別演算然後相加才得到答案，它可以直接由或然率的定義來判斷答案是 1。

這是不是原題的用意呢？我想不是的。題目的原意可能是要我們分別求得①取出一球為白球的或然率②取出一球為黑球的或然率以及③取出一球為紅球的或然率。因此原書的答案才會這樣顯得有頭無尾，突然中斷。如果我的猜想不錯的話，這個題目寫得就很含混。它犯了基本邏輯知識的戒條。所以我們曾說：數學語言必須準確。如果我的猜想錯了，則原書的解答不够完整，它犯了不了解題意的毛病。

再看一個例子（原書第 6 頁）：

類似習題：

(4) 從英文字 *factor* 和 *banter* 諸字母中，各隨意出一個字母，問所取為兩個字同有的字母，其或然率是甚麼？

略解：

(4) 這兩個英文（筆者按：原書漏此「文」字）字母，每個字均有 6 個字母，其中 a, t, r 三個字母是兩個字（筆者按：原書誤排「子」）所同有的。從這兩個字每次各取出一個字母之法有 $6^2 = 36$ 種。取出的兩個字是相同的，只有 3 種，故所求的或然率為 $\frac{3}{36} = \frac{1}{12}$

我們很快可以看出：答非所問。原來題意問所取為兩字共有的字母，即取出為 (a, a) (a, t) (a, r) (t, a) (t, t) (t, r) (r, a) (r, t) (r, r) 等 9 種情形的或然率。答案應為 $\frac{9}{36} = \frac{1}{4}$ （即 $\frac{{}_3C_1}{{}_6C_1} \times \frac{{}_3C_1}{{}_6C_1}$ ）。原書解答只考慮到 9 種中的 3 種，這三種不僅是兩個字所共有的字母，也是兩兩相同的字母。如果我們出題目時候把「兩個字同有的字母」改寫成「兩個字共有的字母」或「兩個字皆有的字母」，是不是可以免除這種誤會呢？數學語言含混，真是很要命的事。

• XIV •

再看一個簡單的例子（原書第27頁）：

類似問題：

(5)一骰子擲二次，求其第一次出現一點之或然率。

略解：

$$(5) \text{第一次出一點之或然率爲 } \frac{1}{6}, \text{ 第二次不出一點的或然率爲 } 1 - \frac{1}{6} \\ = \frac{5}{6}, \text{ 故所求之 } p = \frac{1}{6} \times \frac{5}{6} = \frac{5}{36}$$

很明顯的，題目漏寫了「第二次不出一點」的條件。它應該寫成「一骰子擲二次，求其第一次出現一點且第二次不出現一點之或然率」，才「符合」原書的解答。因為我們不論擲多少次骰子，第一次出現一點的或然率始終是 $\frac{1}{6}$ 。如果原書題意要考我們這項觀念：「後續的獨立事件不影響前面發生了的事件的或然率」，則解答應該是 $\frac{1}{6}$ ，而不是 $\frac{5}{36}$ 。

• 所以如果原題題意要求 $\frac{5}{36}$ ，則項目出得不够周密，提供條件不够完整，如果原題題意要求 $\frac{1}{6}$ ，則原書的解答錯誤。我猜想這個錯誤的例子錯在題目提供的條件不够。

四

請讀者耐心再看兩個好玩的例子。第一個例子的題目（原書第60頁）和解答（原書第63頁）分別是這樣的：

綜合習題二

(1)甲乙丙三人平時打靶，甲五發四中，乙四發三中，丙三發二中，今有一鳥飛近於三人射程之內，三人同時各發一槍，求此鳥至少中一點之或然率。

解答：

$$(1) \frac{4}{5} \cdot \frac{3}{4} \left(1 - \frac{2}{3}\right) + \frac{4}{5} \left(1 - \frac{3}{4}\right) \cdot \frac{2}{3} + \left(1 - \frac{4}{5}\right) \frac{3}{4} \cdot \frac{2}{3} + \frac{4}{5} \cdot \frac{3}{4} \\ \cdot \frac{2}{3} = \frac{5}{6}$$

我們知道，該鳥至少中一點（其實說「中一彈」比較順口）的情形有三種：即①中三點，其或然率為 $\frac{4}{5} \cdot \frac{3}{4} \cdot \frac{2}{3}$ ；②中兩點，其或然率為 $\frac{4}{5} \cdot \frac{3}{4} \left(1 - \frac{2}{3}\right) + \frac{4}{5} \left(1 - \frac{3}{4}\right) \cdot \frac{2}{3} + \left(1 - \frac{4}{5}\right) \frac{3}{4} \cdot \frac{2}{3}$ ；③中一點，其或然率為 $\frac{4}{5} \cdot \frac{1}{4} \cdot \frac{1}{3} + \frac{1}{5} \cdot \frac{3}{4} \cdot \frac{1}{3} + \frac{1}{5} \cdot \frac{1}{4} \cdot \frac{2}{3}$ 。因此，該鳥至少中一點的或然率以上三種或然率的和，三項相加，得到 $\frac{59}{60}$ 。原書解答只考慮了以上①②兩種情形。我想這種錯誤產生的原因可能有二：①原書原意要求得 $\frac{5}{6}$ ，但是題目出得辭不達意。這是數學語言不够準確的情形。②原書解答漏考慮了該鳥只中一點的情形。這是疏忽「至少」兩字涵意的情形。不論出自那一種原因，這種錯誤是很不應該的。

至於為什麼中一點，兩點，三點的或然率分別要如以上那樣計算，請讀者自己思考一下。至於三項或然率要相加的原因，是因為這題題目相同於我們在前文中討論過的，求「p 或 q 或 t」型式的複句的或然率的情形。即「至少中一點」相同於「中一點或二點或三點」，所以三項或然率要相加。

第二個例子在原書第53頁：

類似問題：

(2)甲乙二人競技，設兩人之技能相等。今在下列

(i)甲勝5回乙勝4回時，

(ii)甲勝5回乙勝3回時，

(iii)甲勝4回乙勝2回時，

諸情形時，甲獲全勝之或然率若何？但設最初勝6回時為全勝。

略解：

(筆者按，(i)(ii)兩部分的略解暫略掉)

(iii)前二情形為甲得勝一回，則全勝，因此乙在(i)二回，(ii)三回不勝，即可。

(iii)之情形與(i)，(ii)之情形不同，因甲尚須得勝（筆者按：原書此處漏一「勝」字）兩回，故可分為下列二情形著想。

◦ XVI ◦

Ⓐ甲連續勝二回時，其或然率為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甲一回勝，一回輸，以後再繼續比賽，結果甲全勝之時，其得勝或然率為 $\frac{1}{2} \times \frac{7}{8}$ 。因勝一回之或然率為 $\frac{1}{2}$ ，以後之情形為(ii)之情形，故尚勝一回之或然率為 $\frac{7}{8}$ 。

Ⓒ輸二回後，尚繼續比賽。若甲勝一回，則變為(i)之情形，這時甲全勝之或然率為 $\frac{1}{2} \times \frac{1}{4}$ 。

因此，(a)，(b)及(c)之諸情形為甲全勝之情形，故甲全勝之或然率為

$$\frac{1}{4} + \frac{1}{2} \times \frac{7}{8} + \frac{1}{4} \times \frac{1}{2} = \frac{13}{16}$$

現在我們自己來考慮甲勝4回乙勝2回以後，甲獲全勝（最先勝6回者為全勝）的各種情形。

①甲勝，勝。此原書解答裏Ⓐ的情形。

②甲勝，負；甲負，勝。此時比數皆為甲勝5回，乙勝3回，所以變成了原題裏(ii)的情形。根據原書解答(ii)的結果，或然率為 $\frac{7}{8}$ 。再考慮甲勝，負（或甲負，勝）的或然率為 $\frac{1}{2} \times \frac{1}{2}$ ，所以甲勝，負（或甲負，勝）以後獲全勝的或然率為 $\frac{1}{2} \times \frac{1}{2} \times \frac{7}{8}$ 。又因為這兩種情形（甲勝，負；以及甲負，勝）為獨立事件，所以其或然率一共是 $2 \times \frac{1}{2} \times \frac{1}{2} \times \frac{7}{8}$ 。

讀者請留意原書解答Ⓑ裏，漏考慮了甲勝一回以後再輸一回的或然率為 $\frac{1}{2}$ 。這就是說，原書解答裏，「因勝一回之或率為 $\frac{1}{2}$ ，以後之情形為(ii)之情形」，這句話是錯的，應該改成「回勝一回之或然率為 $\frac{1}{2}$ ，再輸一回之或然率為 $\frac{1}{2}$ ，以後之情形為(ii)之情形」。因此，原書Ⓑ解裏，

「其得勝或然率為 $\frac{1}{2} \times \frac{7}{8}$ 」，應改為「其得勝或然率為 $\frac{1}{2} \times \frac{1}{2} \times \frac{7}{8}$ 」。

還有一點很重要。原書根本漏考慮了甲負，勝以後甲獲全勝這種情形。恰好這種情形的或然率也為 $\frac{1}{2} \times \frac{1}{2} \times \frac{7}{8}$ ，所以與「甲勝，負以後甲獲全勝」的或然率相加（我們已說過，它們互為獨立事件），恰好得到原書①解裏的 $\frac{1}{2} \times \frac{7}{8}$ （ $= 2 \times \frac{1}{2} \times \frac{1}{2} \times \frac{7}{8}$ ）。

③甲負，負。此時此數為甲勝4回，乙勝4回。如果在下一回比賽裏甲勝，比數變成甲勝5回，乙勝4回，是原題裏(i)的情形。根據原書(i)解的結果，或然率為 $\frac{1}{4}$ 。再考慮甲負，負，勝的或然率為 $\frac{1}{2} \times \frac{1}{2} \times \frac{1}{2}$ ，所以甲負，負，勝以後甲獲全勝的或然率為 $\frac{1}{2} \times \frac{1}{2} \times \frac{1}{2} \times \frac{1}{4}$ 。

很明顯的原書③解裏漏以甲連負兩回的或然率 $\frac{1}{2} \times \frac{1}{2}$ 去乘以後的 $\frac{1}{2} \times \frac{1}{4}$ 了。

④甲負，負。與③同，此時比數為甲勝4回，乙勝4回。如果在下一回比賽裏甲再負，比數變成甲勝4回，乙勝5回。因此在以後的比賽裏，若要考慮甲獲全勝的或然率，必須假定甲連勝兩回。這種情形的或然率為 $\frac{1}{2} \times \frac{1}{2} \times \frac{1}{2} \times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2})^5$ 。

這種情形原書解答根本漏考慮了。

我們綜合考慮①②③④四種情形，而得或然率為

$$\frac{1}{4} + \frac{1}{2} \times \frac{7}{8} + (\frac{1}{2})^5 + (\frac{1}{2})^5 = \frac{12}{16} = \frac{3}{4}$$

這個題目所需要考慮的情形較繁雜，原書解答錯得很厲害。

五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討論了很多數學語句（Statement）的謬誤例子。現在我們要提幾個措詞上不得當的例子。把這些措詞與詞句合併起來，就是本文所泛指의數學語言（Language）。

一個最資討論的例子，在上面我們提到的原書第53頁例(2)的 (i) 與 (ii) 解裏。它們分別是這樣的：

(2) (i) 欲使乙全勝，則乙尚須勝二回。因此乙全勝之或然率為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而乙全不勝之或然率即甲全勝之或然率為 $1 - \frac{1}{4} = \frac{3}{4}$ 。

(ii) 欲使乙全勝，則乙尚須勝三回。因此乙全勝之或然率為 $\frac{1}{2} \times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8}$ ，而乙全不勝之或然率即甲全勝之或然率為 $1 - \frac{1}{8} = \frac{7}{8}$ 。

上面這兩段解答裏，都有「乙全不勝」的說法。然而在 (i) 部分，這話的意思是「乙兩次裏有一次不勝」，在 (ii) 部分，這話的意思是「乙在三次裏有一次不勝」。因此，我們了解「乙全不勝」意思是「乙不全勝」，也就是說，「乙至少有一次不勝」。「乙全不勝」顯然是句錯話，它字面的意思似乎指「乙每次都不勝」，完全錯誤的傳達原意。

第36頁第4行以及第8行各有一句話，也是沒有寫清楚。其一為「從其中取出三枚籤」，其二為「由袋中取出一個」，分別應該改為「從其中逐次取出三枚籤」，「由袋中逐次取出一個」。道理很簡單，少兩個「逐次」，意思完全不一樣，它可以是「一次取出二枚籤」，或「只取一次，取一個」的意思，而原書原意是一定要有「逐次」兩個字的。

第70頁第5行這個句子也現不穩：「至少兩個骰子出現四次2」。我們不妨改為「兩個骰子至少出現四次2」。這樣子挑剔，似乎過份苛刻了。好，我們停止冗長的舉例。在下簡單的結語之前，再從雞蛋裏挑骨頭一次。我以為這本書提及 Bayes Formula，對於高中同學而言，似乎太過份了。這個公式似乎高中同學沒有研習的必要。

六

我們殷切希望在中文數學書裏能見到嚴謹的中文。這本書（請容我再驚恐的強調一遍，它已銷行了十三版），沒有能夠滿足我們的希望。在我個人的印象裏，它還不是一個最糟的例子。

這真是很糟的事情。

榛樹林

餐飲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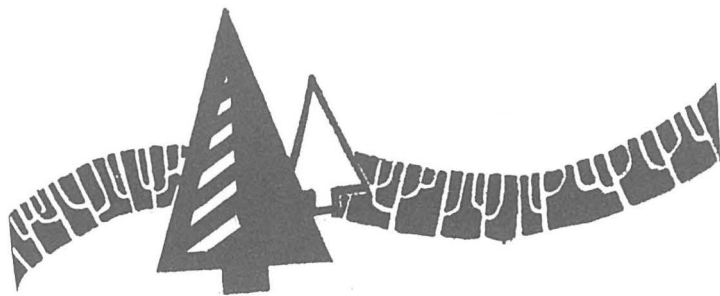
音樂 咖啡 快餐 冷飲

最低消費 6 元

謝師 送舊 餐會 交誼

臺大側面：新生南路三段84號

TEL: 3 2 3 2 6 8



書書
目評

CRITICISM
&
CATALOGUE